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 狱中书简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著  
Dietrich Bonhoeffer

高师宁 译  
何光沪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狱中书简

【更多付费资源免费分享微信：boksharer；如号满，可电邮  
booksharers@163.com】

[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

高师宁译 何光沪校

作者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又译迪特里希·潘霍华)

Bonhoeffer, Dietrich

(1906年2月4日—1945年4月9日)

德国信义宗牧师、基督教神学家。青年时在杜宾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神学，后在柏林大学任教。积极从事普世主义和德

国教会的反纳粹活动。

朋霍费尔思想的核心在于认为人类已经成熟，在现在世俗的时代不再需要假定一个神灵来解释世上发生的事，基督教信仰

必须用一种非宗教的或世俗的方式来传达，基督徒应效法基督为他人生活。其神学思想成为当代世俗神学（或称上帝之死派神

学）的理论渊源。著有《基督教伦理学》以及由在狱中日记书信汇集而成的《狱中书简》（德文名《抗拒还是服从》）。

德国属于新教的路德宗，凡是路德宗教会，都有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传统。不像加尔文宗和清教徒那样强调政教分离。希

特勒上台后，德国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当帝国主教穆勒向希特勒致敬时，朋霍费尔提出了

抗议。希特勒干预教会选举，把反犹政策强加给教会时，他和上千名牧师一道签名，宣称“顺从神不顺从人”。他辞去了牧师

职位，发表演讲说，“教会没有权利将国家的资源占为己有。但当国家将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

朋霍费尔相信真正的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他甚至如此宣称，“只

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因同伴计划刺杀希特勒失败，潘霍华在1943年3月被捕，1943年4月5日囚于柏林之提格监狱。同时他的二姊(Christine，后

来活到一九六五年)和二姐夫杜南毅也被捕。他们都被控告阴谋叛变。来年七月二十日，舒道芬堡伯爵谋刺希特勒失败，反抗运

动的组织曝光。十月初，潘霍华和朋友原本计划越狱，但旋即放弃，因为在十月四日哥哥克劳斯和大姐夫施来舍等人也遭逮捕

，潘霍华不想因越狱再连累家人。十月八日，潘霍华被移到高度设防的阿布雷希王子街监狱。

在狱中度过18个月，并于二次大战结束前一个月，1945年4月9日的清晨，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下令执行，以叛国罪在福洛

森堡(Flossenburg)集中营被杀害(绞刑)，时年三十九岁。姐夫杜南毅同一日在沙身豪新受死。四月二十三日，克劳斯和施来舍

也在柏林被处死。

临终之前，他托人带口信给他的英国朋友贝尔主教：“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端。”

1906年 二月四日出生于德国布勒斯卢，家中共有八位兄妹，排名第六。

1912年 父亲任职之故举家迁至柏林。

1918年 二哥战死沙场，留下的圣经由朋霍费尔收藏终身没有离开。

1921年 参加坚信礼课程。

1923年～1924年 就读杜宾根大学。

1924年～1927年 在柏林大学完成论文《圣徒相通》。

1927年～1928年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得与教会服事。

1928年～1929年 完成论文《行动与存有》。

1930年～1931年 与巴特及普世教会运动建立密切关系。

1933年 发表演说（教会与民族世界）与讲义集《基督论》

1935年 返回柏林，主理设在芬根瓦得的一个“非法”的传道人训练学院。在当时他也致力于使教会认同此训练学院，并

与国家教会切断关系。

1936年 在柏林大学发表演说，主题为登山宝训，而后被集结成《追随基督》一书。

1938年 最后一次参加普世会议。同年九月，传道人训练学院被迫关闭，发表《团契生活》一书。

1939年 因战争一触即发飞往美国获得居留权，后又自觉回到德国。

1942年 在瑞典会见英国贝尔主教，并赢得支持，同年发表《伦理学》。

1943年 订婚，同年四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完成《反抗与投降》。他在狱中的信札、祷文、诗歌及杂感被集结成《狱中书简》。

1945年4月9日于浮洛生堡集中营被秘密处以绞刑。

编者前言

中译本序（何光沪）

一 十年之后

二 给父母的信

三 来自单人牢房的婚礼讲道辞

四 给父母的信

五 给一位朋友的信，诗歌、杂感断简

六 来自阿尔伯特街的生命征象

附录

德国教会的良知—潘霍华

恩典的代价——近代殉道者潘霍华的言

潘霍华

编者前言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柏林大学教授，精神病学家；家族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

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曾是皇帝的御前牧师。在符腾堡的施瓦比施-霍尔地方，教会中存有一些古老的墓碑

，上面便镌有朋霍费尔这个姓氏。他的母亲是卡尔·冯·哈塞的孙女。哈塞是耶拿大学很著名的教会史教授，曾在一所城

堡里被囚禁过，因为热心支持学生团体的自由。

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成员（他于1906年2月4日生于布列斯劳），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长大的。他小

时候住在柏林的格林瓦德（绿色森林），玩伴中有著名的神学家阿道夫·冯·哈那克和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德布鲁克的子

女。1924年夏天，他开始了在柏林大学的学业，1927年他以一篇关于圣餐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尽管哈那克、

泽贝克和李茨曼等柏林大学最有影响的老师十分器重这位炉火纯青的青年神学家，他还是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他从未听过其讲课

的卡尔·巴特的影响。①这种影响清楚地表现在他后来的大学论文Akt and Sein（《行动与存在》）之中，在这篇论文里，

他明确指出了辩证神学①对于哲学史和神学史的重要意义。

他在巴塞罗那做过短时期的牧师（1928—1929年），又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过一年（1930年），然后开始任教于柏

林大学。除了一些短暂的中断，他一直在柏林大学教书，直到1936年国社党当局最后禁止他授课为止。在这些年间，最重要的

一次中断出现在1933—1935年，那段时期他承担了圣保罗和伦敦西顿汉地区德国会众的工作。他采取这一步骤的缘由，是要对

德国教会中初露端倪的所谓“日耳曼基督徒”倾向②提出明确的抗议。从这个时候起，他便成了为西方的普世教会评断德国此

后发生的那些事件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正当他与C.F.安德鲁斯进行接触，准备去拜访甘地的时候，他收到德国宣信教会③的一项请求，要他回国去领导一所在

波麦拉尼亚设立的培养青年教士的临时神学院。在履行这项职务期间，朋霍费尔的神学影响和人格影响达到了顶峰。在这所神

学院，他写了许多小册子，反对在教会斗争中进行妥协。在这里，他还写了《作门徒的代价》（1937年）以及《团契生活

》（1938年），这两部著作不久便使他的名字和思想广为人知。

正当他在《作门徒的代价》中对“廉价恩典”所作的激烈攻击引起的讨论还在进行之际，种种完全不同的事态发展开始

改变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整个方向。通过他的姐夫汉斯·冯·多纳尼，他得以略微窥知围绕冯·弗里奇将军出现的危机，以及与

贝克将军有关的推翻纳粹政府的计划。在此之前，由于受到在英美的经历的影响，朋霍费尔一直非常接近于绝对和平主义——

一种那时在德国还鲜为人知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开始发现，和平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逃避，尤其是假如他由此受到诱惑，从而

脱离同抵抗运动的那些有责任心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日益增加的接触的话，就更是如此。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逃路，可借以躲

进某种忠顺的境界。1939年，他在美国讲学旅行时，他的美国朋友们从各方面极力劝他留在美国，在那里搞一些适合于他的普

世主义思想、适合于他对外国教会生活的善意关切的工作，但他却决定返回德国，回到那显然正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去。于是他

搭上战争爆发前夕返回德国的最后几艘船中的一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待在此地。……我们念及自己的德

国弟兄的那次简短的祈祷，几乎使我不能自持。……如果说事态正变得更不肯定，我则是肯定要返回德国。……在战争情况下

，我不要留在美国……”最后他写道：“自从上船以后，我内心里就前途问题进行的斗争就消失了。”

于是，他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即忙于宣信教会的各种任务、各处视察，忙于他的《伦理学》一书的繁重工作（这部

书没有完成，最后于1949年在他死后出版）；此外还有抵抗运动的种种任务，包括所需的多次旅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最艰

难而又令人感动的，是1942年访问斯德哥尔摩，以便同奇切斯特主教进行会谈。一方面，他要在盖世太保设置的种种障碍——

禁止他授课、写作、发表任何演说，禁止他待在柏林——之下，做好自己的教会工作；另一方面，他又耍人悄悄地给他提供各

种各样的护照以及一位特殊信使所需的种种文件。于是，他在内心里树立起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信心。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4月

，一个晴朗的星期一，我们听说汉斯·冯·多纳尼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捕了，然后我们听到摩托车停在朋霍费尔的前。我们尽

量按照对这次预期中的来访的准备收拾好房间：把文件收藏妥当，只把一些可以提供虚假情报和不重要情报的文件放到桌上，

果然，朋霍费尔被捕了。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被监禁的头十八个月，是在柏林的特格尔监狱军事部度过的。那是从1943年4月5日到1944年10月8日

。在经过许多次的推诿之后，他终于得到许可给父母写信。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从他给父母的书信中选出来的。这些信都必

须经过监狱的审查，特别是要由负责司法检察的罗伊德博士读过。这种环境自然影响了书信的内容。然而更加明显的是，朋霍

费尔特别关切要减轻他的家人的焦虑。

但是，在六个月之内，朋霍费尔已在看守和护士当中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以致他可以开始扩大自己的通信范围了，有

时是用书信，有时则用一些纸片断简。通信的对象包括许多朋友，其中也有编者本人。为了安全的缘故，当时不能不遵守某些



规则。所以，关于某些处于危险地位的人，关于抵抗运动的进展，关于对他的案子的调查等方面的情况交流，都只得使用暗号

进行。不过通信还是一直进行着，未被阻断，直到7月20日<sup>①</sup>以后采取紧急措施，以及1944年9月卓森文件（与同卡纳利斯、

奥斯特、汉斯·冯·多纳尼等人有联系的抵抗运动成员有关材料、日记和别的一些可据以控告的证据）被发现为止。结果，

朋霍费尔被盖世太保转移到阿尔伯特亲王街，进行严密监禁。十分不幸的是，这次转移以及编者本人在1944年10月的被捕，使

得他在特格尔的最后几个月写的书信为了安全的缘故而不得不销毁了。较早时候写的所有书信，当时已经保存在一个安全的休

养地。这些信组成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些信里，朋霍费尔随便地谈到了他的体验、思想和情感，尚未受到陌生人监视着

的眼睛的干扰。

在他给我的信里，他附寄了一些他写的作品，其中有祈祷词、诗歌和沉思录。

这些书信使我们能够重现一幅单人囚室里的生活的图景，过着这种生活的，是一个非同寻常而又敏感的人。在这里，我们

能够看到一种个人生活的隐秘细节，这种生活已惊人地融汇入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悲惨事件，与之融为一体，一个由多思的头

脑和敏感的心灵造成的统一体。这整个的图景，在1944年7月21日的短信和“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中得到了一种凄凉的总结

，这篇东西写于“7·20”密谋失败的消息之后，那时候，朋霍费尔开始相信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密谋的失败对朋霍费尔是

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他在面对这一打击时，心里怀着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更新的献身精神，怀着承担一切后果和附加的痛苦

的坚定决心。将来，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第二个献身行动如何为第一个行动作了辩护，并证明了它是一笔不朽的遗产。

人们可能还不曾使用这笔遗产，但却决不会失去它。

在阿尔伯特亲王街，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被大大减少了。信息或生活必需品的接收和发送，完全由那些政委任意决定。有一

天，迪特里希的家人发现他突然失踪了。盖世太保绝对拒绝提供任何关于他的下落的信息。那是在二月间。直到1945年夏天，

即在德国崩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了他的遭遇。他先是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然后又转移到索恩贝格，最后被送到了弗

洛森布格。现在，他在最后时日的处境已渐渐清楚了。在狱中书信之前有一篇题为“十年之后”的文章。这篇文章写于1942—

1943年之交，并被送给几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那时候他已得到一些警告，主要是汉斯·冯·多纳尼的警告，说帝国中央安全

局正在搜集对朋霍费尔不利的证据，有意要逮捕他。这零篇断简式的文章被藏在屋顶的梁椽之间，在那里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和

敌军的炸弹。它是那时候我们据以生活并（如果需要的话）承受苦难的那种精神的见证。

朋霍费尔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与来自欧洲各地的囚徒一起度过的。这些囚徒中有一位英国军官，名叫佩恩·白斯特。白斯

特在《文洛事变》一书中写道：“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

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

人之一，对他来说，上帝是实实在在的，是近在身边的。”<sup>①</sup>下边又写道：“第二天，星期天，1945年4月8日，朋霍费尔牧师

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礼拜仪式，他对我们讲话时的那种神情，深深打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他找到了最恰当的词汇，表达了我们

在囚禁中的精神，及其所带来的想法和决心。他刚刚做完最后的祈祷，门就开了，两个面带凶相身着便服的人走进来说：‘囚

犯朋霍费尔，准备跟我们走！’‘跟我们走’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囚徒来说已经只意味着一件事情了——绞刑架。

“我们都去向他道别。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就是终点。然而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然后，他请我在可能的情

况下给奇切斯特主教捎个口信。……第二天，在弗洛森布格，他被绞死了。”

这是在索恩贝格的巴伐利亚森林中的一个小村庄里。一间学校的教室，是他最后停留的地方，而来自欧洲各个国家、来自

曾经相互敌对的各个教派的人们，是他在地上最后的伙伴。

埃伯哈特·贝特格

我为第221页上的诗歌的英译文，应该感谢J.B.莱希曼先生；为第202页、第224页和第249页上的诗歌的英译文，应该感谢乔弗

雷·温斯洛普·扬格先生。②

埃伯哈特·贝特格——朋霍费尔的好友，本书的一些信简便是写给他的。

中译本序(何光沪)

这本小书，早已成了一部世界名著，而在我国则还鲜为人知。

我国读者多半都熟悉《绞刑架下的报告》或《革命烈士诗抄》。这本小书也是一份“刑架下的报告”——作者被绞死

时年仅39岁，这是他在受刑前单独监禁的两年中思想感受的真实记录；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也算一份“烈士诗抄”——书中诗

篇的作者虽非共产党员也不主张革命，而是一位牧师兼神学家，但他确实是为反抗危害人类的纳粹统治而牺牲的烈士。

也许可以说，“监狱文学”（这里指的，不是关于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在狱中写成的文章，即如尼赫鲁《印度的

发现》亦属此类，尽管其文献性大于文学性）是文学中极其独特的一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能表现人对于作为人之

本质的自由的最深切的感受和渴求——对已经失掉的东西，比起对正在拥有的东西来，人往往有更深感受和渴求。我还想说

，“死囚文学”（这里指的是死囚自己的文字记录，而不是描写死囚的虚构作品，即如雨果的《死囚末日记》亦不在此类，

尽管它写得动人心魄）又是“监狱文学”中最为真实深刻的精品。因为它最能表现人对于生命本身、人的生存的最内在最深入

最切身（即最主观）同时又最外在最游离最超然（即最客观）的感受和认识——对即将失去的东西，比起对正在安享的东

西来，人常常会有更多的眷恋、更深的珍惜、更惨烈的失落之苦痛，也可能同时会有更远一步的审视、更准几分的评估，并且

更加彻悟到自己不能也无权永远占有。何况在这里说的这个“东西”，乃是生命、自己的生命，乃是存在、自身的存在！海德

格尔说：“只有面临虚无，才会想起存在。”曾子有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学的极致，一如

哲学，不过在揭示人之本质与存在；对人的揭示，又不过主观和客观这两个角度。在监狱文学和死囚文学里，人在这两个角度

上的自我揭示，不都最近乎极致，不都最接近真相了吗？

人生有一个真相，那就是，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死囚，其生命都是“即将失去的东西”。这个“即将”，当然有客观的长

短之别，有主观的久暂之感，但所谓长短久暂，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人生还有一个真相，那就是，不光是囚徒，所有的

人虽都“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

（古今中外这一类的感觉反复为人们所印证，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曼德尔斯塔姆、鲁迅、萨特、加缪……，即

以中国古代而论，有杜甫的“日月笼中鸟”，还有更惨烈的“天地为炉兮，万物为铜，阴阳为媒兮，造化为工。”）

人对自由的理解以及由之而来的追求自由的方式，彼此相去之遥，何止万里！这两个涉及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大问题，是哲

学，更是神学的重要主题。这本书的作者作为神学家，不仅面对绞刑架，而且背负十字架，不仅身陷单人囚室，而且置身世俗

世界，他对这些主题所作的超乎监狱围墙的思考，正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也决定了这本书不同于其他的“监狱文学”或“死

囚文学”，它不仅仅是“监狱文学”，也可以说是“监狱哲学”或“监狱神学”。

这位神学家参与的地下抵抗运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没有成功，使他的希望破灭，否则那肯定会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但这

个年轻人在那非常的环境中写下的部分？信和记录思想的残篇断简？他死后由友人整理出版，却为他始料不及，竟然引起了神学

思想的一次震动。这场震动，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风行一时的所谓“世俗神学”或“激进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的出现。

提到“上帝之死”，我国读者近来对“上帝死了”这句话似颇眼熟。但是多数人只知道尼采或萨特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

品中有这句话，却不知道把这句话扩展为一套理论或多套理论的那个神学思潮或流派，就是以这位早逝的青年作为鼻祖，以这

本残缺的小书作为起点的。少数知道这一点的人则以为，这个学派既称“上帝死了”，必然是一些无神论者，是一些反宗教的革

命派，而它的鼻祖，当然更是个彻底反宗教的无神论者了。

事实究竟如何呢？这个思潮或流派，确曾被一些人称为“无神的神学”或“非宗教的基督教”，因为它主张人类已经成熟

，“上帝”已经死亡，基督徒应当彻底进入世俗社会，应当使基督教“非宗教化”。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流派中不同神学

家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所说的“上帝已死”并不是说上帝不再存在（本来尼采那句话也只意指“人们已不信上帝了”），而

具有复杂得多的彼此不同的含义<sup>①</sup>。至于朋霍费尔自己，读者从这本小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虽然首次提出“世界已经成年”

，不再需要“上帝”，但并不认为上帝不再存在；他虽然强调基督徒积极参与世俗生活，教会应该为社会服务，甚至激烈地批

判宗教，但是他所反对的，实际上只是那些幼稚的或肤浅的或表面的或狂热的或虚伪的宗教现象和宗教行为。他一方面认为作

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另一方面又为世界和人生而对上帝抱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和虔诚的信仰态度。当然，按照他自己

或某些世俗神学家的说法，这种感情和态度不应称为“宗教”，而仅仅是“信仰”本身。然而，如果说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对神

或上帝的信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还是有他的宗教的，只不过这种宗教（尽管按他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巴特的说法，

Christianity并不等于Christian religion）是一种成熟的或深刻的或内在的或谦和的或真诚的宗教而已。

实际上，朋霍费尔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相当复杂，甚至显得混乱和矛盾。这当然与他所处环境的极端严酷是分不开的

。他关于“上帝软弱无力”之类说法，从社会历史方面来解释，可以归因于他对当时德国国内反纳粹力量极其弱小的深切感受

。与抵抗运动悲剧式的反法西斯斗争烘托而成的这些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那惊人的安宁、自制，对他人的体贴、关怀，

以及那永不绝望的信念？这体现了他的思想的本质：参与上帝的存在，就要为他人而生活。这也表明了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与人类

生活的和谐，他所体验的神道与人道的一致。总之，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但又坚信上帝；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

不是宗教狂。

作为基督徒，他的信仰全部体现在效法基督为人类受难之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明知回国凶多吉少的情况下，毅然

然选择了离开可以避难的美国而返回日益黑暗的德国，就是为了服务于他的同胞和人类。从全身心投入教会的各种工作，到积

极地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直至被捕被囚，终被杀害，他用全部生命实践了？己的这一信念：“假如我们通过此世的生活而参与

了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骄傲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

关于朋霍费尔与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家的理论的是非和异同，是一个更为专门的学术问题，在此不遑详论。但是

我们可以再说一句，朋霍费尔的著作，尤其是这本出自肺腑的小书，在他死后的世界上造成这么大的思想影响，倒是应了他临

刑前的那句话：“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何光沪

1991年12月

这本书的翻译所根据的英文本，是Christine Nelson 女士赠送的，值此中译本出版之际，我应该向她致谢。又及。

一

## 十年之后

十年对于人的一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时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礼物，因为它是最无法挽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每当我们回顾失去的时间时，就会感到如此的不安。失去的时间，就是没有经历一种丰富充实的生活的时间，就是没有

因为学习和获得经验，没有因为创造的努力、承担苦难以及享受生活而丰富起来的时间。失去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使其成为

充实的时间，就是空虚的时间。所幸我们过去的十年却并非如此，虽然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但是，我们并没有虚度时光。的

确，同实在相比，同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生活相比，只能在回忆中完成的认识和体验，都只是一些抽象的东西。然而，正如忘

却的能力是神恩的礼物一样，记忆，对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回忆，也是负责任的生活中的一个本质因素。在下面这些文字中。

我想把过去十年间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体验记录下来。它们并不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并不力求把它们叙述得

很有条理，也不企图去讨论它们或者使之理论化。我所做的只是，把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的种种发现，以及关于人生的种种领

悟，在它们在我脑海里浮现时，立刻匆匆记录下来。它们之间仅有的关联，只是具体的体验之间的关联。它们没有什么新奇之

处，必然是过去的时代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可是，我们获得了从亲身体验去重新认识它们的特权。如果对于在那些年间我们得



以享受和保持的那种精神和生命的契合，我没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心，那么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可能写出一个字来的。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无根的感觉是如此频繁地出现,而在所有动乱的时期更是如此。】

每一种人们想得到的选择，看起来都同样的无法容忍，讨厌，而又徒劳无益，而人们为了获得力量之源是如此完全的向

着过去与未来考虑了所有这些选择，然而人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他们事业的成功。

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而原因就在于：某种新

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我们是怎样渴望这新的东西的诞生，可命运却注定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将极其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又是经常地缺

乏耐心和明识，以至于往往造成种种苦难。】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

，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圣经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

不过证实了罪恶在人身上的根本性。

【罪恶常常反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理性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者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却天真地缺乏现实主义，他以为有那么一点儿理性，

就足以匡正世界。由于目光短浅，他想公平对待所有各方，不偏不倚，但却在彼此冲突的各种势力的混战中，他备受践踏，一

事无成。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感到失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于是退出冲突，软弱地向胜利的一方投降。

道德狂热的全盘崩溃甚至更糟。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就好像一头公牛，攻

击的只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

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

而后是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做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压倒一切的不平。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

所有的冲突都要求做出某种生死攸关的选择——在选择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又没有任何忠告或支持——以致于他为此被撕得

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目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致于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

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免于失望。假如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的良心，他就不

能够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会怎样的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反而更加健壮。

当人们面对着纷繁多样、令人困惑的种种选择时，尽忠职守似乎就成为一条可靠的道路。尽忠职守者会抓住规则，把它

作为仅有的确定性。而对规则负责任的是它的制定者而不是它的执行者。可是，如果人们只局限于尽忠职守，他们就绝不会冒

险做出要由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而这正是公牛的眼睛盯住罪恶并战胜罪恶的唯一道路。尽忠职守的人最后将不得不对魔鬼也

一视同仁。

那么，自由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他们认为必要的行为比

清醒的良心或对于自己职业的尽忠职守价值更高，这种人准备为有成果的妥协而牺牲不结果的原则，或者为有成果的激进而牺

牲不结果的平凡。他又会怎么样呢？他必须谨防自己的自由成为自己的祸根。因为，当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他也许没有

发现，他力图规避的那个他以为较大的恶，到头来很可能却是较小的一个。已经有不少这样可以作为悲剧的原始素材的故事。

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他们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闭目塞

听。必须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否则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和他们弃

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而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成为一切法利赛人中最伪

善的人。——（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新约圣经》称他们为伪善者）

是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只有这样的人——他的终极标准，不是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

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而是当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

上面那一切。这样的人是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一个响应。

公民勇气？

在抱怨公民缺乏勇气的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牺牲，但是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公民

的勇气，就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个人的怯懦，只是一种不怎么费力气的心理上的解释。这种现象的背景，

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德国人不得不了解服从的必要性和力量。个人的一切愿望和意见服从于

职责的召唤，这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种意义和某种高尚的性质。我们不是在屈从的恐惧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赖中仰望，把我们的

职责看作一种召唤，把这种召唤看作一种天职。随时准备遵从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关于何者最好的个人意见，这

是一种合理的自我怀疑的表现。谁能否认，在服从、职责和号召力方面，我们德国人已经一再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呢

？但是，通过为公众的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从自己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德国人借此而保存了自己的自由——有什么民族在谈及

自由时，能够像我们这样热情，像从路德到唯心主义者的我们这样热情呢？召唤与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麻烦在

于，他还没有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记了，服从和自我牺牲是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号召实

行之事本身变得成问题了，德国人的一切理想就开始动摇。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彻底失败：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环境下，自

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作为一种补偿，他一方面发展起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起了

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然而，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的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

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信赖的是这样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一种出于信仰的敢于

担负危险的英勇去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

为生活的能够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而且是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

为它服务，究竟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

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朋霍费尔此语和他后面的思想有些矛盾），而为历史创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

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地来认真地解决

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问题。可是，在成功是借

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显然毫无益

处，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对此也毫无助益，因为它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的批

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创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成为胜利者，还是成为失败者。

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责任是上帝赋予我们），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注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

，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

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被找到，即便它们暂时还显得微贱低下。简而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

而行动，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松容易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人将总能凭借直觉意识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

行事。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

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

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

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

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

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

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

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

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

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

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

，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

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

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

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

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

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

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朋霍费尔这几句话正可以作为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一些说明。】**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

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

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

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

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

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朋霍费尔有许多相当精彩的阐述，不过问题很可能比年轻的朋霍费尔所设想的更为困难也更为复杂，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愚蠢的，而愚蠢的主要原因也不可能仅仅是制度上的，人们寻找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很

可能也会彼此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钱钟书）。所以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仿佛遥遥无期。

契诃夫在笔记里说：“人们是多么乐意上当受骗，多么喜欢先知、预言家，真是浑浑噩噩的一群。”“有一个聪明人

就有一千个蠢人，有一句聪明话就有一千句蠢话，而且会给一千句蠢话淹没。”难怪当年我们梦想中的伟大领袖说起话来“句

句是真理”还不够，一定要“一句顶一万句”。】

对人性的轻蔑？



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轻视人性的态度之中，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我们完全明白，这是非常错误的态度，它会使

我们与人类同伴的关系变得干瘪。也许，下面的这些考虑，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态度的诱惑。这种态度的麻烦在于，它使我们

陷于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坏的误解之中。一个人倘若轻视别人，他就不可能想与别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所轻蔑的别人身上

的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期望于别人的，比我们自己准备去做的要多，这是怎样常见的事

！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对人性抱有这类高傲的看法呢？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它的脆弱和自己的易受诱惑呢？我们必须少从人的

成就和失败，多从人所受的苦难出发，来形成自己对人的评量。同他人（尤其是同我们较弱的弟兄）之间唯一有益的关系，是

爱的关系，即是与他们结成兄弟的意愿。即令上帝也不轻视人性，而是为人的缘故而降生于此尘世为人。

内在的正义

我们的最让人震惊但又最不容置疑的发现之一是：恶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它自身的愚蠢，就自己挫败了自己的

目的。这并不是说，惩罚或报应会立即自动地跟上每一件恶行。但它的确意味着，借口保存自我而蓄意违反神的法则，会产生

相反的毁灭自我的效果。这是我们从自己的体验中了解到的事情，对于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作出解释。但是，看来我们从中

可以得出的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是：社会生活受到某些法则的控制，这些法则比任何别的可以被称为决定性的因素都更有力。

所以，忽视这些法则，不仅仅是不义而且肯定也是不智。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把谨慎列为基本美德之一。谨慎与愚蠢并不像某些新教和

Gesinnungs（思想、信念）伦理学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谨慎的人不仅仅看到了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而

且还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永恒法则给人的行为确定的那些界限。谨慎的人行为要有德，有德的人行为要谨慎。

确实，所有重大的历史行动都在不断地忽视着这些法则。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十分重要的是：这种行动是否在原则上

无视这些法则，就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足够证明自己合理的理由；或者它在行动时是否还意识到了，破坏这些法则即使是不可避

免，也仍然是一种罪过，只有立即恢复和尊重这些法则，才能证明这个行动是真正合理的。当政治行动所宣称的目标是恢复法

则，而不仅仅是明显的自我保护时，那倒并不一定是虚伪的说法。深切地尊重这些绝对法则、尊重人权，也就是自我保存的最

佳手段，这个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好的。虽然这些法则时常被认为是必须打破的，但是，只要是把这种必须作为行动

原则，任意玩弄这些法则，就一定会受到惩罚，不过或迟或早而已。历史的内在正义仅仅回报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上帝的永恒

正义则考验和裁决人的心灵。

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

我相信，上帝不仅能够而且将要从恶之中引出善。为此目的，他需要我们这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切事物的人类。我相

信，不幸时我们进行抵抗所必需的一切力量，上帝都将赋予我们。但他从不是预先赋予我们，以免我们变成依赖自己而不只是

依赖他。这个强烈的信仰将能够减轻我们对未来的所有畏惧。我相信，即使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也会把我们转化为朝好的方

向前进的动力。上帝解除我们的错误和过失，就像对待我们那些属于善行的事情一样容易。我相信，上帝不仅仅是超越时间的

命运，而且他始终等待着准备回报真诚的祈祷和负责的行动。

信使

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被人出卖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常常觉得，犹太这个人是一个谜，可现在我们是太了解他

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如此之多的不信任，以致令我们几乎窒息。但是，在我们设法穿越这些不信任的包围的地方，我

们却发现了一直梦寐以求的一直很少的信任。在我们确立了信任的地方，我们已学会了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们的

行动和生命不可避免地许多组织联系在一起，而在这许多组织中，我们学会了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知道，最应该受到谴责

的，莫过于散播和助长那些不信任，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加强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尽管信任只能产

生于一种必然存在的不信任的黑暗环境之中，但它仍将永远是社会生活中最巨大、最珍贵、最幸福的幸福之一。我们从未学会

哪怕是一丝一毫地信任一个恶棍，但却学会了全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值得信任的人。

品质的意义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那种健康和有益的宽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湮灭在混乱之中。粗鲁地

蔑视这种宽容，正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标志，就像心志不能坚定，为赢得傲慢者的恩宠大吵大闹、阿谀奉承，而把自

已降低到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水平，是变成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的途径。在自尊自重被抛弃的地方，在人类的品质以及

宽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规模的混乱正在逼近。在为了物质上的舒适而允许粗劣无礼的野蛮行径的地方，自尊自重就会被抛

弃，防洪的闸门将被打开，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

在其它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徒的职责。

【蒲宁曾经充满感慨地说：“请勿力求在凡尘中，在尘世的嫉妒、仇恨、恶的竞争中去实现平等。”因为“那里不可能有

平等，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意识。倘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倘若我们变成一群反

对人类社会的人，我们将受到谴责。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承受那些低劣的讥讽与嘲笑。它们是那些参与制造动乱的民众对于文

明和秩序的一成不变的抗议。为此迁就和动摇，就是没有意识到某些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急之中，就等于在帮助那些低劣的讥

讽与嘲笑。

我们一面目睹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把

以前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

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他人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的尊重，不论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是高是低。

而且从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那些已经失去的对人的品质的认识，要求回复以人的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我们的时代的政治品质或者说社会品质就整体而言还处于一个相当原初的阶段，而我们也无法迅速的改变它。】**

品质是所有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

要求人们的眼睛既向上看，也向下看，尤其是在选择朋友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

，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纵和挥霍返回沉思与回忆，从剧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艺返回艺术，从趋炎附

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会彼此争竞不休，而品质却相互弥补而自足。

同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只是通过对亲身经历的体验才学到智慧。这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能够先见性地采取预防的行

动的人是如此之少——人们总是以为，到时候自己总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克服那危险。其次，这还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苦难麻木

不仁的原因。对他人同情的程度与人们对临近灾难的畏惧是成比例的。

**【蒲宁在他的作品里，和朋霍费尔同样清晰地道出此种情形，“然而只有死亡，或者巨大的悲痛、巨大的不幸，才能除去我们**

在人世间的种种头衔，把我们引出寻常生活的圈子，以真实而无从反驳的说服力，使我们想到这一点。”】

当然对于人们这种表现，可以从伦理方面来作许多的辩解。没有人愿意去和命运正面冲突，

**【所以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人们大都知道这样做极其危险。】**

只有在危急真正来临之时，才会产生内心的呼唤和行动的力量。没有人对这个世界上一切苦难和不义全都负起责任，

任何人都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法官。从心理上说，我们的想象力、情感和心思上的敏锐这些方面的匮乏，由一种稳定的

平静、一种不受扰动的专注和一种对苦难的巨大承受能力而得到了平衡。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起平衡作用的条件

，没有一个能够补偿那个最重要的缺陷，真正宽广的同情心之匮乏。

基督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从没有遭受苦难，但是一当苦难来临，他就以一个自由的人的身份伸出双手抓住了它，并握紧

了它。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以他自己的身躯，承受了我们人类的所有苦难，仿佛这些苦难都是他自己的一样（这是怎样

的伟大），是完全自愿地承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什么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我们不需

要把这样一个令人无法承受的重担加于自身。我们不是主人，而只是历史的主人（上帝）手中的工具。在他人受难之时，我们

同情他们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是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通过负责任地行动，通过在他人遇

到苦难时伸出援手、勇敢地承担苦难，通过像无所牵挂的人那样无所畏惧地直面黑暗，通过表现出一种并非出自畏惧、而是源

于基督对一切受难者的解放和救赎的爱的真正的同情，来展示出一种与基督相类的深广的友爱。如果只是旁观，那就最不符合

基督之道。基督徒从不非要等到自己亲身受难之时才抗击黑暗；基督为之而死的他的兄弟们的苦难，已足以唤醒他内心真切的

同情。

关于苦难

因为遵守世俗社会的律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本来自由而负责任的人主动去承担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同别人一

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地遭受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

，要容易得无法比拟。遭受肉体死亡的苦难，比起承受精神上的种种苦难，要容易得无法比拟。基督是作为本来自由的人而单

独去默默无闻并屈辱地承担身体和精神上的苦难，而且从那一天起，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开始和他站在一起将和他一同承受苦难。

眼前与未来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人应当能够自己设计他自己的生话，不论是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但这

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种种事件的繁重的压力，正迫使我们放弃“对翌日的担忧”。然而归根结底、非常重要是的，我们接受这

种情形，究竟是自愿的出于信仰的（这正是登山宝训所要说的意思）呢，还是不过迫不得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然无法筹

划将来，就只能不负责任、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只顾眼下得过且过；与此同时，也仍有极少数人仍然梦想着更好的未来将会来

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所能够的，仍将只是那条狭窄的道路，一条经常不被发现的道路——

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的最后一天来度过，同时又始终满怀信仰不忘自己肩上的责任，因为辉煌的未来总仿佛就在我们前面。当

圣城即将被毁灭时，先知耶利米呼喊道：“在这片土地上，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还将可以再次来到。”这同他先前对灾难的

预言是如此鲜明的对比。这是一切似乎都是最黑暗的时候，这也是神圣者预言并明证光辉美好的事物将要来临的时候。为了未

来的人们而思索、行动，毫不畏惧、无忧无虑地承负起每一天——我们必须以这种精神在实际生活之中。勇敢而又坚持到底，

这非常不容易，但这又是绝对必要的。

## 乐观主义

选择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比较谨慎的。这是一种防止失望的非常可靠的措施，因为将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你说：“我早

就跟你说过的会是这样的情形，可是你……”——那些悲观主义者那些谨慎的人就是这么谴责乐观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的本质在

于，它不担心现在，而在别人都已心灰意懒的处境中，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使人昂首向前，去争取自己的未来

，而绝不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当然，也存在着一种愚蠢的、随机应变的乐观主义，那是一种应该被谴责的乐观主义

。但是，这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绝对不应当受到轻视，即使它已经千百次地被证明是错误的。它是病者绝不该非难的

健康与活力。虽然有些人认为它是轻薄的，而有些基督徒也认为，在人的此生中希求并等着更好的东西来临，是不符合基督教

义的。他们承认了混乱、无秩序和大灾变。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当前这种种事件的意义，在彻底的心灰意懒或虔敬的遁世主义

中，他们放弃了对于救护人们的生命、对于那些未来的人们所应负的一切责任。也许，明天就是最后的审判的日子。如果真是

这样，我们将会愉快地停止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工作，但却绝不会在明天之前就停止工作。

## 不安全与死亡

最近这些年里，我们已经非常切近地认识了死亡。我们听到某个同辈的人的死讯时常常十分平静，我们是这样地平静以



致有时候甚至会让 ourselves 也为之惊讶。我们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憎恶死亡，因为最后我们已经在死亡中发现了某些好处，

并且几乎已经同死亡达成了妥协。从根本上说，我们感觉到，我们确实已经隶属于死亡，于是新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要

说我们欢迎死亡，那是假话（尽管我们全都知道，那种应该避免的麻木不仁就像瘟疫一样），我们对残余的那点生命十分好奇

，或者说得严肃些，我们仍然希望在我们生命的碎片中看到某种意义。我们也不去尝试死亡，不去把死亡浪漫化，因为对这样

的做法而言，生命又是太过于宝贵了。我们更不想从危险中去发现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并未不顾一切地到那种地步，而且我

们对于生命所能提供的种种欢乐，了解得太多了。对于生命的种种忧患，对于一天天增长起来的不安全所造成的那一切破坏，

我们也知道得太多了。我们仍然热爱生命，但是我认为，现在死亡已不可能使我们惊慌失措。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我们几乎都不敢承认，我们竟还希望自己不会突然由于某种琐屑的意外而死于非命，竟还希望自己一定可以为某种高尚的事

业而献身。而使死亡成为它能够成为的，成为那种无所畏惧、完全自愿地接受的死亡的，将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我们面对死

亡时所具有的精神。

我们仍然有用吗？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总是默不作声的见证人。我们已经为许许多多卷地而来的风暴所欺凌。我们已经熟悉了虚饰

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失去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而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

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不是玩世不恭的人，不是聪明富于谋略的人，而是真

挚的、坦诚的人。如果我们能有足够宽容而强大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正直而自豪并问心无愧，我们是否仍然能找到

那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

二

给父母的信

1943年4月14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要相信我，我一切都很好。很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允许可以给你们写信，不过这在头十天里简直不算什么

事情。令我惊奇的是，你们通常会想到的监狱生活的那些艰难，例如肉体上的困苦之类，似乎一点儿也没落在我头上，我甚至

每天早上都能吃到一顿不错的有干面包的早餐，有时还有一点额外的好吃的东西。我更不会为监狱中硬梆梆的床而犯愁。从晚

上八点到早上六点，我尽量使睡眠充足。最奇怪的是，我到这里之后，几乎没有感到需要抽烟。但我肯定这是精神上的种种因

素造成的。这个变化太剧烈了，需要大量调整思想以适应这种变化，身体上的需要不得不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我想这确实丰富

了我的体验，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不习惯于孤独，对于灵魂来说，孤独像土耳其蒸气浴一样好。唯一使我不安的事情，是想到

你们会担心我，因而不能好好吃饭睡觉。我害得你们如此操心，实在是很内疚，但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命，如此而已。

保罗-格哈特的赞美诗真是一种极好的安慰！我正在凭记忆把它们背出来。我已从这里的图书馆借得了《圣经》和其他一些书籍

，还有足够写作的纸.....

那一次七十五岁祝寿已经过去两星期了，那是多么辉煌的一天啊！至今我仍然能听见我们在早上和晚上齐唱的赞美诗

，能听见那些喧闹和乐器的声音。“我们赞美你，全能的主啊，你是创造之王.....。他的羽翼庇护着你，啊，轻柔的支撑着你

。”写的太好了。但愿永远如此！现在，春天很快就要到了。你们在花园里可做的事就要多起来。在这里，监狱的庭院中有一

只鹌鹑鸟每天早上都要哼鸣——哼鸣着一只优美的小调，现在它开始在晚上也唱了。人们应该为这些小事而感谢，因为这些也是

一种收获。暂时写到这里，再见！

1943年4月25日 复活节

第十天终于来到了，我又得到允许给你们写信。我非常想要你们知道，尽管有这些事情，复活节我还是非常愉快。

基督受难日和复活节的好处之一，是使我们忘掉自己，是我们去考虑其他的事，考虑生命及其意义，生活中的苦难和各种事件

。它给了我们如此之多的希望。从昨天以来，牢房里静的出奇。我听见许多人互相祝愿复活节快乐，人们不会舍不得给别人尽

量多的良好的祝辞，因为这是一种艰难的生活，还有一个看守在旁边。

首先我要感谢你们带给我的所有东西。你们不可能想象，当他们告诉我说，“你母亲和弟妹来过这里，给你带来一些

东西”时，我激动的发抖了。你们曾经离我很近，你们没有忘记我（当然我知道事实上根本不会有这种危险！），仅仅知道这

一点，就足以使我在那一天里余下的时间万分快乐。为着你们给我的一切，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这里的情况仍然很好，我也很不错。每天他们让我到外面活动半小时，现在又允许我抽烟。事实上，我常常忘了自己

在哪里！我不会抱怨我在此所受的待遇。我阅读大量的东西——报纸、小说，当然首先是圣经。我还不能集中全力去从事严肃

的工作，但在复活节这一周中，我终于设法完成了长时间来一直缠绕着我的耶稣受难史的一部分——耶稣的至圣祈祷。我还研

究了保罗书信中论及伦理的某些部分，这是一件有用的工作。所以说，值得感谢的仍然很多。

在这里日子过得如此之快，真令人吃惊。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在此已有三周了。晚上八点就床——四点钟开晚饭——然后享受梦乡。以前我从不知道这会是愉快的一个源泉。我每天都做梦，而且一般都是梦到高兴的事。每天入睡以前，我都

要用些时间来背诵我在白天学会的赞美诗，醒来时（早上6点）我喜欢读几段诗篇和赞美诗，想想你们大家，同时也想起你们在

想念我。现在，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感到满意。我已经读了很多好的东西，我的思想和我的希望也都是令

人愉快的。

1943年5月6日

现在我入狱已有四周了，由于一开始我在有意识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方面并不困难，所以现在已自然而然地、无意识

地习惯了它。这是一种解脱，但这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并不希望自己去习惯这种生活，而且这样可能并不太好。你们也

同样会这么觉得——你们问我这里的生活如何；这样吧，你们自己画一个单人囚室就行了。这不需要很多想象，事实上，想象

越少，你们离真相就越近。复活节时，《德意志公报》发送了一幅丢勒所作的《启示录》复制品，我把它剪了下来贴在墙上。

M.带来的几枝报春花也仍在这里。我们一天有十四个小时不在床上，我用三小时在牢房里踱来踱去——一天走几英里，外加院

子里的半小时。其余的时间我用来阅读、背诵和工作。我尤其喜欢阅读哥特赫尔夫的著作。我喜欢他那明晰、健康、宁静的风

格。我一切正常，状态不错。

S的婚礼很快就要举行了。在婚礼之前，我已没有机会再写信了。我刚读到让-保罗的这段话：“能够经受逆境考验

的唯一的愉快，是家庭中的愉快。”.....我从心里希望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我的心将与你们在一起。单元你们对我的思念，

只限于对过去幸福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正是在生活变得艰难时，我们才尤其需要看到生活中那些并未受到损害的真实的确

快——婚礼当然正是其中之一。

我不禁想起了近来我们多次唱起的胡果-沃尔夫那首可爱的歌：

一夜间，欢乐与忧愁突然降临，

明天之前，它们就将完全消散。

回复上帝，你可向他一一禀明，

在这下界，你是如何将这些承担。

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那“如何”二字，而不在于你外界碰到的事情。这可以减轻那常常折磨着我们的对未来的忧

虑。感谢你们每天想念着我，感谢你们为我的缘故正在做着和忍受着的一切。向家人和朋友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告诉R.，她

不应该因为替我惋惜而致使她的婚礼失去光彩。她应该坚信，我从心里和她在一起，分享她的所有幸福。

1943年5月15日

你们收到这封信时，一切都已就绪，婚礼也已结束，我自己不能到场的失望也将随之而去了。我正怀着感激的心情

回顾过去的一切幸福，并且重新享受它们。我不知道婚礼讲道辞用了哪一段经文。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是《罗马人书》第十五章

第七节，这节经文我自己常常使用。……这个夏日的天气，对于他们是多么美好。我猜想，这个早上的赞美诗是保罗-格哈德的

《金色的太阳》。

你们的信终于收到了。十分感谢！父母的家已完全成了我自己的组成部分，以至于每一次收到你们的信息，我都欣

喜若狂。如果我们能至少见见面，哪怕只说几句话，那该多好啊，该是多大的安慰啊！

外面的人自然很难想象狱中的生活究竟如何。迄今为止，就其本身来说，就是说，在每一个单独的瞬间，这里的生

活并非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处的生活。我的时间都用来阅读、思索、写作，在牢房里踱方步——我不像一只北极熊那样在墙上擦

自己的痛处。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和潜能——它们仍然还有很多未能发挥作用——并且接受环境限制的现

实，我的意思是，不要向怨恨和不满的情绪屈服。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地圣经和路德所说的精神考验指的是什么。没有任何明

显的理由，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理由，迄今为止一直是主要支柱的和平与宁静突然开始动摇了，而心灵，用耶利米富

于表现力的话来说，变成了人所不能测透的那种轻蔑无理沮丧消沉的东西。这就像一场来自外界的入侵，仿佛邪恶的力量正企

图夺去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然而这也是一种有益的必要的体验，它有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人生。我正在努力写一篇文

章，论“对时间的感受”，这个题目，对于我这种被监禁起来受审查的人而言有一种独特的意趣。就在这个牢房门的那一边，

一个先来者胡乱涂写了这么一句话：“一百年内，这一切都将过去。”这是他企图克服那种感觉，即‘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完全

是一片空白’的方法。关于这个主题还有许多话可说，我很想同爸爸彻底地讨论它。“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诗篇》）（

原意为“我的时间在你手中”）那是圣经的回答。但圣经里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很可能要贯这整个主题：“耶和华，要到几

时呢？”（《诗篇》13）

你们确实应该读读哥特赫尔夫的《伯尔尼精神》，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也是第一部分。它十分独特，一定会是

你们感兴趣。我还记得，老舍纳总有一个独特的词汇来赞扬哥特赫尔夫，我还很想向迪德里希出版社建议出版哥特赫尔夫的选

集。斯蒂夫特的背景主要是基督教的。他描写的那片树林的景致，常常使我渴望回到弗里德里希布鲁恩那宁静的林中空地中去

。不过他不如哥特赫尔夫那样有力量，尽管他的文风非常简洁。这给了我莫大的愉快。如果我们能在一起聊聊这些事该多好啊

。我喜欢这样沉思默想的生活，可生来竟不是一个特拉比派！

（特拉比修道院长德兰塞（1626——1700）创立的改革过的西多会，会上以沉默严肃著称。）

暂时保持沉默也许是件好事，天主教徒告诉我们，对圣经的最好解释，来自那些完全沉思默想的修会。我正在从头到尾

地阅读圣经，现在正读到《约伯记》，这从来就是我最爱读的一部分，我还按多年的习惯，每天都读《诗篇》。我熟悉这些诗

篇，喜爱这些诗篇，胜过《圣经》中其它任何篇章。无论何时读到《诗篇》的第三章、第四十七章、第七十章以及其它章节，

我总是仿佛在舒茨的配乐中听到了它们。是R.第一次向我介绍了他的音乐，我把它视为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之一。

我深深体会到我是你们的一部分，我知道我们在共同生活，共同承受着一切，即便在分离的日子里，我们也在为对

方行动和思考。

三

来自单人牢房的婚礼讲道辞

1943年5月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可以得着称赞。

——《以弗所书》

新郎和新娘以凯旋般的感觉来迎接他们的新婚之日，这是完全正当完全适合的。所有的困难、阻挡、障碍、踌躇和

怀疑，最终——，我不说被抛到九霄云外，因为那会把它们说得太轻了——都得到了真正的正视和克服。现在他们已在他们此

生最为重要的战斗中获得胜利。你们都已说“我愿意”，用这几个字向对方宣布了内心所愿，走向你们生命之中一个重要的时

刻。你们彼此充分了解，结为终身伴侣，你们曾面临许多猜疑，但是你们用愉快的信任，战胜了这些猜疑，凭着你们心中真诚



的愿望，你们已征服了一块让你们生活于其中的新土地。每一场婚礼，都是一个欢乐的场所，这欢乐，是因为人类能做如此伟

大的事情，是因为人类被赋予了自由和力量，可以把生活的船舵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地上的孩子们被允许去塑造自己的命运时

，他们理应感到自豪。新郎和新娘在他们的新婚之日应该有一种自豪感，这是完全正义的。过去轻率随便和不负责任地谈论上

帝的意志和天命，那是不对的。首先，毫无疑问，在这时候起作用的，正在庆祝自己的凯旋的，是你们自身的纯属凡人的心愿

。你们正在开始的行程，是你们为自己选择的。它首先并不是某种宗教的东西，而是相当世俗的。因此你们自己必须承担自己

所做的事情的责任，而不可能逃避它。正是你们，在此结为夫妻的新郎新娘，必须为你们婚姻生活的成功负责，它将给你们带

来一切幸福。除非你们今天能够勇敢的宣称：“这是我们的决心，我们的爱情，我们的道路，”否则，你们就是在虚假的虔敬

之中寻求逃避。“即便海枯石烂，我们的爱情依然永世长存。”你们希望在对方身上发现人间的幸福，这用中世纪的一首歌来

说，一方是另一方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安慰。这种希望在上帝的眼中和在人们的眼中一样，有其恰当的位置。

直到现在，你们俩人在生活中都得到福佑，你们有一切理由心存感激之情。生活的美好和欢乐是如此丰盛、几乎让你

们不堪重负，而成功总是与你们同行，朋友的爱也围绕着你们。你们面前的道路总是平平坦坦。在生活的一切变化和机遇中，

只要愿意，你们总是能够得到你们的家庭和朋友的支持。每个人对你们都宽宏大量，现在，你们又相互找到了对方，终于被领

向了你们的目标。这样一种生活，正如你们所充分了解的，绝不可能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来或建立起来。一些人得到了

它，而另一些人却没有得到。这正是由于我们所说的神圣的天意。今天，你们庆幸自己得偿所愿，同样你们也要因此感谢上帝

的意志和上帝的道路把你们领到此处。你们应该把你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的全部责任，担在自己肩上，同时，你们也要以同样

的信心，把这一切放在上帝手中。

上帝已经以他自己的“我愿意”，最终批准了你们的“我愿意”，他已用他自己的同意为你们的同意加冕。他已赐予

了你们这次胜利、欢乐和自豪。这样他让你们成为他的意志和目的的工具，既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别人。在那深不可测的屈

尊恩赐中，上帝十分确实地为你们的同意赋予了他的同意。然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从你们的爱情中创造了某种过去不曾存

在的事物——神圣的婚姻关系。

上帝正指引着你们的结合。婚姻的内容，超过你们相互的爱情。它有着更高的尊严和力量，因为他是上帝神圣的天命

，凭着它，上帝要使人类延续，直到时间的终点。在你们的爱情中，你们把自己看作世界上单独的两个人；而在婚姻中，你们

将把自己看成那各个世代的链条中的两个环节，上帝使一个又一个世代薪火相传，向他的荣耀走去，同时呼唤他们前进他的国

度。在你们的爱情中，你们只看见你们的幸福的天堂，而通过婚姻，你们则被安排在一个要对世界和人类负责的位置。你们

的爱情是你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而婚姻不只是你们私人的事，它还是一种身份、一种职责。正如是王冠，而不仅仅是你们相互

的爱情，使你们在上帝和人的眼中成为丈夫和妻子正如你们首先相互交换戒指，又再次从牧师手中接过它一样；爱情来自你们

双方，而婚姻却来自上天，来自上帝。正如上帝无限地高出于人类一样，婚姻的神圣性、特殊地位和承诺也高于爱情的神圣性

、特殊地位和承诺。并不是你们的爱情维持婚姻，从现在起，是婚姻维持你们的爱情。

上帝将使你们的婚姻稳固持久。“被上帝联结在一起的人们，不会让人把他们分开。”上帝把你们结合在一起，这是

他的作为，而不是你们的。不要将你们的爱情和上帝混为一谈。上帝使你们的婚姻牢不可破，保护它免受来自内外的各种危险

。俗世上的任何力量，人类的任何弱点，都不可能使上帝联结在一起的事物分离，知道了这一点是怎样的幸福。知道了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的说：上帝所联接的，没有谁能拆开。这样就不必为那些与爱情相关的担心害怕而烦恼。于是你们可以

毫无疑问地向对方说：“我们现在绝不可能相互失去了。凭着上帝的意志，我们将相互属于对方，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

上帝确立了一条律令，你们能够遵从它而作为丈夫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

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歌罗西书》）你们正在用自己的爱来建立一个家庭。

这就需要这条律令，这条律令是如此重要，所以上帝亲自制定了它，因为没有它，生活会退变为一片混乱。你们可以随便安排

你们的家庭生活，只有一点例外，即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必须热爱妻子。这样，上帝就把每一方所特有的光荣赋予了男女

双方。伺候丈夫，像创世故事所说的那样成为“帮助他的配偶”，是女人的荣耀。全心全意地热爱他的妻子，是男人的荣耀。

“人要离开父母和他的妻子连合”，他将“爱她正如爱他自身一样”。试图控制丈夫的女人不仅损害了其丈夫而且也损害了她

自己的名誉，不爱自己妻子的男人同样将使妻子也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而两者都损害了作为婚姻所依靠的上帝的荣耀。如

果一个社会中，女人的想望就是像男人一样，而男人则把女人当成他贪求权力和自由的玩物，那么这个社会就等于有病。当妻

子的伺候丈夫被视为下贱卑微，而对妻子忠诚的丈夫被看做懦夫和傻瓜，这就是社会解体的征兆。

上帝为女人安排的地方，是丈夫的家。如今，大多数人已忘记了家可能意味着什么，尽管我们中有些人前所未有地逐

渐意识到了它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家是属于它自己的王国，是我们时代的混乱不安中的避难所，而且，是一座圣所。它不

是建立在私人和公众生活那流动的沙堆上，它是从上帝那里获得自身的安宁。因为，是上帝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和尊严，性质和

特权、命运和价值。他是上帝为这个世界制定的一条法令，无论别的什么事物从这个世界上消逝，它总是祥和、宁静、欢乐、

关爱、纯洁、克制、尊重、顺从、传统，更是幸福存留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的丈夫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并使它成为

自己的活动场所，这正是女人的天职和欢乐。当女人意识到她的使命和任务是多么崇高和丰富之时，她是何等幸福。不是新奇

，而是永久，不是变化，而是一贯，不是喧闹，而是宁静，不是言语，而是行动，不是强制，而是说服，所有这一切都被她对

丈夫的爱所激励所维持——这一切就是女人的王国。在圣经的《箴言》中，我们可以读到这些话：“她丈夫依靠她，必不缺少

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

婢女。……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的儿女起

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一个男人找到一个真正的，或如圣经所称

的“才德的”或“贤惠的”妻子，圣经就一再赞之为尘世能得的最高的幸福，即男人的福分。“有才德的妻子是丈夫的荣耀。

”但是，圣经也明确地说到任性的或“愚昧的”妻子可能带给其丈夫和家庭的灾难。

圣经一直把男人称为女人的头脑，并且补充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脑一样”。在这里，从我们尘世的关系中显

示出某种神圣的光彩，这显示是我们应该认识和引以为荣的。归于男人的这种尊严，不在于他自身的任何品质，而在于他的婚

姻授予他的职责。妻子应该看到其丈夫赋有这种尊严。但是对她的丈夫来说，这却是他的至高无上的责任。作为头脑，丈夫应

向他的妻子、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负责。关心和保护家庭的职责落在了他的身上。对于外界来说，他是家庭的代表，他是

家庭的靠山和安慰；她是家中的主人，他规劝、帮助、安慰，并作为家人的教士站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件好事，当女人为了丈

夫的职责而使他增添光彩，当男人恰当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是一条神圣的法令。承认并遵守上帝的这条法令的男子和女子

都是“明智的”，而那些认为自己能用自己发明的律则代替这条法令的人们，则是“愚蠢的”。

上帝赋予婚姻的，既有福佑也有担负。福佑是关于孩子的应许，。上帝允许人与他一道从事创造和维护的工作。但是

用孩子来祝福婚姻的，总只是上帝本身。“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诗篇》127），人们应该这样来看待孩子。正是从上

帝那儿，父母得到了他们的儿女，所以他们应该引导他们的孩子走向上帝。因此，父母拥有在孩子之上的权威，这权威是来自

上帝。路德说，上帝授予父母一条金链，而且圣经对十诫中的第五条诫命又补充了在尘世长寿的许诺。然而，由于人生活于尘

世，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永久的提示，即，这个世界是在罪恶的灾祸之下，这个世界并非那终极的实在。在男人和女人的命运之

上，有上帝之怒的阴影。女人必须承担生儿育女的痛苦，男人为了养家糊口，必须走过荆棘之丛，必须不惜流汗辛勤劳作。这

样的负担会驱使男人女人呼唤上帝，会提醒他们想到上帝之国的幸福永恒。尘世的社会只是它的开端，而地上的家只是那天国

里的家的幻影，俗世上的家庭只是上帝乃人类之父的象征，因为人类都是上帝的子女上帝要你们以基督作为根基来建立你们的

婚姻。“因此，你们要互相接受，正如基督接受你们一样，为了荣耀上帝。”一言以蔽之，要在一起生活，宽恕对方的罪过，

因为没有这种宽恕，就没有任何人类团体或伙伴关系。尤其在婚姻，不如此就没有一个婚姻能够存在下去。不要只顾你们自己

的权利，不要相互责怪，不要相互批评、责备，不要相互挑剔，而要把对方当成自己，每天都从内心互相谅解互相宽恕。

从你们结婚的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你们的原则必须是：“相互接受.....以便赞美上帝。”

这就是上帝为你们的婚姻定下的律则。为此你们感谢他吧，感谢他给你们带来的一切吧！并请求他来确立你们的婚姻

，允许它、使它神圣、使它恒久不变！有了这些，你们的婚姻将是“对上帝荣耀的赞美”。阿门。

#### 四

给父母的信

1943年6月4日 耶稣升天节

.....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来信。对我来说它们总是太短了，但我当然理解！这就好像监狱的大门打开了片刻，让我能

够分享片刻你们在外边的生活。在这里，快乐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这个地方是如此严肃，从没有人笑。即便是

看守们似乎也处于这种气氛之中。

今天是耶稣升天节，对于相信基督统治着世界和我们的生活的所有人们来说，这是非常快乐的一天。我的思念已如

鸟儿从监狱中飞翔而出，飞向了你们大家，飞向了教堂、以及它的种种令人留恋的仪式，我已经被隔绝在这些外面很久了。我

也不会忘记这处牢房中那些我不认识的人们，他们正在默默忍受自己的命运。我发现这些思念是极好的“解毒剂”，它们可以

阻止我过多地去考虑我自己的艰辛。要是向那种诱惑让步，那就是我错，而且也是最大的忘恩负义。

关于“时间的感受”的论文，我刚才又写了一点，我很喜欢写它。当我从个人的体验来写作时，我发觉文字能从笔

下轻快的流出，这使我能够畅所欲言。谢谢爸爸送来了康德的“人类学”。我以前从未读过它，而现在我已经通读完了。里面

有很多东西十分有趣，但我认为他的心理学太理性主义、太精雕细琢了，还有很多现象他干脆忽略了。你们能给我找一些关于

记忆、关于记忆的各种形式和各种功能的书籍吗？这是一个在这里的人们很自然就会感兴趣的题目。康德把抽烟看成人孤独是

自娱的手段，我很欣赏他的看法。

知道你们正在阅读哥特赫尔夫的著作，我高兴极了。你们一定会很喜欢他的《漫游》。至于严肃的读物，我在这里

已经以极大的兴致读了乌尔霍恩的《基督教慈善事业史》。它使我想起了在霍尔的研究班学过的教会史。

我几乎每一天都读一点施恩福特的作品。他塑造的那些角色的内心生活——对他来说，仅仅描写具有同情心的角色

是很过时的——使在这里的这样的气氛中的我受益匪浅，因为它引导人去思索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狱中生活，从任何一方

面来说，都在使人回到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上去。这可以解释（比如说）我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可能与里尔克同道。然而令我有

所忧虑的是，人的理解力是不是会受到他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种种局限过多的影响。

1943年6月14日 圣灵降临节

圣灵降临节已经到了，我们仍然彼此分离。然而这是一个方式极为特殊的团契的节日。今天在上，当我听到教堂的

钟声敲响之时，我感觉到我本来是多么喜爱上教堂去，但我却是像在帕特摩斯小岛上的圣约翰那样为自己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

式。而我丝毫不觉得孤独，因为我坚信你们和我在一起，还有往年和我一起度过圣灵降临节的那些会众也和我在一起。从昨天

上午以来，我每个小时都在重复着这些话：“你是欢乐的圣灵”，“给我们精力和力量”。这些话出自保罗·格哈特的圣灵降

临节赞美诗，它们是巨大的安慰，我极其喜爱它们。还有《箴言》第24章的这些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提摩太后书》第1章的话：“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一次圣灵降临的奇异的故事，及其

让门徒变得能够说各种语言的赐礼，又一次地为人们的思想提供了大量的养分。曾经在巴别塔下，人们的语言变得混乱多样而



彼此无法沟通。现在，上帝的语言结束了这种混乱，因为上帝的语言是普遍能被人们所理解的，而且它也是人们相互了解的唯

一手段。教会就是这个奇迹出现的地方。——确实这是一些崇高而鼓舞人的思想。莱布尼茨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一种普世经典

的设想，这种经典不是由字词而是由自明的符号构成的，他希望每一种能够产生的观念都能够在其中得以表达。他曾希望他那

个时代的世界上的一切分裂，都能够以此愈合。这是对圣灵降临降临故事的一种哲学反思。——这里，一切又一次显得格外宁

静了，只有囚徒们在各自牢房里来回踱步的声音。他们中有些人心里也是十分不平静，不像是在度过圣灵降临节！如果我是这

个监狱的牧师，在这样的日子一定要花我所有的时间，从早到晚去看望牢房中的犯人。那样，又会有多少事情会发生啊！……

你们大家都像我一样在等着，我也得承认，自己曾经有一种下意识的感觉，觉得自己应该在圣灵降临节前出狱，尽管在意

识层面上，我总是告诫自己，不要把希望固定在任何明确的日期上。到明天，我在这里就整十周了。作为法律纯粹的门外汉，

我们以前做梦也想不到，“暂时的禁闭”时间竟会如此之长！像我这么对法律如此无知，是一大错误。这是人明白律师的生活

和神学家相比是怎样不同。然而这又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每一事物都有一恰当的位置。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相信他们正在努力

尽快地把事情澄清。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会忍耐，而不是抱怨。弗里茨·卢伊特说得好：“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之流会流淌得

这么平稳，以致从不碰上堤坝、漩涡，从不有人把石头扔进它清澈的水中。每一个人都会碰上一些事情——他必须留心使水保

持清澈，让天和地在其中都清晰可见。”当你说你确实已经说出了一切的时候。

我关于“时间的感受”的文章实际上已完成了，我准备让它再“熾一熾”，然后再来看看它会是什么模样。

在圣灵降临节前的星期一，我正在坐着吃晚饭（萝卜和土豆），你们让卢特带给我作为节日礼物的包裹这时送到了。这些

东西给我带来的那些巨大的欢乐，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尽管我绝对地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割断我们之间的纽带，但我似乎仍

然需要来自外面的某种信物或者哪怕只是言语之类的抽象的事物、才能放心。因为在这样一种方式里，这些物质性的事物就承

载了某种真实的精神。我想，这就很像是为什么一切宗教都需要一些神圣的礼仪。

1943年6月24日

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属于一个关系紧密的大家庭的时候，这是何等的幸运！在这个家庭里，每一个人都互相信任

、互相支持。以前，一些牧师进（被抓进）监狱时，我常想，这对他们中那些未婚的人来说，会好过一些。我那时是根本不知

道，在这冷漠的监狱生活中，妻子和家人的爱能够意味着什么，而在这种分离的日子里，那种不论多远都相互依靠着的感觉，

事实上能变得多么强烈。

你们的一些信刚收到，我很感谢你们。从你们所说的关于草莓和木莓的情形，以及关于学校假期和旅游计划的种种情况，

我现在开始感到夏天已真地来临了。在这里，人们几乎不去留心四季的更替。我很高兴天气是这样的合乎时令。就在最近，我

发现院子里有一个山雀的窝，里面有十只幼鸟。我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去看它，可后来不知什么人把这个山雀的窝破坏掉了。你

们想想，竟然有人会这么残酷！有几只小山雀躺在地上死了，多么可怜的小东西。这儿还有一个小的蚁冢，酸橙树上还有一些

蜜蜂。当我在院子里散步时，它们给我带来了是这样多的乐趣。我常常想到彼得·巴姆的故事，他居住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

他在那儿遇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好的有坏的。然而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所有这些都要被一个炸弹摧毁，这时

他想到的，却竟只是这对于蝴蝶来说将是多么凄惨！监狱里的生活让人深深感受到大自然是怎样对人世漠不关心地过着自己安

静而无忧无虑的生活，也使人对于那些动物和植物（除了苍蝇）的生活几乎接近于多愁善感。我不可以煽起自己对它们的这种

情感。犯人在他所处的监狱环境中，因为缺少了那些温暖和亲切的感觉，常常用一种被夸大了的多愁善感作为补偿。我发现，

当我自己出现这种状态时，能够提醒自己、并让自己去用清醒和幽默洗一个“冷水浴”，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我不这样做，我

的心情会完全失去应有的平衡。我相信，正是在这种时候，被正确领悟了的基督教会给人以极大的帮助。

（很可能这并非多愁善感，因为史怀泽在这里发现了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当然谁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朋霍费尔也有如此发

现，因为他置身于那样险恶的环境，正从事着人类最为急迫的工作。）

爸爸，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你同囚徒曾长期打交道。我还不肯肯定，人们所谓的监狱精神病究竟是怎样

样的，尽管我自己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看法。

1943年7月3日

星期天在晚上6点左右，监狱小教堂的钟声就会开始敲响，这正是写家信的最好的时间。教堂的钟声，对我们人类具有多

么超乎寻常的力量，对我们有是多么深刻的影响啊。这时，许多联想都随着这钟声而涌现。我们对生活的种种不满、和自己的

忘恩负义以及自我的各种追求都消散得无影无踪，一时间只有那些愉快的回忆像些善良的精灵围绕着我们盘旋翱翔。我首先想

起的是在弗里德里希布鲁恩时的那些宁静的夏天的夜晚，然后是我工作过的所有教区，然后是我们家庭的所有美好而重要的场

合，婚礼、命名仪式和坚信礼——明天就该给我的教子举行坚信礼了。虽然无数的回忆都涌上心头，但是只有这些才使人平静

、感恩、充满信心。如果我能给予他人更多的帮助，那该多好啊！上个星期，我做了许多不起眼的工作，读了一些好书，还读

了一些你们的来信。今天又收到了你们送来的意义非同寻常的带给我快乐的包裹。你们不得不把防空洞四周的气窗装上栏杆，

真叫人遗憾！

我在狱中已三个月了。我记得施拉特又一次在他的伦理学课上说过，当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公民被捕接受审查时，耐心的对

待此事是他的责任。当时这话我并不怎么在意，但是进来我对这话一直想得很多，所以，只要需要，我们就平静地、耐心地等

待吧，就像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做的那样。

我常常梦到我已经获释，又回到家中与你们团聚。…白天开的百合花真是非常的美。它们的花萼在清晨慢慢打开，开

花的时间只有一天，第二天早上，就有另外一些新鲜的花萼接替上，后来，它们就都凋谢了。

1943年7月27日

在那样炎热的昨天你们来这里给我带来包裹，想起来真让人感动！我希望这不致使你们过于劳累。我很感谢你们的到来，

感谢你们带给我的东西。当然，夏天的农产品尤其叫人高兴。真想不到西红柿都已经熟了！现在我才开始感到暖和了。但是我

在牢中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特别是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很安静的状态。我唯一的烦恼，是越来越渴望新鲜空气。如果现

在我能在花园里度过一个傍晚，该多好啊！每天有半小时的室外活动是不错，但还是不够。我似乎是在度越一个漫长的冷天，

我想我现在不可能摆脱它，除非我从牢里出去，重回到自由的空气里。这里有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它们给这个阴森的牢房带

来了色彩和生命。

现在我的阅读全部集中在十九世纪。近几个月中，我怀着极大的钦佩读了哥特赫尔夫、施蒂夫特、伊默尔曼·冯塔纳以及

克勒尔的著作。一个能够写出这么简洁明晰的德文的时代，应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时代。他们在处理最微妙的问题时没有一点

轻率的痕迹，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信念时绝不哗众取宠——不论语言上还是主题上，都不存在过分的简单化或复杂化。一言以蔽

之，我认为他们极有吸引力。他们肯定曾为他们的文风付出过极大的努力，这意味着他们一定有大量的机会、时间在静思。

顺便说说，上一期路透社的报道和往常一样引人入胜，它们的那种均衡甚至在语言方面也体现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的愉快和

有趣。一个作者他的文风本身常常就足以吸引人或使人厌恶。

每次写信，我都希望这会是狱中书信的最后一封。当然每过一天都使我离可能的获释更近一些。我渐渐地想能有这样的感

觉，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在这个可爱的夏天我们能有一天团聚，该多好啊！

1943年8月3日

我很高兴，因为现在我能够更经常的给你们写信，为此也感到很感激，因为我害怕你们不得不常常为我担心，不仅要想我

住的只有顶棚的牢房会很热，而且我还曾经要你们设法为我找律师。你们带来那么多的好东西，西红柿、苹果、水

果罐头、热水瓶.....，还有让我感到既奇妙又有些怪的降温盐——我还从未听说过它呢。你们又为我操了多少心！请你们不要

担心，在意大利、在非洲、在西班牙、在墨西哥，还有1937年7月的纽约，我常常忍受了比这更糟糕的酷热。所以我完全知道，

如何使自己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尽其可能的舒服一些。我尽可能吃得少一些，喝水也少一些，只是静静坐在桌前，这样我就可

以不受妨碍的工作。我也不时品尝一些你们带来的美食，振作一下身心。我不想申请调换到其他楼层去，那样的话，对不得不

搬到我现在这间房里的人是不公平的。而且我想，他大概不会像我这样有你们带给我的西红柿之类的东西。再说，牢房中的温

度是华氏93度还是华氏86度，区别并不很大。至于汉斯（这里指汉斯·冯·多纳尼，当时也关押在雷特街监狱。）认为这里的

炎热令人难以忍受，真是遗憾。最奇妙的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你不得不忍耐的，你就能够忍耐它，而如果你认为近处就有一个

机会能够使你摆脱它，那你就不再能够忍耐它。

至于我要有个律师为我辩护的事情，很希望这没给你们带来太大的焦虑。你们应像我这样顺其自然。也不要以为我会焦躁

不安或灰心丧气。当然，事情一再被拖延让我感到些失望，我想你们也是如此。但是不管怎样，在经过这么长的提心吊胆的时

间之后，能知道我的案子很快就会澄清，总算是一种安慰。每天，我都期望着了解关于这个案子更多的详情。

我又读了很多好书。于尔克·耶纳奇的书重新唤醒了我某种对于年轻时的记忆，给我带来那么多的愉悦。至于历史，我发

现那本关于威尼斯人的著作很有意义并且文笔引人入胜。请你们给我带些冯塔纳的书好吗？——《燕妮·特莱伯尔夫人》、

《错误》和《迷惑》等等。我肯定会从过去几个月的这种集中的阅读中得到益处，这将大大有助于我计划进行的工作。人

们从这类书中学到的伦理，常常比从教科书中学到的多。我和妈妈一样喜爱卢伊特的《无家可归》。当然，我已读完了迄今

为止的那些路透社报道——或者，还有什么很特殊的为我留着的吧？

那天，我在《穿绿衣的海因里希》中读到了这首优美的诗：

大海的波涛也许会与我作对，

恶狠狠汹涌咆哮，

我听着你的歌依如往昔，

一个音符我也不会漏掉。

1943年8月7日

你们的空袭预防措施进行得怎么样了？在经过这几天报载的这些事情之后，人们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件事。你们还记得

，我们曾经怀疑地下室的支撑部分，谈到要加强中心梁柱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更多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是否能够找一

个人帮你们办这件事。我恐怕现在更难了。我多么盼望自己来帮助你们哪。总之，要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全部情况。我对每个细

节都感兴趣。

我想我没有告诉过你们，每天，当我读累写累的时候，我就用象棋难题来解乏自娱。如果你们碰到这方面好一些的小册子

，我会很高兴，但不要为此太费神。我会设法……

1943年8月17日

……首先，请不要过分为我担心。我一直都精神饱满，心满意足。从以往的经验知道，我们不太需要空袭警报，这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法院不迁出柏林。在此期间，我们都有许多比成天考虑可能有空袭更好的事情可做。监狱生活似乎使人进入某种超然状态，摆脱了一天中的各种惊恐和兴奋……

在过去的两周中，每件事都那么不确定，以致我觉得不想干什么严肃的工作。但是现在我正在努力静下来多写点东西。几星期前，我曾构思了一个剧本，但后来我又发现，那个主题确实不适合写成戏剧，于是我想将它重写成一篇小说。内容是关于家庭生活的。正如你们会想到的，其中混杂着大量的自传材料。

那三个年轻的牧师的死，对我个人来说是极大的损失。如果你们能告诉他们的亲戚，我目前无法给他们写信，我会很感激，否则他们可能不理解。这三个人都是我最有希望的学生。对我个人、对教会来说，这都是一次悲惨的打击。到现在为止，我的学生有三十多个肯定都倒下了，他们几乎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943年8月24日

你们昨晚度过的时光，是多么富于生气。从看守长那里得知你们大家都很好，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的牢房在上层，警报期间，窗子总是大大地开着，因此我可以看清城南的那些可怕的烟尘火光。我并不是对个人的命运感到不满，但在空袭期间我不能不感到，被困在这里无所事事是多么荒唐。今天早上读兄弟会的这段经文是非常适当



的：“我要赐平安在你们地上，你们安然躺卧，没有人会受到惊吓。”（《利未记》26:6）

星期天夜里，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胃有点不舒服。昨天有些发烧，但今天体温已正常了。我刚才起来，只是为了写这封信，我打算写完后立即再上床，作为预防。只要有办法，我是不想在这里生病的。由于这里没有专门安排病号伙食，我能吃到你们送来的面包干和那袋饼干真高兴，我一直把它们留在身边应急。有一个护士还给了我一些白面包，这样我可以过得相当好了。在这里我最好有点这一类的东西来应急，也许一小袋粗面粉或者燕麦片都行，我可以自己煮一下。但是当你们收到这封信时，这个问题已成过去了……

1943年8月31日

最近这一两天，我已恢复正常，而且写了不少东西。完全沉浸在工作中几个小时后，突然发现自己是在牢房里，这时我得好一阵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是在这个地方，这似乎仍然难以令人置信。不论我对监狱生活的外部条件已经多么习惯，这一切似乎仍然很不自然。

观察一下这种自我适应的渐进过程是很有趣的。一周前，我得到了吃饭用的刀叉（这是一个新的让步），但它们已经显得几乎不必要了，用勺子吃面包等等已变得那么自然了。但是有另外一些事（比如我竟在狱中这个实际状况），是太不合理了，以至于不可能适应它们，或者说要适应它们至少是非常困难的。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有意识地去接受它。确实，应该有一些书来专门论述狱中生活的心理吧？

德布吕克的《世界史》读起来不错，虽然它似乎讲德国史讲得多了些。我已读完了《微生物猎手》，而且得到了极大享受。另外我又读了一些施托姆的书，然而我不能说它在总体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希望你们给我再送来一些冯塔纳或施蒂夫特的书……

1943年9月5日

前天晚上的事，不需要交换意见。窗外的景色是令人难忘的——青灰色的天空，等等。当看守第二天早上告诉我你们平安无事时，我是多么欣慰。我们竟然在这样的時候想到那些没有他们我们就不愿活下去的人，而忘却了我们自己的一切，这真奇妙。这使人意识到，

我们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是紧紧相连的，事实上，我们的中心在我们自己之外，我们不是一些孤立的个体。“它似乎是我的一部分”<sup>①</sup>，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在听到我的某个同事或学生倒下之后我常常体会到的那样。我想，人类的生命远远超出了其肉体的生存，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也许，一位母亲比之于其他的人，对此更有体会。在我看来，《圣经》里有两段话最为精彩地总结了这一点。一段出自《耶利米书》第45章：“看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另一段出自《诗篇》第60篇：“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

我希望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否有防榴霰弹的壕沟，从地下室开一个出口通到防弹沟是否可能。M.上尉就为自己开了一个出口。

我一切如常。因为空袭我已下移了两层楼，现在从我的窗口可直接看到教堂的塔楼，实在是太好了。大约从上周起，我已又能安心地写作了。我失去的唯一东西，是在露天中活动身体，为了任何一项值得干的工作，我一直非常依赖这种活动。但现在它不能持续下去了，这是主要的问题。

1943年9月13日

上次我说我想收到更多的信，今天就有了一沓信。你们可以想象我有多高兴。邮件到来的日子是一个印着红字的日子，它打破了狱中生活的那种乏味的单调。我已获准同来访者交谈，所以事情在开始好转。在前一两周可恼地拖延了邮件分发之后，现在我对此倒心存感谢了。你们来时，看起来好了一些，我很为此高兴。比其他任何方面都使我感到压抑的，是你们不能在你们如此需要假期时去度假。你们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离开——如果我也能来的话，该多精彩啊！

如此完全地依赖他人的帮助，是一种令人不自在的感觉，但至少它能教会一个人心存感恩之情，我希望我会永远记住这一课。在正常的生活中，我们几乎意识不到，我们得到的比我们付出的多得多，没有这种感激之情，生活不会丰富。与应该归功于他人帮助的东西相比，我们太容易过高估价我们自己的成就的重要性了。

前几天外部世界所发生的那些动荡事件使我深深感到，我应该待在我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目前，我的事情就是待在监狱中，我在此所能干的事情，也在不可见的世界中做了贡献，尽管那不属于积极服务的范畴。我常常想到舒伯特的《明尼希》和他的十字军。

余下的时间我都在读书，撰写我值得写的东西，我可以高兴地说，我从来没有片刻的无聊，尽管现在我已在此待了五个多月了。我总是没有空闲的时候，不过心里总有一种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的令人苦恼的感觉。

几周前，我曾请你们给我找几本新书：N.哈特曼的《系统哲学》和迪德里希公司出版的《马略与苏拉的时代》。现在，我还想要R.本茨写的《德国音乐》。我不想失去这些东西，在这里时能够读读它们，我会很高兴。K.F.在信中提到过一本为门外汉写的物理学书籍，并说要寄一本给我。我确实已经读完了这里的每一样值得读的东西。也许我往后只得再去读一遍让保罗的《少年气盛的时代》了。我在此的房间里这几本书。我认为我不应该再一次去纠缠它们，有很多好读书的人对它们思考得很多。但是尽管努力了几次，我仍总是发觉他的文风太守旧，而且过分冗长。不过，既然我们已处于九月中旬，我希望，这些愿望在得到满足之前就已经过时了。

1943年9月25日

如果事前被告知这一类事情可能会持续多久，那么我会欢喜得多。甚至我在狱中的工作，也有很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并且会做得更好。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受造的，所以每一天、每一周都很宝贵。虽然听起来可能很荒唐，但昨天我在先得到辩护许可，后来又收到正式逮捕证时，确实很高兴。这样，那显然是无目的的等待看来很快要到尽头了。尽管如此，这么长时间的监禁已成了我终生不会忘却的体验。……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写东西，并且发现我对非神学的作家也很感兴趣。我生平第一次发现，德语是多么困难，而糟蹋它又是多么容易……

把这封信读一遍后，我发觉它看起来很不愉快，这并非我的本意。由于我太渴望离开这里，我简直不相信已经浪费了一天。我在此

的这段时间会有什么结果，现在要说还为时过早。不过它是肯定会有某种结果的……

1943年10月4日

今秋的天气是多么愉快！如果你们，还有我，还有汉斯一家，都在弗里德里希布鲁恩，那该多好！但是肯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得不到他们所向往的东西。我不能同意第欧根尼的看法：至善就是无欲，或者，最佳的住所就是木桶。为什么我们要妄称所有的鹅都是天鹅呢？尽管如此，我确实认为，不拥有我们所向往的每样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有益的，尤其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然而，放弃对任何东西的愿望也可能是不对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会变得麻木不仁。但是对我来说，此时绝不会有那种危险。

刚刚收到C.的一封来信。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思想怎么一直执著于那个问题。对一个14岁的少年来说，数月之久不得不连续地给被关押在狱中的父亲和教父写信，那对他必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他对这个世界不可能还存有许多幻想。毫无疑问，这一切意味着他的童年结束了。请替我谢谢他的来信——我非常盼望能再见到他。

我很高兴你们为我找到了哈特曼的《系统哲学》。我将安下心来好好读它，这本书可以让我好几个星期都有事可干了，如果我所希望的中断在这期间没有出现的话……

1943年10月13日

我的面前放着你们昨天带给我的那一束漂亮的大丽花。它使我想起了允许我和你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它也使我想起了花园和世界的可爱。那天我偶尔想到施多姆的一节诗，它们似乎表达了我的心绪，它就像一首甩不掉的曲调，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虽然外面那个世界是疯狂的，

那基督教的或非基督教的世界，

然而世界，美丽的世界，

却绝对不可毁灭。

我深深感到，我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秋天的几枝花，狱中窗口望出去的景色，院中半小时的活动，在院子里，栗树和酸橙都显得很可爱。但是说到底，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由我们总想看见的那么几个人构成的，我们总渴望与他们在一起。……如果星期天我还能听到一席精彩的讲道——我在这里常常听到微风飘送进来的断断续续的唱诗声——那就更好了。

我又在进行大量的写作。对于所有这些我要完成的工作来说，一天似乎是太短了点——我在这儿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此“没有时间”干工作，“没有时间”做一些比较次要的事，这真是够奇怪的罢。每天早饭后（大约7点钟），我读点神学，然后写到中午，下午又读书，然后是一章德布吕克的《世界史》，然后学点英语语法（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最后，我又随兴之所至，或读或写……

1943年10月31日

今天是宗教改革纪念日，一个在我们时代很值得人们充分思考的节日。人们会觉得奇怪，路德的行动如何导致了与他的意图恰好相反的结果，这些结果使他生命与工作的最后岁月黯然失色，以至于他开始怀疑他所获得的每一件东西的价值。他的愿望是使教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都真正地团结一致，但结果却是二者统一的崩溃瓦解。他追求“基督徒”的“自由”，而结果却是无情和野蛮。他希望看见摆脱了教会特权的真正社会秩序的建立，而结果却是农民造反，紧接着是社会中所有真正的凝聚力及秩序的逐步解体。我从学生时代起，就记得霍尔与哈那克之间进行的那场关于在任何运动中最终获胜的是主要的动机还是次要的动机的辩论。那时我认为霍尔是对的，他坚持认为是主要动机获胜。今天我敢肯定是他错了。一个多世纪前，克尔凯郭尔就说过，如果路德还活着，他肯定会说出与他在16世纪时说出的完全相反的东西。我认为他是对的——有保留地认为。

现在我想再提个请求。你们能给我购买下列书吗？沃尔夫·迪特里希·拉施的《短篇小说读本》（基彭豪尔公司1943年出版）、威尔海姆·冯·肖尔茨的《叙事诗》（特奥多·克瑙尔公司1943年出版）和弗里德里

希·列克-马勒策文编的《8世纪情书集》（凯尔公司1943年出版）。这些书的印数都不大，因此必须立即去订购。

不久前，我的风湿病发得很厉害，以至于不靠帮忙我不能从椅子上起来或者抬起手来吃饭。不过他们立即让我到病房进行电疗，现在已好多了，尽管自五月以来我从未完全摆脱这个毛病。对于这个毛病，我以后还能怎么办呢？ .....

1943年11月9日

施蒂夫特选集使我又惊又喜。因为选集主要由他的书信之精华部分组成，它对我来说几乎是全新的东西。这十天来我的压倒一切的兴趣是《韦提科》，我害得你们十分麻烦地到处寻找，后来却在这儿的图书馆发现了它，这是我期待着最终发现它的地方。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它那一千页书——它不能跳跃过去，而只能静静地阅读——完全与他们无关，所以我也不能肯定是否向你们推荐它。但在我看来，它是我所知的最美的书之一。他的风格和特征描写之纯净，给人一种少有的、独特的满足之感。我真该在14岁时就开始读这本书，而不是读什么《罗马之战》，然后和这本书一起长大。它肯定是极其独特、自成一类的。我真想拥有它，但几乎不可能得到它。迄今为止，能够给我留下任何可与之相比的印象的历史传奇，只有《堂吉诃德》和哥特赫尔夫的《贝尔纳·盖斯特》。我又试读了一次让·保罗的书，但仍然读不出什么味道来。他轻率而又矫揉造作，我怎么也摆不脱这种感觉。作为一个男子汉，他一定也是个很讨厌的人。像这样在文学发现中航行，是很愉快的，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么多年的阅读后还会碰上使人兴奋的东西。也许你们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吧？

几天前我收到了 R. 的来信，我为此非常感谢他。看到他在富特宛格勒音乐会上的节目，真让我垂涎欲滴。我希望我不会忘掉，呆在这儿时还剩下的那一点音乐技巧。我常常非常渴望能听一曲三重奏、四重奏，或一曲夜歌。我的耳朵渴望着来点变化，不要再听这幢房子里的声音，在这儿呆了7个多月，这实在是足够了。但是当然不用说，那只能期待。然而，最好的事情是，我在这甩一切正常，我还有许多小小的愉快，并设法总是保持欢乐。所以，每天，我都有许多事情是值得心存感激的。

1943年11月17日

今天是忏悔当我在提笔写这封信时，S.们正在听《B 小调弥撒曲》多年以来，我一直把它和这个特殊的日子相联系，正如把《马太受难曲》与耶稣受难日相联系一样。对第一次听到它的那个夜晚，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时我18岁，刚从哈那克讨论班出来。他刚刚非常善意地讨论了我的第一篇研究班论文，还说，他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成为教会史方面的专家。当我进入爱乐大厅时，心里还在想着这些。大厅里，伟大的《上主矜怜我等》刚刚开始。刹那之间，它从我脑子里驱除了其他的一切：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受。今天，我在脑子里一点一点地奏完了这整部作品。我很高兴S.们能够听到它，我最钟爱的巴赫作品。

(1) .与下文所说的《马太受难曲》均为来自塞·巴赫所作名曲。——译者

(2) .《上主矜怜我等》，这是常规弥撒曲程式的第一部分。——译者

现在已接近傍晚，屋里安静极了。所以我能不受妨碍地追踪我的思想。在这一天中，我不断发现人们在工作时竟会发出这么大的声响。毫无疑问，人们生来就是如此。就在我的牢房外面，有一种 *fortissimo*，这简直不是搞正经研究的恰当环境。

上周我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读歌德的《列那狐》，说不定它也能使你们开心。

1943年11月28日降临节

目前，我不知道我的信是如何到你们手中的。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但因为今天是降临节，我这个下午太想给你们写信了。阿尔特多费尔的耶稣诞生图，他画的神圣家庭和一幅已破烂的房子下面的马厩，在今年十分引人议论——他如何能在400年前就用这种方式来否定传统呢？他的意思是，圣诞节能够并且应该在这样的条件下来过吗？无论如何，那是他给我们的信息。我很乐意地想象，你们正和孩子们坐在一起过降临节，就像许多年前常和我们一起过的那样。唯一的不同是，我们今天更强烈地进入了它的境界，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能持续有多长久。

当我想到你们要过一个多么可怕的晚上，一个真正令人畏惧的时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和你们在一起，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我不能明白我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被关起来无所事事。我希望它快快结束，现在就结束，不要再拖延了。尽管如此，

你们还是不用担心我。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将更加坚强。

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长期等待着的对附近的波尔泽克的袭击终于来临了。人们禁不住会去期望（尽管这种期望不很合乎基督徒的精神），我们住的地区能有一段时间免遭轰炸。这并不令人愉快，在我被释放之后，我想要提出一些建议，以便改进像这种非常时期中的监狱的组织工作。我窗户的玻璃居然一块也没有破碎，这真是个奇迹，而附近几乎所有的窗子玻璃都震碎了。这种情形对别的人来说，就是使他们的室内冷得可怕了。由于监狱的墙有些被炸坏了，所以所有的户外活动都暂停了。空袭之后如果我们还能互通信息，那该多好啊！

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享受H.W.利尔的《古代历史》。也许你们在很早以前就记得这本书了。今天它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尽管它仍然是本好书，读起来是一种享受。这本书也很适合给孩子们朗读。我似乎记得家里曾有过他的一些著作，但它们也许已被处理给旧货商之类了。

如果你们能给我送那本关于迷信的书来就好了。在这里，他们已开始用纸牌来算今夜空袭的概率了。在这种时候，看看迷信是如何盛行，有那么多人都准备听，至少是用一边耳朵在听，是很有趣的。

1943年12月17日

我已经在写圣诞贺信了，这样可靠一些。如果与所有的期望相反，圣诞节时我仍将呆在这里，过去的八个半月使我认识到，没有料到的事情会发生，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则必须以理智之牺牲去接受，尽管这牺牲是十分完全的。而理智则仍然在走着它自己的愉快的路。

我不会让这个孤独寂寞的圣诞节害得我沮丧抑郁。在我一生中，在西班牙、非洲、美国和英国度过的其他若干个不寻常的圣诞节之中，它将自有独特的地位。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不会怀着羞愧而会以某种自豪来回顾这个圣诞节。那是任何人都不能从我这里拿走的唯一东西。



当然，你们禁不住会想到我是在狱中过圣诞节，这肯定会往你们在这些日子中一直在等待的几个小时的快乐之上投上一束阴影。我所能做的，只是向你们保证，我知道你们像我一样，将以同样的精神来度过这个节日，因为在圣诞节应该如何度过的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对圣诞节的态度是我从你们那里得到的遗产，所以，情况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们我是多么渴望获释，多么渴望再见到你们大家。但是，多年来你们已给了我们这么多的那样可爱的圣诞节，所以，我们那充满感激的回忆是如此强烈，足以用它们的光辉照亮这一个较黑暗的节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了：拥有一个过去，拥有一份不受眼前的变迁和偶然因素所束缚的精神遗产意味着什么。一份可以追溯到若干世纪之前的精神遗产，是面对一切世间的压力和紧张时最好的支持和安慰。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这种力量之储存，他就不必为对丰富而高贵的过去的回忆所引起的柔情而羞愧，因为在我看来，这类情感恰恰属于人类当中较好和较高贵的那个部分。那些坚持无人可以剥夺的价值的人，并不会被这种情感压倒。

对于基督徒来说，在牢房中过圣诞节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我敢说，比起在那些节日所留下来的只有其名称的地方来，它在狱中具有更多的意义，可以用更大的诚意去庆祝它。苦难、不幸、贫穷、孤独、无望以及罪过，在上帝的眼中完全不同于人的看法，上帝会降临到人们通常憎恶的地方，基督因为那个客店没有他的地方而生于马厩——关于这些事情，囚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对囚徒来说，圣诞故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一个喜讯。这种信仰使他得以同圣徒交流，赋予他以超越时空限制的团契，并且便在此被监禁的岁月变得微不足道了。

在圣诞节前夜，我将会非常想念你们大家，我要你们相信，我也将会有几个小时的真正欢乐，我将不会允许我的烦恼占上风。……

当一个人回忆起柏林有如此之多可怕的时间时，这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使他明白，有何等多的东西值得感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安静的圣诞节，很久之后，孩子们还会回顾它。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也许这是第一次理解了圣诞节的真正含义。

1943年12月31日

圣诞节已经过去。它给我带来了几个小时的安宁，唤起了对过去的许多回忆。你们和全家人都躲过了严重的空袭，我对此的感谢，以及我对我在不久的将来再见到你们大家的信心，都大大超过了我的所有烦恼。我点亮了你们和M.送来的蜡烛，读了圣诞的故事和一些优美的颂歌，并自己哼唱这些颂歌。这使我想到了你们大家，希望你们能在过去几周的动荡之后，可以享受安宁的一两个小时。

新的一年也会有许多的忧虑和烦扰，然而我相信，我们在这个新年除夕，可以怀着更大的信心来歌唱这一节新年圣歌：

把苦恼灾殃之门快快关上，

并且让每一个地方欢乐与和平之泉汩汩流出，

这样可以伴止那流血杀戮。

我知道，再没有什么祈祷或希望比这更大的了。

1944年1月14日

.....我正坐在打开的窗前，阳光倾泻进来简直像春天一样。我把这视为一个好兆头，这里新的新年的可爱的开端。与去年那么多的麻烦相比较，今年可能只会更好。——我现在一切均好。我发现现在更容易聚精会神了，我正在真正地享受狄尔泰的著作。

1944年2月20日

请原谅我过去几周当中没有定期给你们写信。我曾期待得到关于我的案子的某种确定的消息，所以我一天天地推迟了回信。他们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到1943年6月，一切都可以定下来，后来正如你们还会记得的，又说最迟在9月即可定下来。但是现在，事情一月又一月地一拖再拖，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我敢肯定，只要他们去着手处理，整个的事情就会一目了然，没有丝毫困难。想想看，外边还有多少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要想耐心和理解，是多么的困难。我有时觉得再不写信，保持沉默还更好些。因为首先，我混乱的思想和感受只会造成语无伦次，其次，我写的东西在其到达其目的地时早已时过境迁。要对事实保持清醒，从脑子里清除幻想和想象，仅仅满足于事情

的真相和现状，是要费不少努力的。因为，在外部原因被掩盖在神秘之中的地方，人们不能不感到，必定有某种内部的、不可见的原因在起作用。此外，我们这一代人不再像你们那一代人一样，能够期待这样一种生活，它可在职业和私人活动中找到充分的用武之地，从而达到完满与平衡。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你们生活的榜样尚在我们眼前，这使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生活之支离破碎。然而，正是这种支离破碎，指出了一种超越于人的成就之限度的完满。这就是我那么多的学生之死以一种特殊的力量带给我的东西。即使我们的生活，正像我们的房屋被炸弹炸成碎片一样，可以被各种事件的压力压成碎片，应该能看见那设计一切计划一切的方式，应该能看见我们曾使用什么材料来进行建设，我们本该使用什么材料，假如我们活着的话。

1944年3月3日

我想你们已从M.那里听说，我上次说到我们的口粮定量如何已被削减，这个问题我们几乎从未提到过。这使得我们的食物十分短缺，我有时甚感饥饿。但这也许部分地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几天前我患了流行感冒，当时几乎不想吃任何东西。然而，你们又一次来营救了我，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肚子吃饱以后，世界看起来就都不一样了，而且肚子饱后工作起来也更容易。尽管如此，想到在你们整天要干那么多事，比我更迫切需要精力的时候夺走了你们的食物，真不是滋味。现在又是阳春三月了，你们却始终尚未外出度一个假日。

我一直在读哈那克的普鲁士科学院史。在某些方面，它是很值得一读的，但有时又使人感到压抑。今天，很少有人对19世纪有真正的兴趣和共鸣。当代的音乐从16世纪和17世纪吸取灵感，神学从宗教改革吸取灵感，哲学从圣托马斯·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吸取灵感，而时髦的世界观则企图返回条顿民族的过去。很少有人略微想想，在过去的这一个世纪中，我们自己的祖父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知道的东西，有多少已经被忘却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人们会对那个时代的丰富多产大为吃惊，而现在，被轻视的是那么多，所了解的又是那么少。

你们能为我弄到狄尔泰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世界观和对人的分析》一书吗？

1944年4月26日

这是我在狱中度过的第二个春天，它与去年的春天大不一样。那时，我的一切印象都还新鲜而又生动，对于艰难与欢乐的感受都比较强烈。自那以后，发生了某种我从来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现在已习惯了它。使我迷惑不解的只是：是麻木之增加多一些呢，还是体验之澄清多一些？这也许是依关系之不同而不同的。我们感到麻木的事情很快就被忘却了，是因为它们琐屑平凡，而那些我们有意无意地消化吸收了的事情却永远不会忘却。强烈的体验使它们变成了确定的事情，坚定的信心和未来的计划，因而它们变得对未来的生活十分重要。

在狱中呆一个月与呆一整年毕竟有所区别。一年不仅仅带来了有趣而又强烈的印象，而且它打开了生活的一个全新和影响深远的一方面，同时我敢肯定，要能够消化吸收生活的这种特殊的方面，需要某种内心的前提，而且我认为就其精神发展而言，长时期的监禁对于年轻人是极端危险的。监狱生活的印象是如此地压倒一切，以至于排斥了其余的很多东西。你们不断的看望、来信、和包裹给了我安慰，你们的问候给了我欢乐，为所有这一切，我必须感谢你们。这一切永远不会失去芳香甘醇，它们每一次都重新鼓舞我，使我把在此的时间利用得更充分。你们能设法弄到奥尔特加·乌·加塞特的新作《历史危机的性质》吗？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他较早的著作《作为体系的历史》，以及H.普菲费尔的《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希望我们很快就会重逢！

祝你们一切如愿。

你们的心存感激的

迪特里希

五

给一位朋友的信，诗歌、杂感断简

1943年11月18日

既然你就在附近，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封信。你当然知道，甚至牧师来看我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一下，关于我你们可以知道些什么。在最初的12天，我被作为一个危险的罪犯处理并被隔离，甚至直到今天，我周围的牢房关的都是带着手铐等死的人。在这段时间，保罗·格哈特给了我极大帮助，远远超过我所梦想的。《诗篇》和《启示录》对我的帮助也同样大。它们帮助我挺住了每一项严酷的精神考验。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知道我如何经常地几乎要屈服于忧郁症即（忧郁与悲伤），及其对灵魂的种种破坏性影响的人。那时候我怕你会因此而为我担忧。但从一开始我就告诫自己，我不会服从无论是魔鬼还是人的要求——它们必须忍耐这一点——我希望我能将我的决心坚持到底。起初我非常惶惑，不知这是否真正因为基督的缘故，我向你吐露了我的一切悲伤，但我很快就把它看成一种诱惑而抛在脑后，并下决心把面对最坏的情况看成我的责任。于是，我变得对这一切相当满足了，而且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①

我曾因没有时间来完成我的《伦理学》而烦恼（它可能暂时被没收了），想到我已告诉了你那些基本内容，这是一种安慰，即便你忘掉了我对你说的东西，它们也毫无疑问会以某种方式或某种形式再次出现。毕竟，我的那些思想还只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

不能同你一起接受圣礼，我也曾失望过，因为我对此期待已久……。但是我知道.虽然我们不能以有形的形式接受它，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已接受了，而且我们会为此高兴和满足。但我尚时确实想这么告诉你。

我一直坚持每天读圣经，刚有可能时，我就已尽快地开始了非神学的工作。我已把《旧约》读了两遍半，学到了很多，然后我开始着手一篇论“对时间的感受”的文章，打算整理一下对我自己过去的回忆，在那时的环境中，时间很容易见得空虚，很容易被浪费。但后来写的不止这些了。

然后我开始进行一项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的大胆工作，写一篇关于一个当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小说。其背景是我们关于这个主题经常进行的谈话和我自己的切身经历，简言之，它的宗旨是根据基督教来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恢复名誉。这种生活我们两人在自己的家庭中都很熟悉。情节大致说的是，有两个家庭生活住在同一个小城市中，两家彼此和睦友好。随着两家孩子的成年，这两个家庭逐步承担了官方职位的责任。

他们各以其不同的能力和身份——市长、医生、牧师、教师、工程师——努力地共同为那个社区的利益而工作。你会认出许多熟悉的特征，而且你也进入了其中。但是我在开了头之后进展并不很大，主要原因是我对获释的希望不断成为泡影，这使我难以集中精力。但这小说给了我极大的愉悦，我真希望能同你每天商讨它。我对它的牵挂比你能想象的更多。……

除此之外，我还写了一篇论“说真话”的文章，目前我正试着辑录一些祈祷文供狱中使用。奇怪的是，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可用。我希望在圣诞节时把它们分发出去。

现在谈谈我读书的情况。我们从未一起读过施蒂夫特的书，这真是一大憾事。它对我们的交谈本来是会大有帮助的。我们只好把我们的交谈推迟到以后了。但是关于施蒂夫特，我想告诉你的很多真不知道何时能谈！我已经立下了遗嘱，并把它给了我的律师，以备最坏的事情发生。然而，我知道，你的危险完全可能比我的更大。我会每天都想念你，祈求上帝保佑你平安，并让你重返家园。……我真想知道，假如我被宣判无罪并被释放，又不得不入伍的话，那我是否有机会进入你那个团？那样该多好啊！不过，根本不用担心我是否会被判死刑——人绝不可能知道什么事将会发生。这事根本不会使我苦恼，除非我不得不坐在这里几个月等待着死刑的执行，那倒是不会令人愉快。可是那样说来，有多少的事并不令人愉快啊！我可能被据以定罪的指控是如此的无可指责，因此，我实际上应该为之而自豪。尽管如此，我仍在希望，如果上帝保佑我们不死，我们至少可以共度复活节，共同再聚首。……

无论如何，让我们允诺保持真诚并为对方祈祷吧。我将祈祷让你在经历这一切考验和诱惑的过程中得到力量和健康，坚韧和保护——你也要为我做同样的祈祷。如果我们注定不能再见，让我们以感激和宽恕之心相互问候直到最后——愿上帝允许我们有一天在他的宝座面前站在一起，互相祈祷，一起崇拜，一起感恩。

……我在这里最大的困难（我想也是你的最大困难），似乎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参见《耶利米书》31:26!）。我现在只简单地为了获释而祈祷。这里有一种决不是基督徒的虚假惰性。我们基督徒不必因为表现出一点急躁、渴望和对于不正常的命运的不满而羞愧，也不必因为对

自由、世间幸福和工作机会的巨大渴望而羞愧。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一致的。

我要说，尽管有（或者恰恰正因为）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正在经历着的这一切，我们仍将一如既往，不是吗？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正在这里走向死亡——对我来说，死亡的危险以前从来不比现在少。我想这话也适用于你。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相互交谈自己的体验，该是多么快活！我常常为仍然未获自由而发火。

为狱中同伴编的祈祷文

1943年圣诞节

早祷文

啊，上帝，

清展，我向你呼唤。

请帮助我祈祷，

让我只想着你。

我不能孤独地祈祷。

在我心里，只有黑暗，

与你同在，就有光明。

我孤孤单单，但你不会离我而去。

我内心软弱，但你不会离我而去。

我坐卧不安，但你同在，就有安宁。我心中悲苦，但你同在，就有耐心。条条道路，都超出我的理解，

但你知道适合我的路。

啊，天父，

我赞美你，感谢你，

为了这夜的宁静。

我赞美你，感谢你，

为了这新的一天。

我赞美你，感恩于你，

为了在我一生中你的仁慈与信实。

你赐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福祉，

现在让我从你手中接受磨难。

你所加诸于我的，

不会超过我能承受的。

你使一切事物共同作用，

为了善，也为了你的儿女。

主啊，耶稣基督，

你曾像我现在一样，

凄惨不幸，

作一个囚徒，被人抛弃。

你知道人的一切苦痛，

当其他人都把我抛弃，

你却与我守在一起。



你不把我忘记，而是寻找我。

你愿意让我认识你，转向你。

主啊，我听到了你的呼唤，我紧跟着你 你会助我一臂之力。

啊，圣灵，

请赐予我信仰，它能让我避开绝望， 把我从肉身的贪求中解救出来。

在我心中注入对你和对人类的爱，

它能扫除所有的仇恨与痛苦。

请赐予我希望，它能把我从恐惧与怯懦中解救出来。

啊，神圣的仁慈的上帝，

我的造物主与救世主，

我的法官与救星，

你了解我及我所做的一切。

你憎恨邪恶惩罚邪恶，

不管他是在此世还是来生。

你宽恕人们的罪过，

只要他们从心底祈求宽恕。

你热爱良善，在此世以纯净的良心奖励，

在来世以正义的桂冠授与。

在此让我向我所爱的一切人们，

我的狱中伙伴，以及在狱中艰辛服务的人们致意。

主是仁慈的。

使我恢复自由吧，

使我继续生活吧，

这样我可以回应你，回应这个世界，

主啊，无论这一天会带来什么，

愿你的名字都得到赞美。

阿门。



我熟睡时，上帝守护在身旁，

思念并恢复了我的灵魂，

于是每一次再见到晨光，

爱与善都保全了我的心身。

假如上帝不在这里，

假如他的脸不是这么近，

那么我就逃不脱恐惧。

一切事物都短暂有限，

只有上帝的爱永存。

(保罗·格哈特)

晚祷文

主啊我的上帝，  
感谢你关上了这一天的大门；  
感谢你给了我身心的安宁。  
你的手在我头上，  
卫护了我，保全了我，  
宽恕了我的信心不足，  
以及这一天犯下的罪过，  
帮助我饶恕了所有对我作恶的人。  
在你温柔的关怀下，  
请赐我一夜的安眠，  
保护我免受黑暗的诱惑。  
我把我所爱的人以及住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  
把我的肉体与灵魂，  
都交在你的手中。  
啊上帝，愿你神圣的名字受到赞美。  
阿门。

★ ★ ★

每一天都要告诉另一天说，  
我的生命不过是一个旅程，

在走向伟大而无限的生命。

啊，永恒之甜蜜，

愿我的心越来越热爱你——

我的家园并不是在无常时世的争斗之中。

(特尔斯特根)

苦恼时的祈祷文

落在我身上的不幸是如此巨大；

我的忧虑要将我压垮，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啊上帝，发发慈悲帮助我吧。

赐予我力量，去承受你的安排，

不要让恐惧统治我的心灵。

你作为充满爱心的父亲，

请眷顾我所爱的人们，

我的妻子和儿女。

啊，仁慈的上帝，

宽恕我所犯下的一切罪过，

对你和对人类同胞犯下的罪过吧。

【更多付费资源免费分享微信：boksharer；如号满，可电邮  
booksharers@163.com】

【更多付费资源免费分享微信：boksharer；如号满，可电邮  
booksharers@163.com】

我坚信你的恩典，  
并把我整个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中，  
请按你视为最好，对我确实最好的方式处置我  
无论我是生是死，  
我都不离开你，  
你也与我同在，我的上帝。  
主啊，我期待着你的拯救，  
等待着你的王国降临。  
阿门。

★ ★ ★

【更多付费资源免费分享微信：boksharer；如号满，可电邮  
booksharers@163.com】

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的岗位上，  
面对着这个世界，  
都该自由主动、勇敢坚强；  
即使是死亡逼近，他的心灵也要毫无畏惧、不屈不挠，  
善良而又平静。  
因为死亡也不能毁灭。

只是在痛苦中才能解脱，  
才能打开那欢乐的宫阙，  
把痛苦之门紧紧关上。

在那光明的路上，  
我们将得到整个天堂。

(保罗·格哈特)

致友人的信

1943年11月20日

如果圣诞节过后我竟然还呆在这里，你也不必为我担心。这个我真的不会怕。一个基督徒即使在牢房中也能过圣诞节，而且比在家里过更容易。我已得到允许接受探视，这是我最应感谢的。这一次我想不会有什么麻烦了。我未敢要求你为此做些什么。只希望届时它能实现。但你知道，即便在最后一刻遭到拒绝，想到你曾经努力过也是一种愉快，同时它只会使我们暂时对某些人更生气（某些人指罗伊德博士）（有时我认为，我对这整个事情生的气不够多）。所以，如果事情结局是那样，我们就吞掉那片苦药罢，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毕竟在逐渐习惯这类事情。在我被捕时我曾见到了你，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还讲一点——关于我的日常生活。我和你起床的时间相同，我的一天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你到处奔走磨破了鞋底时，我却老是坐着磨破了裤子。我阅读《人民观察员报》和《帝国》，我还认识了一些很好的人。每天他们都带我进行半小时的活动，下午他们给我治疗风湿症——我得说，他们对我很有礼，但这对我似乎并不十分有益。我一周一次从你那儿得到最美味的食品包裹。为这些食品，还有你出外时寄给我的雪茄和香烟，我真该好好感谢你。我只希望你能吃得饱——你常常饿肚子吗？那种可怕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除了你们大家之外，我在这里无所牵挂。我希望你和我又能一起演奏G小调奏鸣曲，一起

唱舒茨的歌曲，你又能给我读《诗篇》第70篇和第47篇。这些事情，你曾作得多么漂亮啊。

我的牢房正在冲洗。在冲洗时，我可以给那位清洁工一些东西吃。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前几天被判处了死刑——这使我十分震惊。在这7个半月里，可以知道很多很多事情，尤其在这里人们会看到，一点愚蠢的微不足道的行动，竟会引出可怕的重大后果，我认为，长期的监禁对大量的囚犯起着一种降低其道德水平的作用。我一直在构想一种可供选择的刑罚体系，其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其犯罪的那个范围内受到惩罚。例如，不请假就缺旷，则取消一切假期；非法佩带奖章，则延长在前方的服役期；抢掠其他士兵，则暂时挂一个写着这些人是贼的标签；做黑市交易，则减少其口粮，等等。《旧约》从未以剥夺人的自由来惩罚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呢？

1943年11月21日

今天是休战纪念日……然后降临节就要到了，随之而来的是你我对此的一种愉快的回忆。……监狱生活使我对降临节想得很多——我们等待着、期望着、磨蹭着，但到头来所做的一切收效甚微，因为门是关上的，它只能从外边打开。这个想法刚才出现在脑子里。但你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特别喜爱象征主义。我必须告诉你其他一些事情，也许它们会令你惊讶。一件是我确实很想和其他人同桌用餐。你送给我的礼物在此获得了一种圣事的价值；它们使我想起我们一起坐在桌边用餐的时光。也许，我们把同桌用餐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桌边的伙伴情谊是上帝之国的现实之一。另一件事，是我发现路德的这一忠告大有帮助：我们应该以划十字来开始我们的早晚祈祷。这里面，有着某种客观的因素，而那正是我在此非常需要的。不用担心，我从这里出去时不会变成一个homo religiosus（宗教性的人）！正相反，我对宗教性的怀疑和厌恶比过去更甚了，我常常想起以色列人为什么绝不说出上帝的名字。对此我能理解得比过去好得多。

我还发现德尔图良、西普里安和其他的教父们非常有趣。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宗教改革家们更切近于时代，关于他们，还有一件事是，他们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搭起了一个共同的讲坛。

.....至于我的案子，如果完全以法律为依据，我相信根本不可能给我定罪。

1943年11月22日

.....请告诉我，在决心不理睬那些诬告后，你和那些士兵们相处得怎样？在这里，有好几次我曾为某些人的傲慢无礼而申斥教训他们，他们是那么地目瞪口呆，从此再不给我找什么麻烦了。我对这类事感到很开心，但我也知道不该对此太敏感。看到那些不能自卫的人被呵斥挨臭骂，我会十分气愤。某些人身上这种施虐狂的倾向，会刺激我好几个小时不能平静。

.....《新歌谣》这本书，我一两天前才到手，它带来了许多令人愉快的回忆。你看，我总是在想着我要与你摆谈的许多事情，而且，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旦重新开始，我发现就很难停下来了!.....

1943年11月23日

昨晚的空袭并不令人愉快。我那时一直在想着你。在这种时候，监狱的生活真不是开玩笑的。我十分希望你将会重返S.。昨晚警报响时，看见那些刚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那么紧张慌乱，真叫我吃惊。

1943年11月24日

昨天空袭后，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我对后事的安排，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我希望你以你通常的毫不多愁善感的态度来读这份东西。

1943年11月26日星期五

这终于真的实现了！确实，这是太短了，但没有关系。即使有一两个小时，也不会够的。在这里这么长期的与世隔绝之后，我们变得如此地敏悟，以至于即便是几分钟，也给了我们足以度过后来的一长段时间的思维食粮。我将会经常想到，离我最近的也是最亲密的四个人如何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后来，当我回到我的牢房后，我来来回回踱了一个小时，我的饭放在桌上等着我，直到全凉了为止，最后，当我明白自己不时在念着“太精彩了”的时候，自己也不禁笑了！我从来不喜欢称什么东西为“无法形容的”因为如果你要努力清楚地表达自己，你



就根本不需要用这个词，但是在那个时候，今天上午看来就是一个“无法形容的”上午。卡尔的雪茄就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就是真正无法形容的东西！难道它不是十分亲切、并且使人想到他，还有V吗？②你看见了他们，多么精彩！而且，这些都是我最喜爱的汉堡沃尔夫牌雪茄。在日子好过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种雪茄。在我身边，一个盒子上面，有降临节的花冠，你送的那些大鸟蛋则放在架子上，可供我以后几天作早饭。我说你不该克扣自己的鸟蛋给我时，已经没有用了，但那确实是我所想到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它们高兴。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我第一次探视一个囚犯时的情况——那是去看弗里茨·翁纳施，你和我一起去的。我想那时候我是把事情看得很糟，尽管弗里茨非常高兴，状况也很好。我希望你今天来过这里后，也不会认为事情很糟糕。以为监狱生活就是没有止境的折磨，那就完全错了。事情远远不是如此。而且，像你今天这样的探望会使这里的生活轻松好些天，即使这种探望唤起了遗忘已久的回忆。但那也没有什么害处。它又一次使我想到我曾有过那么多的幸福，给了我新的希望和决心。我非常感谢，既感谢你，也感谢其他所有的人。

1943年1月27日

在此期间，我们遭到了等待多时的对波尔西克的空袭。看到那些领头的飞机扔下的曳光弹，好像圣诞树一般，直接从我头顶上降下，真叫人惊叹。各个牢房中囚犯们的叫声非常可怕。我们没有死一个人，只是有些人受伤，但我们花了一个钟头才把他们包扎完毕。此事之后，我可以一倒下就进入梦乡。人们都在公开地谈论自己当时是多么害怕。我真不知道对此该说些什么。当然，恐怖是我们应该为之感到羞愧的东西，除非是在忏悔之时，否则我们不应该谈论它，若非如此，它肯定就包含着某种表现癖。另一方面，天真坦率也可能起一种完全消除敌意的作用。然而，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还存在着一种玩世不恭的直率，这种直率一般与酩酊醉态和下流无耻相联系，它是混乱的征兆。我有时会想，恐惧是人的一种阴暗面，是一种应该隐藏起来的东西。我还得进一步思考它，我不怀疑关于这个问题你有自己的见解。战时的生活是够残忍可怕的，但如果我们努力活了下来，那我们肯定得有某种东西据以重建国际社会，即根据基督教的原则，既从物质方面，又从精神方面来进行重建。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些记忆保存在心中，让它们开花结果，不让它们浪费掉。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一个发怒的上帝的惩罚。这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征兆。“今天，如

果你们愿意听到他的声音，你们的心就不要冷酷无情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繁重的，我们现在就必须为之作好准备，这样当它们降临时，我们就能从容应付。

1943年11月28日

降临节的星期日。——它以一个和平安静的夜晚作为开端。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时，第一次从《新歌谣》中查出了我们喜爱的降临节赞美诗。我一哼唱这些颂歌中的任何一首，就不能不想到芬肯瓦尔德、施伦维茨和西古兹霍夫。今天一早，我举行了主日礼拜仪式，把降临节桂冠挂在钉子上，把利比画的耶稣诞生图挂在中间。早餐我吃的是你送来的第二只鸵鸟蛋——我很爱吃！紧接着我被从牢房中带出去讯问，一直搞到中午。近来的空袭带来了一连串不幸——一块地炸开了二十五码，窗户和电灯都震碎了，囚犯们尖叫呼救，但除了我们自己以外，谁也不理睬这一切，尽管在黑暗中我们是无可奈何，还有，人们在打开那些最可怕的罪犯的囚室门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你绝不会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用椅子腿来劈你的头，企图逃跑。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情况就并不好了！空袭之后，我花了些时间，写了一份报告，强调了在空袭期间配备可用的急救设施的重要性。我希望它会起点作用。能够为一般的福利作点贡献，哪怕这种贡献很小，我也会感到高兴，尤其是如果我的建议可能得到采纳的话。

顺便说一句，我忘了告诉你，昨天下午在守卫室进行一场愉快的谈话时，我抽了沃尔夫雪茄。那香味简直妙极——太感谢了。自从空袭开始，香烟的处境就变得多灾多难了。包扎受伤者时，他们都要求给一支烟，医务人员和我事先就已经用完了好多香烟。所以，我更为你前天随身带来的东西而感谢你。

这里的窗玻璃几乎全震碎了，人们在自己的牢房里坐着，都快冻僵了。当时我离开牢房时，恰巧忘了打开窗子，所以它们仍完好无损。我为此感到高兴，尽管这也使我更为其他人深感不安。你在家过降临节，这真是太好了！我可以想象，此时你们第一次在一起唱着赞美歌。这使我想起了阿特多费尔的耶稣诞生图和这一节诗：

那马厩闪着光清洁亮堂，

那天夜晚送进来一种新的光芒。

现在黑暗只得消失退隐，

因为这光芒之中的信仰必将留存。

还有这降临节的旋律：

虽然不是用通常的四四拍，但是用激荡人心充满期望的韵律，这更加适合这段经文。写完信后，我要去读H.W.利尔的另一篇脍炙人口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些故事很有趣，它们很适合大声地向家人朗读。什么时候你该设法弄到它们。

1943年11月29日

这个星期一很不寻常。通常，在星期一的早上，走廊上的叫喊声和咒骂声最为厉害，但自上周的经历之后，甚至最爱喧闹的那几个人也被抑制住了，这是个人们不能不注意到的变化！现在，说点让你感兴趣的事罢。在那些可怕的空袭期间，特别是上一次，窗户由于地面上的爆炸而震碎，架子上橱柜上的瓶子和医药用品掉到了地上。在那段时间中，我躺在地板上，处于完全的黑暗之中，对于能平安度过这一切几乎不抱什么希望。然而，关键就在这里——这竟使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地回到了祈祷之中，回到了圣经之中。在我见到了你之后，就更是这样了。我的监禁生活在许多方面所起的作用，都像一种虽然激烈却有益于健康的治疗方法。但只有等我们再相会时我才能告知你详情。……罗伊德起初曾经过分地肯定他自有办法对付我，而现在，他不得不满足于一种如此荒唐无理的控告，这不会给他带来什么荣耀。

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当中，我一生中头一次知道了我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安慰和帮助是如此之多。……我们常常想要亲自去干每一件事，但那只是虚荣骄傲的表现。即令是我们亏欠他人的东西，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想要算算我们自己学到了多少，我们欠别人多少时，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非基督教的.而且是无用的。我们自己所具有的东西和我们欠他人的东西，使我们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我想告诉你这一点，因为我刚才发现它，尽管不能说是第一次，因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所有岁月中，我们已隐然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临降节第二周日。

我是如此想要同你聊天，这样来度过安静的星期天上午，因此，我要提笔写这封信，尽管我不知道你能否收到它，如果能，是在何时何处收到。我想知道我们两人将在哪里过圣诞节，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圣诞节。我希望你能成功地把圣诞节的欢乐传递给你的士兵伙伴们。因为欢乐和满足与恐惧和惊慌一样，是可以相互传染的。我敢肯定，只要我们不卖弄夸耀，而是真实诚恳，这样一种精神就能够给予我们巨大的道德权威。人们需要一根固定的杆，以便能看清方向。我认为我们两人都不是那种爱卖弄夸耀的人，虽然那与来自上帝恩典的勇气无关。

我的思想和情感似乎越来越接近旧约圣经，毫不奇怪，在过去几个月中，我读旧约的次数比新约多得多。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上帝之名的不可言说时，他才能说出耶稣基督之名。只有当一个人热爱生活热爱世界，深感没有它们就万事皆空时，他才能相信复活，相信一个新的世界。只有当一个人服从律法时，他才能谈论恩典。只有当一个人看到上帝的愤怒和惩罚，就像一些可怕的实在的东西悬在他的敌人头上时，他才能知道爱他们和宽恕他们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想要很快地直接地达到新约的要求，那不是基督教的做法。以前我们常常谈到这一点，现在，我比以往更加相信我是对的。在你说出倒数第二个字之前，你不可能也不应该说最后一个字。我们靠着这倒数第二个字生活，而我们相信最后一个字，不是吗？路德派（所谓的）和虔敬派可能会为这种思想而震惊，但它仍然是真实的。在我的《门徒的代价》一书中，我曾暗示过这一点（在第一章中），但没有将它进一步展开。我有朝一日一定要做这件事。这种结论的影响相当深广，例如，关于天主教的问题，关于神职的教义，关于圣经的使用等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伦理学问题都会受到影响。在《旧约》中，人们如此经常如此大规模地抗拒上帝的荣耀（我收集了所有的例子），以致于去杀人、抢劫、行骗、通奸、甚至崇拜邪神（参见耶稣的家谱），以致于怀疑、渎神、咒骂。而在《新约》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的迹象，这是为什么？说《旧约》代表着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是很轻便的，但是太过于天真了，因为，在新旧约中的上帝毕竟是同一个上帝。我们见面时必须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夜幕已经降临。我刚被一位下士从看守室带回我的住处，这位下士离开时带着局促不安的笑容对我说：“为我们祈祷吧，牧师，求我们今晚得以免除一场警报。”

一段时间以来，我每天活动身体时一直有一个人相伴，他曾是区里的发言人、地区领导人、政府里的某位主任、此外还是布尤斯维克的日耳曼基督教会的前指导委员会成员，现在是党在华沙的一位领导人。他来这里时已完全崩溃了，他向我请教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一次告诉我他要哭泣之类的时候，都要像孩子似的紧拉着我。冷落了他几周之后，我现在试图设法给他一点安慰，因此他真诚地感谢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他在这里碰到了像我这样的人是何等高兴。总之，人在这里会碰到种种奇怪的情形——如果我能详细地告诉你这一切，该多好啊！

我一直在思考我在最近一封信中关于自己的恐惧所说的话。倾向于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对某些确实是罪恶征兆的事情都太喜欢装得坦诚和“自然”了。事实上，这很像公开地谈论性生活。揭示隐秘，并不永远是“坦诚”。是上帝为人做了衣服，这意味着，*in statu corruptionis* (在堕落的状态下) 人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应该遮盖住，对罪恶如果来不及消除，就应把它盖住。喜欢揭示隐秘，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表现，当玩世不恭者自诩为坦诚，宣称自己是热衷于真实的人的时候，他忽略了真正重要的关键，即，自从人类堕落以来，沉默和隐秘才是最根本的。在我看来，施蒂夫特的伟大，正在于他拒绝刺探和窥视人的内心，因而他尊重沉默的需要，满足于从外部谨慎地观察人。他心里容不得不健康的好奇。我记得K.夫人有一次告诉我，她在看一部表现植物生命成长的慢镜头电影时是如何震惊。她和她的丈夫都认为这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限度；他们认为，这种对生命之隐秘的刺探窥视，含有某种猥亵下流的东西。施蒂夫特的态度与此十分相似。然而，这难道不会危险地接近于国人常用“德国人的坦诚”与之对照的那种“英国人的虚伪”吗？我认为，我们德国人一直没有正确地理解沉默的含义，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尚未理解世界之 *status corruptionis* (堕落的状态)。在《人类学》一书中某个地方，康德作过如下的犀利评论：那种忽视外在现象而且否定外部事物的人，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叛徒。

顺便问一句，星期五送到我这里的《维提科》一书，是你弄来的罢？还会有谁呢？尽管我觉得它读起来费劲而不那么精彩，但大部分还是让我很感兴趣。我真感谢你。

我一直在写一篇论“说真话”的文章。我的意思是指，要说实际上存在着的现象，即，要尊重秘密、私情以及对此的隐匿。“揭秘”并不比轻率无理和玩世不恭等等更接近真。也许，秘密只能在自白或忏悔中揭示，这就是说，只能在上帝面前揭示。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再谈罢！

有两种对付逆境的方法。一种比较容易，即完全无视它。我曾经尽力那样做过。另一种比较困难的方法，是正视它并且战胜它。我还不能想象我能够那样去做，但我必须学会它，因为，虽然我认为第一种方法可以允许，但它确实是一种轻便的自我欺骗。

1943年12月15日

昨天当我读你的来信时，我觉得，我那开始干枯的智力生命的源头，似乎又开始潺湲流动了。毫无疑问，你会为此惊讶而视之为夸张，但它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我被隔离，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替代办法，只能完全靠回忆过去而活着。……最近几周来，我的思维已变得迟钝和疲倦，但现在你的信使得它们又开动起来了。在如此习惯于同你谈论一切之后，突然的、长时间的中断就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变动和难忍的艰难。现在我们终于又开始交流了，……罗伊德及其一伙已打碎了如此之多的瓷器，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毁坏我们个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正在进行你所说的“炉边聊天”，它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正好刚才断了电，我正坐在烛光边。）我可以想象我们坐在一起，就像在过去晚饭后（M.及我们有规律的晚间工作之后）我们常常坐在一起那样，那是在楼上我的房间中，我们抽着烟，有时在钢琴上随便弹一曲，或者讨论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会有没完没了的问题问你，关于你的训练，你到Karolus的旅行，等等。……然后我最后要开始告诉你，除了我迄今为止所写下的每一件事情之外，这里的一切都可怖得难以形容。我可以告诉你，我那些可怕的体验，如何常常跟随着我直到深夜，我能够摆脱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背诵一段又一段的赞美诗。当我醒来时，通常伴随着一声叹息，而不是一首赞美诗。人们可以习惯于体力上的辛劳，可以几个月仅靠肉体而生活——事实上这几乎可以说太容易了，但是人们决不可能习惯于心理上的紧张。正相反，我感到、我听到以及见到的一切，正把若干岁月的负担加在我身上，正使得生活成为讨厌的重负。也许，你在我写了那么一些信之后，会对我的这番话感到吃惊。你写得很对，“我付出了不小的努力”来让你对我的处境放心。我经常自问

我到底是谁。我是那个在无边的苦难中经历了这些可怕的体验却一直在挣扎的人呢，还是那个一直在折磨自己，表面上却对人（也对己）装出一副满意的、愉快的、随遇而安的模样，希望每个人为此而羡慕他自己的人呢？我说“羡慕”的意思是，羡慕穿上了这种演戏用的外衣，因为那正是实际情况。自我控制的真正含意是什么呢？总之，我比过去更不了解自己，我越来越讨厌心理学，越来越厌倦于内省的分析。也许正因为如此，施蒂夫特的书才对我有巨大的帮助。有一些东西是比自我认识更加生死攸关的。

我要问问你，这场审讯已暴露了我与卡纳利斯的安全分局内的抵抗小组的联系（因为我不可能认为那仍是一个秘密），你是否认为它会妨碍我以后再担任牧师职务？这些事目前我只能和你讨论，如果能获准来看我的话，我们也许还能一起谈一谈。请考虑一下并把实话告诉我。

我常常感到，我生活中最好的时光似乎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完成我的《伦理学》。然而你知道，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一种若不在身后留下某些痕迹就决不停止生命的难以想象的渴望，就会向我扑来，这个愿望似乎令人更多地想起《旧约》而不是《新约》。……如果你离开之前，我能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见到你，该多好啊！但是，如果他们想要把我关到圣诞节，那我将以我自己的方式来正视它，就像在前线过圣诞节一样，所以你不必为此担心。打仗时，大战役比日常小遭遇的仗更容易打，也不那么叫人疲劳。我也希望你能设法在2月份弄到几天休假——那时我肯定已出狱了。因为尽管有那些控告我的胡编乱造，一旦时候到了他们肯定会让我出去。

我又在重写我的“论说真话”，并以信心、忠诚、秘密为一方，以关于真实的玩世不恭的想法（按这种想法，所有这些义务都是不存在的）为另一方，努力作一个鲜明的对照。对于存在于上帝之中的实在来说，说谎是破坏性的、有害的东西。出于玩世不恭而说真话的人，是一个说谎者——顺便说一句，我并不十分惦念要上教堂，这真有点不寻常。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你提到的关于“吃字”的圣经比喻正切中要害——如果你能设法去罗马，一定要到信仰布道总会去拜访Sch!——你发现部队中的气氛很糟吗？他们对你尊敬吗？在这儿的看守所里，那些人肯定很粗暴，但并不鄙俗。一些较年轻的犯人在单独监禁的压力下，在黑暗无光的长夜

中看来饱受折磨，以致于完全崩溃了。把这些人成年累月关押在这里无所事事，这是又一种蠢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会败坏道德的。

1943年12月 | 8日

过圣诞节，你也应该至少得到一封信。我已放弃了获释的一切希望。本来，就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而言，我应在12月17日就已自由了，但是——他们要通过最安全的程序，我可能还要在此坐上几周。过去的几个星期比我从前经历过的任何事都更加紧张。但它不可能改变。适应某些也许可改变的事情，比起适应不可避免的事清来，总是要困难一些。但是一旦已成事实，人们就必须接受。今天我考虑得最多的是，你很快也将面对对你来说是真正艰难的事实，也许比对我还要艰难。我想，我们应该在还有时间的情况下，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改变这些事实。然后，当我们的所有努力都证明是无用时，要忍受它们就容易得多了。当然，并非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是上帝的意志，但是说到底，没有他的意志什么都不会发生（《马太福音》10:29），就是说，通过每一个事件，不论它是如何不幸，都总有一条通向上帝。当一个人有了艰其幸福美满的婚姻并为此感谢上帝时，发现这同一个上帝现在要求他过这样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那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在我的体验中，没有什么比渴望更折磨人了。有很多人，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受到如此残酷的折腾，以至于不能忍受紧张时期的延长，他们因而挖空心思地为自己寻找尽管短命但却提供了更现成的满足的愉悦作为替代品。那就是下层各阶级的命运，它使所有的心智创造力毁灭堕落。说人在早年时期曾经历艰难的岁月总造对人有益处，这种说法不对，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使人堕落。确实，它常常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更坚强，但它也大大地使他们更加麻木了。当我们被迫离开我们所爱的人时，我们简直不可能像许多人那样，为自己在别处找到廉价的替代品。——我的意思是说，不是由于道德上的考虑，而是由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认为替代品这个想法令人厌恶。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耐心等待；我们必须遭受分离带来的无法形容的痛苦，必然要体验那种渴望直到它使我们厌倦。因为，这是我们能够保持我们与自己所热爱的人之联系不受损害的唯一办法。在我的一生中，曾几次不得不明白了思乡病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痛苦比这更甚了，在监狱里的这几个月，我有时想家想得很厉害。由于我肯定你会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不得不经历同样的痛苦，我想告诉你我从中所学到的东西，这



也许可以给你某种帮助。这种渴望的第一个也是肯定的作用，是总想放弃日常的习惯性事务，结果，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毫无规律《我有时曾企图在早上六点后仍赖在床上（这是完全做得到的），然后又继续睡觉。直到现在，我仍没有向这个诱惑屈服。我意识到，这会成为投降的第一步，更糟的事无疑会接踵而来。自我约束的一个好办法，是每天早上做一套体操，洗一个冷水浴，这真能振作人的精神。在这种时候，最糟的就是企图为无法替代的东西寻找替代品。那绝不会获得成功，而只能导致更严重的涣散，因为那样的话，克服紧张的力量（它只能来自正视前方的渴望）就会用尽，这种延续会变得更加不可忍受。

.....还有一点，我认为最好不要向陌生人倾吐我们态度，那只会使得事情更糟，尽管我们应随时准备听取别人的苦衷。最重要是，我们绝对不能向自怜让步。关于这个问题的基督教方面，有两句诗这样说：

.....我们应记住我们很想忘掉的东西，

这个可怜的地球不是我们的家园。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怀，尽管这种情怀往往只能到最后才会产生。因为我相信，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福祉中去热爱上帝。我们应该在的生活中信赖他，这样，当我们的时间来到时，但不是在此之前，我们就会在爱、信任和欢乐中走向上帝。但是，坦率地说，当你躺在妻子的怀中时，对超越的渴望，说得缓和些，也是一种缺乏情趣的，那肯定并不是上帝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该在上帝给我们的福祉之中去寻找上帝、热爱上帝。如果他高兴允准我们某些压倒一切的人间的幸福，那我们就不该企图比上帝本身还要更具宗教性。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由于我们的自以为是和狂妄傲慢而破坏了这种幸福，我们就会让自己的宗教狂想任意恣肆，而不满足于上帝所给予的东西。一旦人在自己的人间幸福中找到了上帝并为之感谢上帝，那就会有大量的机会使他想到这些人世间的愉悦不过是短暂无常的，想到使自己习惯于永恒观念对自己是有益的，他就会在很多时候真诚地说，“但愿我是在家里”。但是，凡事都有其定期，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持与上帝同步，不要超在他前面一两步（也不要落在他后面一两步）想要同时拥有每一样东西——婚姻的幸福、十字架、...天国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不再有婚姻，也没有婚姻中的付出），

——那乃是狂妄自大。“凡事都有定期”（《旧约·传道书》第3章），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时间——“有哭泣的时间，也有欢笑的时间……有拥抱的时间，也有禁止拥抱的时间……有分割的时间，也有缝合的时间……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最后一句话意指上帝和我们一起寻回我们的过去，拾起属于我们的往事。所以，当我们被对于往事的追念攫住时——这种追念会出乎我们意料地出现——我们总可以提醒自己，那只是上帝为我们准备的很多时刻之中的一个；于是，我们不应该只靠自己去寻回过去，而应与上帝一起去寻回。好了，够了！说得太多了，因为对于这些你自己并不知道的问题，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对你说的。

#### 降临节后第四主日

……在过去的一两周中，这些话一直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让每一点痛苦都过去吧，亲爱的兄弟；

你所缺少的，我将再次带来。

“再次带来”意指什么？它意味着，任何东西都不会失去，在基督之中，每一样东西都将重新被提起，当然，它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改变，变得透明、洁净、摆脱了一切自我寻求与欲望。按照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基督重新带来一切，而没有人的罪所造成的歪曲。关于恢复一切的教义（它出自《新约·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即伊勒奈乌斯所谓“复现”）是一个庄严宏伟的概念，它饱含着安慰。这就是“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句话得以应验的方式。保罗·格哈特通过幼年基督之口说出了这句话，没有人能比他表达得更为简单明了：

我又带来了一切。②

也许这句诗在今后几周内会给你帮助。我还在一生中头一次学会了理解这句赞美诗：“在此，我站在你的摇篮边。”过去我总不能充分理解它。要能够欣赏它，人就需要单独呆上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对它沉思默想。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包含着深意，包含着美。用僧侣般的方式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神秘，然而并不过分神秘。毕竟，说“我和基督”，同说“我们”一样是对的，简直不可能比这句颂诗表达得更好了。在《效法基督》中，类似风格的句子也有几段，我正在随便浏览这本

书的拉丁原文——它比德语本高得不可比拟。有时，我偶尔想到舒茨谱曲的奥古斯丁的这一句：“主啊，仁慈的耶稣！”这个把人神的渴望与透明的虔诚合为一体的乐句，不是使人想到了一切人间欲望之恢复吗？当然，恢复不能与升华混为一谈，因为升华是虔诚，而恢复是“灵”，不是在情神化的意义上而言的“灵”，而是通过圣灵的一种新创造。我认为，当我们回答那些询问自己与死者之关系的人的时候，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我将重新带来一切”，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把一切据为己有，而应该让基督把一切交给我们。顺便说一句，在我的葬礼上，我愿让唱诗班唱这几首歌：“我想求主一件事”，“啊，上帝，快来助我”和“啊，仁慈的耶稣”①。

圣诞前夕的中午，一位可爱的老人自己提出要来这，用短号演奏圣诞颂歌，但是有一些我应信赖其判断的人则说，那只会使犯人们不愉快，而且会使那一天对他们更难忍受。有一个人说，“那会使他们消沉沮丧”，我完全能想象到这一点。在过去那些年的这个时候，犯人们常常开始大吹口哨和起哄，毫无疑问是为了使自己不要变得伤感起来。我深信，鉴于在这里充斥的这一切苦难，给他们一些漂漂亮亮的、使人想起圣诞节的伤感的东，没有一点好处。如果在节目中能包括一点个人的好消息或一段讲道，那可能会好些。没有这些东而只有音乐的话，可能很危险。请不要以为是我自己害怕它，但我为所有这些牢房中的孤立无援的年轻战士而遗憾。要消除这里的压抑情绪，简直是毫无办法，也许，事情就该是这样罢。我正在对刑罚系统的根本改革作很多思考，我希望能就此提出些有用的建议。

如果此信及时到你手中，请设法为我弄些好书来在圣诞节期间阅读。前不久我曾要过一些书，但看来一时还到不了。如果你愿意，来点兴奋性的东也不妨。还有，搞到巴特的《前定论教义》或他的《上帝教义》，那也算在其中。每天和我一起散步的那个宣传官员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这里的大多数人至少都力图控制住自己，但这个家伙却完全失魂落魄，显出一付真正可怜的模样。我力图尽能力地对他亲切些，像对小孩似地对他说话。有时他也会十分滑稽。然而，使我比较高兴的，是我从看守室中起身时，厨房或花园那边传来的话，在那里干活的犯人们都想以某种借口过来同我聊天。当然，那是肯定不会允许的，但我仍很高兴地听到这事，你也会一样。只是不要让它传开——如果这不是最后一封我能给你写的不受检查的信，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必须打住了。读读《箴言》第18章第24节吧，不要忘记它。（这一节的经文是“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1943年12月22日

他们似乎下决心不让我和你共度圣诞节了，尽管无人敢于对我这么说。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认为我如此容易被挫败吗？……对这类事情，英国人有一个非常有用的词——他们称之为“*tantalizing*”（意为“使人看得到拿不到而焦急或难受”、“要给不给地逗弄或愚弄”），我真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我对待自己处境的态度应该是一种信念，尽管我正让它更多地变成了一种盘算和预测。对于能否回家过圣诞节的问题，我并不真正地烦恼，因为那不过是个有些孩子气的问题。我相信我能放弃那种想法，只要认识到那不可避免，我能在信仰中这样做。我能在信仰中承受所有一切（至少我希望如此），甚至我的定罪，以及其它我害怕出现的结果，但是焦虑的盘算却在耗尽人的精力。如果落在我头上的事情更糟（比如转移到集中营），也不必担忧。另有几个弟兄已经经历了这些。但是这种磨磨蹭蹭，这种连续不断的没有行动的商讨，这种不敢正视风险的作法确实是危险的。我应能肯定地知道，我是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在人的手中。于是，一切事情就都容易了，即使那是最严重的困难。确实，正如人们有时说我的那样，我有可理解的焦躁，然而重要的是，我要在信仰中面对一切。……

你应该知道，我没有片刻为我在1939年回国而后悔。当时我清楚地知道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我是凭着清白的良知来行动的。我不想把那时以来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任何事情抹掉，无论是世界上的事情还是我个人的事情（西古兹霍夫，东普鲁士，埃塔尔，我的病，当时你给我的所有帮助，在柏林的时光，我目前的监禁）。我把我在此的处境（你还记得我在去年3月关于来年会带来什么的预言吗）视为德国的命运中属于我自己的那一份。我毫不后悔地回顾过去，并且以同样的精神接受现在。我不想由于人的安排而动摇不定。我们只能靠信仰和确信而生活，你远在前线，而我在斗室之中——我刚才在《效法基督》中看到这一句话：*Custodi diligenter cellam tuam, et cutodiet te*（“照料好你的斗室，它也将照料好你”）。愿上帝使信仰之光永远在我们灵魂中照耀。

## 1943年圣诞前夜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我度过了和平、宁静的几个小时，想到你们俩能在一起度过这一天，我感到十分愉快。

这个圣诞节，我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我们竟能够保持传统的作法，为来年交换日常的经文。我已考虑好了，我希望我们努力做到，尽管我完全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做到。这本小册子在近几个月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它将是我们在新年中忠实的伴侣，尤其当我们在清晨读它的时候我们会互相想念。我非常感谢你。

我希望我说的话能有助于你面对那即将到来的分离时刻。虽然没什么必要说其中的种种难处，但是既然我自己在过去9个月中同我所爱的一切人都分离了，在此期间从中知道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仍想对你说说它。

首先，当我们离开我们所爱的人时，没有什么能够填补这个空缺，企图去寻找任何东西来填补都是错误的。我们只能坚持到底、摆脱困境。乍一听来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同时它就是巨大的安慰，因为留下这个空缺未予填补，就维持了我们之间的纽带。说上帝填补了这个空缺那是没有意义的。上帝不去填补它，而是让它保持空缺，这样我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才可以继续充满活力，哪怕是以痛苦作为代价。第二，我们的记忆越亲切、越丰富，离别也就越困难。但是感谢之心可以将回忆的痛苦转变成一种平静的愉悦。我们忍受对昔日的美好回忆，不是把它作为肉中的刺，而是因其本身是一件珍贵的礼物。我们不应沉迷于我们的回忆之中，也不应向它们屈服，正如我们不能无时无刻地盯视着一件很有价值的礼物，而是不时地把它取出来，其余的时间则把它作为一件我们知道总在那里安然保存着的宝藏从眼前藏起来。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过去，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持续的快乐和灵感。第三，分离的日子并不完全是一种损失，对我们的友谊来说，它们也不完全无益——至少没有任何理由必然是那样。尽管有其带来的许多难处，但它们却可以成为增强和深化友谊的奇妙手段。第四，它在此以一种独特的力量给我以这样的感受：具体的环境总是能够征服的，畏惧和忧虑只会把它们提前扩大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从我们醒来的那一瞬间，到我们入睡之前，我们应该将我们所爱的人完全地、毫

无保留地交付给上帝，让他们在上帝的手中，把我们的担忧变为为他们的祈祷。

焦急和害怕完全无益，

上帝并不因此而听见。

## 圣诞节

.....我又一次把所有美妙的圣诞礼物摊开在倾斜的床边，在我面前的是这些我十分喜欢的图片。对你来看望我的情景的回忆，一直在为我的思想增添养料。它是我确实不可或缺的东西。我渴望着有人交谈，这种渴望比肉体上的饥饿要更厉害得多.....。几句含义丰富的话，就足以触发范围广泛的问题，并能澄清它们。我们之间的这种亲密无间，是许多年间培养出来的，它并非毫无摩擦冲突，但我们绝不可能再失去它。在那一个半小时中，我们谈到了那么多东西，我们相互知道了那么多东西。我是多么感谢你安排了这次见面，并使它得以实现啊。

.....他们努力做了在此可能做到的一切，以便使我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但我仍很高兴又能一人独处。我常常会想，不知道在此之后我将如何适应再有同伴的情况。你应还记得，我如何常常在大型庆祝会后退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恐怕我已变得更糟了，因为尽管有这种种不幸，我竟逐渐喜欢起孤独来了。我喜欢与一两个人交谈，但对于任何大一些的聚会，我干脆就很讨厌，对于任何乱七八糟的瞎聊之类，我简直不能忍受了。

1944年1月23日

自从你元月9日去前线后，我对你的思念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那个星期天，对我来说是一次突然的伤别，正如对你一样。一个朋友的生活同你的生活如此紧密相联了这么多年，而如今你送他出去迎接你实际上对之无能为力的未知的将来，这真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它使你感到是那样完全的孤立无援。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孤立无援也有两面性。它既带来忧虑，也带来解脱。因为，只要我们能够影响对方的生活，我们就不禁会想知道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否对他是最好的。但是，当干预他生活的每一种机会都被一下子切断后，你就不禁会感

到，无论你怎么担心他，他的生活现在已被置于比你更好更有力的手中。在以后几周也许以后几个月中，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信任这些手了。无论我们自己对这些事件的贡献是什么样的虚弱、自责和负罪，但上帝就在这些事件本身当中。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一切而有幸活下来，我们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如果我们更冷静地处理问题，我们就能够免去许多人生的难题，这种看法不可能得到一点认真的考虑。当我回顾你的过去时，我相信，到头来一切都是向好处发展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目前发生的一切也只会向好处发展。为了逃避痛苦而放弃完全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快乐，这种作法既不符合基督教，也不符合人性。

内图诺登陆的消息刚才传到了这里。你们就在附近某个地方吧？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发现对我来说要冷静地对待事情有多么困难：我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总之，泰然自若只是冷漠麻木和消极懒惰的委婉说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不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事情！那天我正在读莱辛的东西，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太骄傲，从不考虑自己的不幸。咬紧牙关，让你的小舟随风浪而去。我不想自己去打翻它，这就够了。”基督徒不该有这种态度吗？例如，对基督徒来说，心肠软弱并过早地屈服难道会好一些吗？难道没有这样一种泰然自若，能骄傲地咬紧牙关，但又完全不同于对不可避免之事的那种阴郁的、僵硬的、无生气的、不假思索的随其自然吗？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感激之心接受上帝赐予我们哀伤（有些人埋怨这种行为，说软弱和多愁善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对上帝的尊重就比较多，而如果我们麻木冷漠地对待生命的幸福，因而也同样麻木冷漠地对待痛苦的话，我们就是不那么尊重上帝了。约伯的这句话：“主给了……”等等，就包含了而不是摒除了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从他咬紧牙关说出的那番话中，从上帝对约伯的朋友之虚假的、过早的、虔诚的屈从时对那番话的肯定中看到这一点。

你联系到这一点而对友谊所作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婚姻和血缘关系相比，友谊没有什么公认的权利，因此它完全依赖于其自身内在的性质。要从社会学角度来将友谊分类，绝非易事。也许，朋友关系是文化和教育的一个次级问题，而教友的兄弟关系是教会的一个次级问题，同伴或同志关系是劳动和政治的一个次级问题。婚姻、劳动、国家和教会都是靠神圣的天命而存在的。但是文化和教育怎么样呢？我认为不能把它们划在劳动的范围内，尽管从许多观点来

看这样做很有诱惑力。它们不属于服从的领域，而属于自由的领域，这个领域环绕着神圣天命的所有三个方面。忽视自由这个领域的人，可以是一个好父亲、好公民、好工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好基督徒；但很难说他是一个完全的因而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很难说是个好的基督徒。我们的新教（不是路德宗）的普鲁士世界一直受制于神圣天命，所以它一直允许把自由这个领域推进背景中去。今天看来，似乎只有教会在提供重新恢复自由领域（艺术、教育、友谊和娱乐，即克尔凯郭尔所谓“美学上的生存”）的前景。我深信这是十分真实的，这有助于我们对中世纪的新的理解。例如，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人能够献身于音乐、友谊、游戏或快乐的培养而良心无愧呢？肯定不是道德家，而只有基督徒。正是因为友谊属于这种自由（基督徒的自由？！）的领域，它必然有信心去抵挡道德主义的一切指责，虽然它不必宣称自己是神圣天意的必然，而只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必然！我相信，在这自由的领域内友谊更是最稀有、最无价的宝藏，因为，在我们这个由另外三种天命控制的世界里，它还能在什么地方存活呢？能与那些天命的福佑相比，因为它是极为独特而自成一类的；它与它们的关系，是矢车菊与麦田的关系。

至于你所说的关于基督的忧惧，它仅仅出现在祈祷时（正如它出现在《诗篇》中一样）。我经常纳闷：福音书作者们如何能记下这些没有一个人听见的祈祷词。也许是耶稣在那伟大的40天中把它们揭示出来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托辞。你对此有何解释？

你提到苏格拉底关于文化与死亡的评论，也许会证明是很有价值的。我将进一步思考它。目前我所清楚的唯一一件事是，面临危险就彻底垮台的教育，根本不是教育。一种不能使我们正视危险与死亡的开明教育，配不上开明教育的称号。教育必须能够正视死亡和危险—*impavidnm ferient ruinae*,灾祸造就勇者（贺拉斯语）——即便它不能“征服”它们；征服是什么意思？是借助于在审判中发现宽恕、在恐怖中发现欢乐吗？我们还得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罗马的前景如何？想到它会被摧毁我实在不能忍受。在和平时期我们看到了它，那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我仍然过得很好，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动摇我的乐观主义，我希望你也如此。再见，愿我们很



快再见！

如果你有机会又看见拉奥孔雕像的话，你可以看看，你是否觉得那位父亲的头部为后来的基督形象提供了模型？上次我看见这位悲惨的古典人物时，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指罗马城中的拉奥孔父子垂死时与巨蟒奋勇搏斗的群像。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人物，系特洛伊城的祭司，因警告特洛伊人勿中木马计而触怒天神，连同其二子被巨蟒缠死。）

我已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对待我每日散步的同伴了。尽管他尽力巴结我，但他有一天谈到犹太人时说的一些话，使我对他比我过去对其他任何人都要更疏远更冷淡了，我也注意到他已丧失了某种小小的安慰。现在他感到只好走开哭泣一会，但我一点不可怜他。这确实是一个可悲的人物，但肯定不是可怜的拉撒路！（拉撒路是《圣经》中耶稣所设比喻的人物。耶稣讲道比喻说，有个富翁，穿绸着缎，吃山珍海味，有个乞丐叫拉撒路，满身生疮，躺在富翁门前乞讨度时。乞丐死后天使送他到亚伯拉罕怀中，而富翁死后在地狱里受刑。事见<路加福音>第16章）

1944年1月29—30日

我发现很难不给你写信，我正在利用这个安静的星期六下午，它是这么不同于前两个夜晚的喧嚣轰鸣。我想知道你是如何接受炮火洗礼的，如何与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对手第一次相遇的，迄今为止我们还只在和平时期见过他们。

当我每天早上和晚上想到你时，我无法从脑子里赶走对你的关注和担忧，只能像我应该做的那样为你祈祷。我想起来了，有朝一日我要和你谈谈在患难时的祈祷。这是一个难题，虽然我们对它的疑虑可能不大好。《诗篇》第50篇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就是这种呼告求救的一个长长的故事。我必须说，过去两个夜晚的经历，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向我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炸弹在这幢建筑的四周落下时，我不禁想到了神的判决，想到了神怒而伸出的手臂（《以赛亚书》），想到了我自己的毫无准备。这使我感到，人怎么能够发誓诅咒，尔后，我又想到了你们大家，并且说，我现在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的情况都好

些。这又使我想到了，我是如何深深地眷恋着你们。这会儿我不想再写这件事了，因为那是只能用嘴当面来讨论的事。但是，如果一切都说过了做过了，努力去祈祷确实是不容易的，尽管我每一次都感到这是件可羞愧的事情。也许那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一直没有机会在这样的時候用一个基督教的词汇来表达它。昨天，当我们大家躺在地板上时，有一个人——他平时属于那种轻薄无聊的家伙——在咕哝着“上帝啊、上帝啊”，但我不能给他提供什么基督教的鼓励或安慰。我只是瞥了一眼手表，说：“这次不会超过十分钟的”这种事不会有什么事先想好的东西，都是自己冒出来的，虽然也许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在那个時候逼着他接受宗教是不对的。顺便说一句，耶稣自己并没有试图去转变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两个强盗；他等待着，直到其中一个转向了他。

我得很遗憾地告诉你，我为前天晚上一个惨痛的损失而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最聪明的，对我来说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人，在城里被直接击中而死了。我曾经想在将来有机会时把他介绍给你，我们还曾经计划将来要一起干一些事。我们曾有多次愉快的交谈，有一天他还给了我一本《多米埃与法庭》，这本书现在还在我身边。他出身于工人阶级，真正很有教养，是一个哲学家，也沿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的死是个可怕的打击。

前一两天，我已重新开始写那篇以前告诉过你的东西。写的是两个在战争期间分开了几年的老朋友的见面。我希望尽快寄给你。你不必担心，它不会成为畅销书！

在以前，即使只有我们现代的问题当中的一个，也足以占据我们所有的时间。现在，却需要我们把所有这些都交给某个公分母：诸如战争、婚姻、教会、职业、住房、我们最接近与最亲爱的人的危险与死亡等等，另外，好像这些还不够似的，还得加上我在这在这里的蹲监狱。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些问题互不相干，但对于基督徒和受过开明教育的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活分割成一些互不渗透的密封舱。这个公分母应当以对生活的一种全面的态度在思想中和实际生活中求得。让自己被诸多事件和问题所分裂的人，没有通过现在和将来的考验。关于年轻的维提科的故事，叙述了他如何从打算去干需做的每一件事开始了他的生活。换言之，这是一个追求完善的问题——“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

全”(《马太福音》)。与《雅各书》第1章第8节中那种心怀二意的人相比，维提科通过使自己适应生活的现实，通过听取经验比自己丰富的人的建议，去干每一件应该做的事，从而表明他自己是那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只靠自己绝不可能达到这种整体性，只有依靠他人的帮助才能达到。

我已开始阅读哈那克的《普鲁士科学院史》，这是第一流的著作。我相信当时哈那克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这本书，他不 止一次地说过这是他所写的最好的一本书。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一定得让我知道。说来也怪，我的状况总是很好。我知道我在这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生病，这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总会有足够的精力去集中阅读，但并不总能集中精力去写作，尽管我有时也能设法把它做好。我真不知道，自己以后将怎么能再次习惯于有人在身旁呢。

1944年2月1日

**Carpe diem**——（拉丁文，语出贺拉斯，意为“抓紧现在”，“享受眼前的时光”）——对我来说意味着抓住每一个机会给你送去我最好的祝愿。首先，我能写整整一个星期的信而不去完成我曾告诉过你的所有那些事情，其次，没有人知道这可能还要持续多久。……

我想你已听说了我们最近经历的那些可怕的夜晚，尤其是头天晚上被炸怕了的那些人，第二天一早到我这里来寻找一点 安慰。然而我想我成了一个糟糕的慰问者：我能好好地听，但却几乎找不到什么可说，不过，问事情的方式和对人沉默不语的方式，也许有助于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但我对某些要把不幸轻轻解释过去的错误的努力，是十分苛刻的，因为那根本不是安慰，而恰恰是安慰的反面。在我看来，我们真的应该在经历某种不幸时，不要试图去隐瞒它或把它巧辩过去，这确实更为重要。我没有努力去解释它，我肯定那正是开始的正确方式， 尽管这只是开始，而且我看来很少越过这个开端。我常倾向于认为，真正的安慰会突然闯入，像不幸一样不期而至。但我得向你承认，这也许是一种遁辞。

使我困惑不解似乎也使其他许多人困惑不解的一件事，是我们竟然这么快就忘掉了夜晚的轰炸。甚至在浓烟散后才几分钟，空袭进行时我们所想到的一切似乎就烟消云散了。对路德来说，一束闪电就足以改

变他在后来岁月中的整个人生进程。今天这种记忆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不是也能解释我们竟如此轻率地对待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友谊和忠诚的纽带吗？我们什么也没有把握住，没有什么什么是牢固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今天在这儿，明天又会消失。然而，善、美和真，以及一切伟大的成就，都需要时间、持久和记忆，否则它们就会变质退化。根本不想对过去尽责，也不想去造就未来的人，是没有记忆的人，在我看来，对这种人，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去把握住他，使他觉醒。每一个词，即使给他留下了片刻的印象，也都从左耳进右耳出了。对他还有什么办法呢？这真是牧师的一个大难题。在你最近的一封信中，你说得好：在国内的人感到日子过得飞快，也没有耻辱感！我将从你那里抓住这句话来为我所用。

另外，你是否注意到，没有教养的人要对事情下决心是多么困难，他们是如何让那些最无聊最琐碎的考虑来左右自己的吗？我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思考事物之间与人之间的区别，是必须去做的，很多人从未了解这一点。……

1944年2月2日

我想你们现在驻扎在罗马的北边，对吗？我真希望你能有机会再看看这座城市。在大门口荡来荡去而没机会进门，那是让人心痒得难受的。知道自己曾经看过了它，也不会带来多大的安慰。

我必须继续在目前这个住处给自己排遣自娱，这种日子还有多长，现在比8周前更不能肯定了。我正利用每一天来尽可能多地读书和工作，因为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任何人都只能猜测。不幸的是，我的障碍是很难弄到书，这打乱了我所考虑的计划。我真正的野心，是想要彻底熟悉德国的十九世纪。到现在为止这方面最大的空白是对狄尔泰的实际认识，但我似乎不可能得到他的书。此外，在我知识中还有另一个叫我十分难受的空白，那就是自然科学，尽管在目前这个阶段我恐怕是对此束手无策了。

我在信中曾提过几次的我那位同伴，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他在这里有两个同事，一个整天都在呻吟叫唤，另一个每一次警报解除时都弄脏了自己的裤子，昨晚甚至警报刚响时就弄脏了！昨天当他向我埋怨这件事时，我忍不住笑了，并给他说了我的一点想法。然后他便力图告

诉我，不重视别人的痛苦还谴责别人，是多么不对。对我来说，说得实在是太多了，我便毫不含糊地告诉了他我对那样一些人的看法，那些人可以虐待别人，又可以对危险的生活大发宏论，如此这般，然后，自己却在最轻微的耐力的考验下崩溃了。我说，那才是真正的可耻，我决不同情任何这一类的行为。我还会举一些像这样因十分愚蠢闹了笑话被从党内赶出来的例子。他简直楞住了，我敢说在那以后他会以为我是那类十分可疑的基督徒。不管怎样，他的行为在这儿几乎成了笑柄，他不可能会喜欢这样。我发现这一切很有教益，尽管这是我迄今碰到的最讨厌的事情之一。我相信，我并不认为轻视一个处于真正困境中的人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我已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毫无疑问，那使得他毛发竖立，但我只能把它看成是可鄙视的。这里有十七八个小伙子在空袭时的处境更危险得多，他们的行为却无可指责，而这些……。我在前边用的几乎是好斗的语言，这可能会使你惊讶——到处去埋怨吧。是的，这已使我厌倦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弱点。

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对他太生硬了。但是有一种弱点是基督教所不能忍受的，而似乎每个人都期望基督教去容忍它，我们必须留心不要把界线弄模糊。

昨天S.给我带来了一本有关马格德堡大教堂的大书。书中的那些雕塑，尤其是一些极好的圣母雕塑，简直令我颤抖了。看到这些人间的、几乎像农妇般脸上的那种幸福表情，是一种享受和快乐。你当然会很熟悉这些雕塑的。

1944年2月12日

我因染上了流行性感冒，在床上躺了几天，但现在又起来了，真得感谢上帝。因为我敢说，我需要在下一两周内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此朗间，我要尽可能多读些东西，多写些东西。天知道我什么时候还有一次机会。

你们已经在领略春天的风采了吧？在这儿，冬天才刚刚开始。我常常在梦中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在弗里德里希布鲁恩的树林里和草地上，或者在斜坡上——在那片斜坡上，可以看见特列热堡后面的布罗肯山。我躺在地上，凝望着白云乘着微风缓缓航行，倾听着树林的喃喃

细语。孩提时代的这些回忆对人的性格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啊。我不能想象自己会住在高山上或住在大海边；那不适合于我的天性。德国中部的山丘、哈尔茨山脉、图林根森林、威悉山，这些才属于我，是它们造就了今天的我。当然，有老生常谈的哈尔茨山，也有徒步旅行者的威悉山，正如有世俗的和尼采的恩加登尼，有浪漫的莱因兰，有柏林人的波罗的海以及一种矫揉造作的渔夫的贫穷和忧郁。所以，也许我的中部山丘，也是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说，在它们是天然风景、不是太高、温柔平和、自满自足、不带意识形态色彩、满足于具体的实在，最重要的是，不自我吹嘘等等意义上是资产阶级情调的，将来有一天，深入探究一下这种对自然的社会学论述，一定很吸引人。顺便说一句，我现在已能明白施蒂夫特区分简单（Einfalt）与单纯

（Einfachheit）的用意何在了。施蒂夫特显示出来的不是简单，而是单纯，因为资产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单纯。简单乃是一个美学概念，即使在神学里也是这样。当温克曼谈到古典艺术那高贵的简单时，难道他说得不对吗？尽管那肯定是不适用于拉奥孔群像，但我仍觉得“静态的伟大”这个说法很好。单纯则是一个伦理学概念。单纯是一种可以获得的品质，而简单却是天生的。单纯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而且也可以培养，事实上它是教育与文化的基本目的之一。简单则是一种禀赋。在我看来，这两者是有关联的，正如纯洁与温和一样。一个人只能在自己的出生或目标方面是纯洁的，即在受洗或在圣餐中的赦罪方面是纯洁的。像简单一样，它是一个表示完整人格的概念。一旦我们失去了它——就只能通过信仰重新得到。不过就我们自身来说，作为生活着成长着的人，我们不再可能是纯洁的了，但我们可以是温和的，那正是教育与文化的一个适当必要的目标。

你认为意大利的风光怎么样？有什么意大利的风景画派，有什么东西能与多玛甚或克劳德·罗兰、卢斯戴尔或特纳的作品相比较吗？——克劳德·罗兰(1600-1682),生活于意大利的法国画家。卢斯戴尔(1628—1681)是荷兰画家。特纳（亦译透纳1775—1851)是英国风景画家。——或者说，在那儿，大自然已如此完全地被吸收进了艺术之中，以至于不可能再为自然本身的缘故而看到自然本身了吗？我所能想到的所有好画，画的都是城市生活；那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自然风光。

1944年2月13日

在这里，我从自己和他人身上常常注意到了传播闲话的冲动、交谈的欲望和忏悔的需要之间的区别。传播闲话的冲动在 妇女身上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我觉得在男人身上就很令人厌恶。在这里，每个人似乎都不加区别地闲聊自己的私事，不管别人是否有兴趣，而仅仅是为了听自己说话而已。这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冲动，但如果你设法压制它几个小时，你在后来就会为你没有让自己失控而高兴。在这里，看见人们如何毫不犹疑地只是为了闲谈而贬低自己，看到他们对那些不值得听的和几乎不在听的人不断地大谈特谈自己的隐私，我常常感到羞耻。最奇怪的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真假；他们想做的，仅仅就是谈论自己，而不论所说的是否是真的。而对一场有益的交谈的渴望，则是完全不同的事；这里有某种真正属于心智方面的东西。不幸的是，这里几乎没有人能进行一种超出直接的私人关切范围的对话。忏悔的需要也是很不相同的。我相信这在这里是很少见的东西。因为首先，这里的人并不担忧罪过，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罪过。我敢说，你已在我寄给你的为犯人编的祈祷文中注意到，我如何减弱了赦罪祈祷的成分。我认为从教牧方面来看，以及从严峻的事实来看，在这件事情上过于严格会是一种错误。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944年2月14日

看来在下周前后，我的命运就将以这种方式被决定。我希望如此。如果由于某种偶然，他们竟把我送到马丁那个方向去（虽然我想他们不太可能）——指马丁·尼莫伊勒被关押的达豪集中营——，请不要为此不安。我一点也不担心我个人的命运。所以，你也不必担心。

1944年2月21日

.....我不得不很遗憾地告诉你，看来在复活节前，我似乎无望离开这里。

.....我真不知道我那过分的小心谨慎（你曾经常为之打趣地摇头，我想到了我们的旅行），是否确实是资产阶级生存方式的另一面。我的意思是，它不是我们的无信仰的组成部分吗？这种无信仰在我们安全时隐藏在表层之下，但在不安全时，就以“恐惧的”形式浮现了上来（我不是指胆怯，胆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恐惧可以表现在胆怯中，也可以表现在鲁莽的勇敢中，那是在面对简单明白的责任时的恐惧，

是在不得不作出生死攸关抉择时的恐惧。我经常纳闷：我们何时才会向命运认输，才会放弃对命运的反抗呢。在不同的时候，反抗和屈服都是同样必须的。堂吉诃德是将反抗进行到了愚蠢可笑程度的象征，类似地，米海尔·科尔哈斯坚持自己的权利，直到它变成了他的祸根。在这两种情况下，反抗最终都破坏了自己的目标，消失在幻觉和狂想之中。桑乔·潘萨则属于自满自得与机灵地适应现实事物的那种类型。我确信，我们必须上升到专属我们的巨大的责任感的高度，然而同时又必须履行日常生活的普通任务。我们必须出击，去否定命运——我认为schicksal（命运）这个词用中性是很有意思的——满怀坚定的决心，而当时到了时又以同样的决心向它屈服。在这个辩证过程的另一面，人就只能讲天意了。上帝与我们相遇，不仅仅作为“你”，而且也伪装为“它”；所以说到底，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它”（即命运）中寻找“你”。换言之，命运如何变为天意？因此，要抽象地在反抗和屈服之间定一条界线，是不可能的。信仰要求行为的这种种伸缩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每一种环境到来时站稳我们的立场，并把它变为有利。

1944年2月23日

如果你能设法在圣周中去罗马，一定要争取在濯足节下午去圣彼得大教堂参加仪式（大约从两点到六点），那可真正是为耶稣受难日举行的仪式，因为罗马教会在前一天从中午开始预先举行庆典。虽然不很肯定，但我似乎记得在星期三也有一次大型礼拜仪式。在濯足节，祭坛上所有的12支蜡烛都要熄灭，作为那12个门徒逃走的象征，直到最后，只留有一根蜡烛在祭坛中间燃烧（为着基督接下来是清洗祭坛。复活节前夕一大早，大约7点钟以前，就有圣水器祝福（我依稀记得，那与年轻神父的圣职授任有关）。然后，在中午12点，伟大的“复活节哈利路亚”——意为“赞美神”——唱起来了，管风琴也奏起来了，弥撒的钟声敲响了，那一幅幅图画被揭开了。严格地说，这是复活节的庆祝会。我还在罗马的某个地方看过希腊正教的礼拜仪式，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已是20多年前了！在拉特兰大教堂举行的复活节前夕的礼拜仪式（在洗礼堂中开始）也是非常有名的。如果日落时分你正好在平乔山一带，应顺便去拜访一下山上的圣三一教堂（特里尼塔·德·蒙特），看看那时候修女们是否正在唱歌。我曾听过她们唱歌，那印象非常之深。我想甚至连《贝迪克旅行指南》中也提到过这一点。



我想知道如果你直接参加战斗的话，你是在什么地方？我设想的主要是空袭问题，就像在这儿一样的空袭。前十天左右以来，空中行动增加了，尤其是在白天，那多半意味着英国人正在试探我们的空中力量，那是入侵之前的序曲，而且也是把我们的军力牵制在德国境内的一种手段。

我们从职业活动和我们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被逐出的时间越久，就越证明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父辈比较起来，是多么的支离破碎。哈那克《科学院史》中那些伟大学者的形象，使我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几乎使我变得忧郁起来。今天，我们之中有谁，能有什么机会去创作一本真正的巨著呢？我们如何能全力从事所有那些研究，进行那些研究所必需的吸收和整理材料的工作呢？在今天，哪里有与这种生活相协调的无忧无虑和大规模计划的结合呢？我敢肯定，科学家和技师们，即仅有的还能自由地工作的人，在今天都没有表现出那种结合。随着十九世纪的结束，学识渊博的通才已经消失殆尽，在19世纪，专业教育替代了通才教育，因此，在19世纪结束时，专业人员已经形成结果，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个技师，甚至艺术家也如此（在音乐中，理想就在于好的形式，而在绘画及文学中，也不过在于极端的温和）。无论如何，这意味着文化已变成了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然而，今天重要的事情是，人们应该能够从自己生活的残缺碎片中看出，整体是如何被安排被计划的，它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因为，有些碎片只值得扔进垃圾箱，甚至像样的地狱对它们都太好但是另有一些碎片，其重要性能够延续若干世纪，因为它们的完成只能是有待于上帝的事情，因而它们是必然的碎片——我想到赋格曲艺术可以为例。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过是那种碎片的最间接的反映，如果在短时间内我们能积累一些有价值的主题，并把它们融合在一种令人愉快的和声中，并保持这种大对位声部一直进行下去，以致于当它过早地告一段落时，我们至少仍能够唱起那首赞美曲——《我由此走向你的宝座》——那么，让我们就不要去哀叹我们的生命之破碎，而应该在生活中欢愉。我永远不会背离《耶利米书》第45章。我不知道你是否仍然记得在芬肯瓦尔德的那个星期六晚上，那时我曾经解释过这一章。那里也有一块生命的必要碎片——“但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

知道你已找到了一个宽容的同伴，我很高兴，这和你平时的情况是多么不同e如果我能在哪儿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们将来是否能那样。或

者，我们也许能像过去那样一起在这里过复活节吗？你看，我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你也不能放弃。

1944年3月1日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讨论一年中我们经历和学到的东西，那该是多美妙的日子啊。总而言之，就我来说，这是对最近的将来所抱的最大希望之一。毫无疑问，你会像我一样地觉得，很难设想那个日子竟会到来。很难相信我们能有任何机会去克服途中的一切障碍，然而，“当它终于来临，那姗姗来迟的东西就更为甜美。”我必须说，我是怀着巨大的希望跨入了这新的一日，我认为你也必须这样。我要加倍努力，充分利用我在此的最后几个星期你无疑也正在学习一些东西，那对你的一生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这件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正不得不经历的事情，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学会使用现在的时刻，学会“买进时间”。我时常感到我的生命正在延长，只要天底下还有我为之生活和工作的东西。

1944年3月9日

今天我又一次得知你的消息，很高兴地知道你至少发现了一些可忍受的东西。尽管这还不够（因为我们期待的生活不止是可忍受的），但其中已有了一些安慰，只要我们把目前的状况看成是一种“过渡状态。”如果我们能知道这种暂时的苦难可能持续多久就好了。现在看来我不得不等到五月份了。难道这种磨蹭很可耻吗？……Sepp又回家了——指约瑟夫·穆勒，他曾被宣判无罪，朋霍费尔误认为他已经获释。——他以他旧有的那种韧性和蔑视冲出了自己的路。

我还没有回答你关于米开朗基罗、布克哈特和hilaritas——欢乐、愉快——的评论。你关于布克哈特的主题所作的评论肯定很有启发性，但从hilaritas这个词的古典意义上说，它肯定不是只意味着欢乐，即我们可以在拉斐尔和莫扎特那里发现的那种欢乐。瓦尔特·冯·德·沃格韦德、巴姆贝格骑士、路德、莱辛、鲁木斯、胡果·沃尔夫和卡尔·巴特（只随便提几位），他们又如何呢？他们肯定也有一种hilaritas,这可以描述为对他们自己工作的信心，一种对世界和流行观点的勇敢蔑视，一种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将有益于世界（即使世界并不赞同）的不可动摇的肯定，一种宏大庄严的自我肯定。我同意你的意见，米开朗

基罗、伦勃朗、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与我所提到的那些人大不相同的一类人。关于他们的工作，有些东西不很清楚，不很明确，不太好下结论，更缺少一些说服力，不偏不倚以及幽默。尽管如此，我不能不承认他们也具有我已描述过的意义上的 *hilaritas*，那是一种伟大的必要属性。布克哈特的局限性正在此，这是他自己也意识到的一种局限。近来我一直在研究13世纪的世俗主义运动。它没有被文艺复兴打上标记，但却被中世纪打上了标记，它无疑产生于帝国与教廷之间的斗争。它还显示于沃尔瑟·尼伯龙根和帕西发尔的故事之中。——帕西发尔的异母兄弟费列菲茨对穆斯林表现出了多么惊人的宽容啊！显示于瑙姆堡和马格德堡的大教堂之中。它的此世性并未获得解脱，而只是基督教（尽管是反教权的）的此世性。这种此世性（它不同于文艺复兴之此世性）是何时结束的呢？在莱辛那里似乎还残留着它的痕迹（它可以与西方的启蒙思想相比较），这种痕迹还以不同的方式残留在后来的施蒂夫特和莫尼克那里，更不必说克劳迪马斯和艾特赫尔夫了。但是在席勒和唯心主义者那里，则看不到它的影子了。在此，画一张详细的家谱表是有价值的。但那样做又会引起有关古典时代传统之价值的问题。它是否仍然是一个有关系的问题，是否仍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呢？在“城市——国家的人”的标题下对这个问题的现代讨论已经过时了。从美学角度对它的古典讨论在今天只有一点有限的说服力，而且多少有点博物馆陈列品的味道。人本主义、人性、宽容、柔情与温和等等基本价值，在沃尔兰夫·冯·埃森巴赫和巴姆贝格那里已经显而易见了，在那里，它们以最为生动的形式出现，对我们来说，比古典时代的作品本身更容易接近，更切身相关。从兰克到德尔布吕克都主张的把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世界看成连续整体的那种对历史的解释确实有理呢？还是斯本格勒关于文化各个阶级是一些封闭圆圈的理论正确？相信历史连续性的思想，确实是回到了黑格尔那里，黑格尔认为历史过程的顶峰是现代社会，即他自己的哲学。因此，尽管兰克断言历史的每一时刻都直接与上帝相联（这个断言也许本可以提供一种矫正，虽然它并没有这样做），但是，历史连续发展这一观念的根源却在唯心主义之中。斯本格勒的形态学是生物学上的，那正是它所特有的局限——他所谓文化的衰老和衰落意指什么呢？无论如何，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唯心主义者那样，把古典作品作为教育之根基来接受，我们也不能像斯本格勒那样，从生物学和形态学上把古典作品从我们的文明阶段消除掉。在整个问题得到进一步的阐明之前，应该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将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建立在以任何特定时期的事实成就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种

抽象的历史哲学上。我怕我总是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感到冷漠，这两者看来是如此的遥远，我不能使它们成为我自己的东西。我很纳闷：对其他国家的认识、与它们的密切接触，对今天的教育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比古典知识更为重要的因素？当然，在这两件事情中，都有眼界狭小的危险。然而，了解一下我们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并不限于政治和贸易，而是真正可以使文化丰富化的，这也许是我们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辟迄今未使用过的源泉，来繁荣我们的文化，同时仍继承发展欧洲的古老传统。

无线电刚才广播了敌方空军的一些强大分队逼近的消息。我们在前两天的白天已目睹了大量的对柏林的空袭。我们能看见不少的编队飞过无云的天空，它们后边留下了一缕缕凝结气尾，常常还有大量的防空炮火。昨天警报响了两个半小时，比任何一次夜间空袭的警报都长。今天的天色十分阴暗……警报现在正在响着，所以我必须中断一下，等会再见。——这一停就是两小时。无线电说：“炸弹落到了城市的所有地区。”在这里，两个月当中我都在努力观察人们仍在多大程度上信仰超越的实在。有三种观念似乎是共同的。(1)人们说，“划十字的手指”显然将某种力遣附到了随之而来的思想上。在危险的时刻，他们不愿感到孤独，而是想要确定有某种不可见的存在。(2)“火暴性子”，是人们在谈论下一次空袭的前景时常常发出的感叹。这似乎是关于上帝对人之狂妄自大的神怒天谴的一种冥想，换句话说，是自谦自卑寻找一种形而上的而不只是道德上的根据。(3)“你不可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作为一种必然结论，每个人都应该呆在他被安放的地方，根据基督教的解释，这三点都可以看作是对代祷、对教会、对上帝的恩典与惩罚、对神圣天命的思考。我们可以在最后一点上加一个在此常常听得到的短语：“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送来考验我们的。”这里看来不存在任何对末世论思考的痕迹。也许，你在你所呆的地方观察到的东西不一样罢？

这是我在此度过的第二个“复活节前两周。”人们有时在信中流露出我正在这里受难的意思。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敢有这种想法，因为那似乎是对受难这个词的亵渎。这些事情不应该予以夸张。我想，很可能你和其他几乎每一个人现在受的苦难都比我多。当然，这里有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但是每个地方不都是一样吗？也许，我们总是倾向于夸大整个苦难问题，而且在对待它时太过于严肃了。从前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徒不大注意这种事情。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强悍

吗？也许，对于什么是真正受难和殉教，他们从自己的历史中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他们默默地毫不在乎各种小小的不便和障碍。例如，我相信所有实实在在的痛苦都包含有肉体痛苦的成分。我们总太过分倾向于强调心灵上的痛苦。然而，那正是据认为基督已从我们这里消除的东西，在《新约》中，我在早期殉教者的事迹中，找不到关于它的任何说法。在这个世界上，教会自己的苦难与其仆人自己的不幸苦难，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作大量的矫正。坦率地说，想到我们如此多地谈论自己的不幸，我有时几乎感到羞愧。事实上，与我迄今所经历的任何东西比较起来，真正的受难必定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必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好了，今天写得够多的了。我们何时才再次在一起交谈呢？好好保重自己，并尽量享受你所在的那个美丽的国家罢。在你周围传播 *hilaritas* (欢乐) 吧，你自己也要注意保持它！

1944年3月19日

由于听到关于你们附近有激烈战斗的新闻，你就几乎离不开我的脑子了。我把从圣经和赞美诗上读到的每一个字都用到了你的身上。你.....在这些危险的日子中一定十分想家吧，而每一封信只会使得这种思念更难受。但是可以肯定，一个人无论此刻偶然呆在何处，他都能找到自己的重心，无论如何渴求着他愿望中的对象，那也不能使他离开自己的岗位和放弃自己的责任。这不正是同幼稚青年不同的成年人的标志吗？一个少年绝不会“老在一处”，如果他老在一处，他就不是少年，而是个傻瓜了。完全成熟的人有一种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使他能集中精力于眼前的时刻。他也会有未得满足的愿望，但他总能抑制它们的出现，会设法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控制它们。他所具有的自我控制的需要越多，他在其同伴当中，尤其在较年轻的仍然走在已旅行过的路上的同伴当中所激发的信心就越大。过多地依恋自己的愿望，就容易妨碍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以及能够成为的人。反过来，为了目前的责任而反复受到控制的愿望，则能够使我们更加充实。没有愿望是空虚的标志。此刻，我是被那些抓住自己欲望不放的人包围着，由于他们过去依恋自己的欲望，因而他们对别人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不去倾听，也不能爱他们的邻人。我认为即使在这种地方，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生活，仿佛没有欲望也一无所需的我们，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这样一个人能对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来向我们吐露心事，让我们问他们交谈。我之所以给你写这点，是

因为我想，现在你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今后你会很高兴地想到你已尽了你的最大努力。当我们知道一个朋友处于危险中时，我们总是想确信他仍是他真实的自我。即使在我们并未得到我们想要的每样东西之时，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充实的生活——这就是我真正想说的。原谅我用我自己的思想来打扰你，但是思考是我在此的主要消遣。我相信你会理解（顺便说说，我应该加一点：我比以往更加坚信实现我们希望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我们不需要自暴自弃。

.....我正在经历又一次困惑期，即觉得圣经读起来十分困难。我真不知道如何去看它。对此我完全不感到自己有什么错，而且我知道，过不了很久，我又会怀着新的热情再回到它那里去。这只是一个心理过程吗？我几乎倾向于这样认为。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时经常有这种感觉的情景吗？说真的，停滞的危险总是存在着，但是对它大惊小怪就错了。最好是相信，在一阵摇摆不定之后，指南针就会停在正确的方向上。你说是吗？.....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最后那几天算起，几乎快一年了。.....但愿我能知道未来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再相聚，也许在一起干什么工作——或者，我们必须满足于过去吗？

1944年3月24日

我敢说你正老想着孩子的命名仪式。我这么写的主要原因是我有一种感觉：你一定会因为这一切的明显的荒唐而不痛快。我们过去常说，孩子应该尽可能早地受洗，哪怕当父亲的不能在场。这样做的理由十分清楚。然而我现在不得不认为你等待是对的。因为，虽然我仍认为尽早地受洗是件好事，是非常可取的事（尤其是作为整个教区的榜样，只要你以对这一圣礼的效果的真诚信仰来做此事），但是，也有一些说法，即父亲应等到能出席仪式并参加为孩子的祈祷才好。当我审查我自己对这件事的情感时，我必须承认，我主要是受了这种考虑的影响，即认为上帝爱那个安排了受洗而又尚未受洗的孩子。关于婴儿受洗，《新约》没有规定什么法则，事实上，它是神恩的一件赐礼，一直得到教会的承认。于是对教区来说，它可以成为信仰的一种明显的证明。但是，强迫自己去履行它而又未感到信仰的打动人人的力量，那当然不是圣经的要求。纯粹作为一种证明来考虑，婴儿受洗不能被证明为有道理。当我们要求上帝快给一个日子，让我们能够送孩子去受洗时，上帝无疑将听到我们为孩子的祈祷。只要即将来到的

这个日子的每一种可能前景还存在，我就不会相信上帝会特别关注准确的日期。所以，我们可以信赖仁慈的天意，可以等待着，直到我们能够真诚地去做我们此刻觉得是沉重负担的那件事情为止……。因此我应该毫无顾虑地等待一会，怀着一种希望：今后我们将更清楚地看见我们的路。我相信，这对实际的受洗会更好些：它将使整个事情更真诚，这是比仪式的外在形式更重要得多的考虑。

……对于我特别珍爱的那个国家，你正在越来越比我熟悉和了解。找多么想和你一起坐上汽车去看塞西莉亚·麦特拉或者哈德里安的别墅。我已不可能去评论皮埃塔了。什么时候你得给我说一说，你如此喜欢它的地方是什么。

1944年3月25日

昨晚我们过了一段振奋的时光。从这里的屋顶眺望城市，是很令人吃惊的。我还是没有听到家中其余人的任何消息。昨天我的父母到P地去了，感谢上帝，但在西边也没有多大用处。当宣布要有空袭时，人们不禁会希望，这一次该轮到别的地方了，这真是荒唐这个原则与圣弗洛里安的原则一模一样：“留下我的房子，把其他人的丢进火中。”“也许，这一次他们不会飞到马格德堡或者施特廷的这边来”——我多少次地听到这种虔诚的祝愿啊！这样的时刻使人们认识到了人性的堕落和原罪的真理，在这种程度上，它也许是一种有益的体验。附带说一句，前一两天，空袭行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增加，它使人们怀疑，它是否并不是一种代替传闻已久的入侵的权宜之计。

五月之前，我都不能为将来订任何计划。我渐渐对这些预告失去了信心，已不再注意它们了。很可能他们又会告诉我，那也许是在七月。无论如何，我自己个人的未来与总的局势比较起来，只是第二位的，尽管这两件事情是紧密关联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仍将有机会讨论我们将来的计划。

我在此仍然一切正常。我多少觉得自己仿佛已变成了家俱的一个部分，而我得到的平和与宁静比我想得到的要少。关于南欧风景画较稀少的看法，你说得很对。法国南部是个例外吧？克劳德·罗兰怎么样？但风景画在德国和英国似乎十分兴盛。我想，南方人有种种自然美景可以欣赏，但对我们来说，自然之美是如此的稀少，以致于引起了对

它们的一种不满足的渴望。顺便说说，换个话题，莫里克曾经说过：“有美的地方，也有幸福。”这个说法难道不适合于布克哈特吗？要勉强同意尼采对“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粗糙的替代物，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恶魔的美，对我们来说是太轻率了。从真实出发，是绝不可能走过头的。勃鲁盖尔①或委拉士贵支②，或者汉斯·多玛，列奥波德·冯·卡尔克罗特或法国印象派艺术家，都可以作为例子。在这里，我们拥有一种既非古典的、也非恶魔的美，它是尘世人间的美，尽管它也有其自身适当的位置。对我来说，我必须承认这是唯一一种能打动我的美。我还得加上马格德堡教堂的圣母像，我那天曾提到过的那些画像。这就意味着对哥特式艺术的浮士德式的解释走错了路子。不然，我们怎么能够解释造型艺术和建筑结构之间明显的对比呢？……

今天就到此为止，否则你就读不完这封信了。想到你那时如何表演“赞扬先生”，我就很愉快。那对我们大家都很好。

1944年3月27日

也许我现在就该为复活节给你送去良好的祝愿，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的信要多久才能到达你手里。这几天在翻阅《新诗集》时，我不断地在想，我从复活节赞美诗中享受到的愉快，主要应归功于你。从我实际听到演唱赞美诗到现在，已有一年了，只要我们真正集中注意力，内心听到的音乐常常能胜过我们实际听到的。那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确实，关于音乐，有某种更纯粹的东西存在，而且，音乐因此而以某种方式获得了一种“新的载体”！只有几首作品我熟悉得足以能常常在内心听见它们，但我尤其喜欢与之相伴的，是复活节赞美诗。我对贝多芬耳聋后创作的音乐的欣赏，已变得更“依据生存体验”了。具体说来，如作品第三号中了不起的变奏部分：

顺便说一句，有一天，我听到了从下午6点到7点的星期天音乐会，虽然是从一台糟透了的收音机里听到的。

说到复活节，现在我们不是把更多的意义放在死亡行为上，而不是放在死亡本身上吗？与战胜死亡比较起来，我们更关注克服死亡行为。苏格拉底掌握了死亡的艺术；基督战胜了作为最后敌人的死亡（《哥林多前书》）。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区别。一件是在人的能力之



内，另一件事意味着复活。我们不需要死亡的艺术，但需要基督的复活以便振奋和净化今天的世界。这就是对“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将推动地球”的回答。如果有几个人真正地相信并实践它，那会造成多么巨大的不同。生活在复活之光中——那就是复活节的意义。你不也觉得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生活所依赖的是什么光吗？这pemirbalioamrnorum（精神混乱）是非常普遍的。它是对拯救信息的无意识的等待，尽管听见它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这个时机将要来临，也许，这个复活节就是我们必须为自己将来的任务作准备的最后机会之一。我希望你能享受它，尽管有你正不得不承受的所有这一切艰难。再见，现在我必须打住了。

1944年4月2日

现在，既然复活节显然要在我们既未回家也未重逢的情况下匆匆来临，我将把希望至少推迟到圣灵降临节。你认为如何？你一定会过一个明媚的春天。想想看，我又重新捡起了笔迹学，正在研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书。我不会在我的朋友和亲戚身上去试验它。这里还有些人似乎也对它有兴趣我相信其中有些道理。你无疑会记得，我在学生时期曾在这方面十分成功，以致它变得有些惹麻烦了，我便放弃了它。但是我想现在我已克服了心理上的危险感觉，我又重新对它感兴趣了。我希望能与你讨论它。如果它再变得令人害怕，我将立即丢开它。这里面有两种需要：感受性和敏锐的观察力，第二种能力你比我强得多。如果你愿意，我将给你进一步写写这个问题。

在卡尔·金特写的800页的克洛普斯托克传记中，我发现有摘自克洛普斯托克的剧本《亚当之死》的一些极其精彩的选段，这个剧本写的是第一个人的死亡。那首颂诗真够有趣的，而实际的剧本却十分可怕。我过去常常想到要为克洛普斯托克翻案，因此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

我这里有一张相当详细的罗马及其郊区的地图，每当我想起你时，我常常看它，并且想象着你在街头漫步（由于早就相识，你是那样的熟悉它们），倾听不远的地方传来的战火声，从山上眺望地中海……

1944年4月11日

在复活节期间，我真想给你写信，但我有如此之多的善意的来访者，以至我得到的平和与宁静，比我希望得到的要少。••...我已变得非常习惯于安静和孤独，所以在一小段时间之后，我就会重新渴望着它。我不能想象能像过去与你一起那样地、或者像你在那里那样地度过一整天。.....当然我很愿意有人畅谈一番，但是无意义的闲聊却会使我感到可怕地不安。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过复活节的。你那时在罗马吗？你克服了你的乡愁吗？我能想象，你比我更觉得这很难。因为没有心思的转移和分散是不可能克服它的。它要费大量的努力才行，人们总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对付自己。我发现，春天开始暖和，这几天相当令人难受，你肯定也会有此感受。自然正在重新发现自己，而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冲突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的冲突却依然如故，这二者之间的不和谐，是如此的尖锐。或许，这只不过又是乡愁，而且我们又一次痛切地感觉到它，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至于我自己的生活在，我得说我有许多目标，有许多要做的事，有许多希望，这样可保持我的专注，但我并不为我自己要什么东西。也许，这已使我比实际年龄老了。它已使得每件事都如此的平淡无奇，成了无味的事实问题。仍然能够沉迷于某种强烈的个人情感，能够作出真正努力并花费所有精力去坚持自己的渴求，在生活中吸收它，把它转变成生活中的收获，这样的人简直太少了！那些在广播节目里轰动一时的东西及其做作的天真和无聊的粗野，不过是一些可悲的残迹，是人们在精神努力方面能忍耐的东西的极限。这是一种悲惨的荒芜和贫乏。与之相反，当什么事情深深地影响我们时，我们要愉快起来，把随之而来的痛苦看成是对灵魂的一种充实。高度的紧张会产生巨大的活力——这难道不是生理上的事实吗？如果我错了，请把它翻译成恰当的行话。很久以来，我对从复活节到耶稣升天节这段期间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此，有另一种巨大的张力。假如人们对人间与天堂之间的紧张或冲突一无所知，他们如何能忍受世上的紧张或冲突呢？你手边有一本《新诗集》没有？我与你一起学唱耶稣升天节节日的赞美诗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那首《我们沉思此日》，它仍然是我最爱唱的歌之一。另外，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我们的友谊的第十个年头，这友谊是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方面。过去的一年，我们已分享了每一件事情，同我们在一起的前些年一样密切。

.....我禁不住要感到，我们将会一起重返家园。我被告知，在我这个处境不该指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任何变化——毕竟他们每两周就许下一些诺言。我不认为那要么是他们做得对，要么是他们很聪明，关于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很愿意告诉你。但是既然我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我就必须朝最好处努力，继续对圣灵降临节抱着希望。

昨天我听到一个人说，就他个人而言，去年一年被完全地浪费掉了。我从没有那种感觉，那怕片刻都没有。我也从不为自己在1939年夏天作出的决定后悔，而且似乎奇怪的是，我相信我的生活一直在遵循着一条笔直平坦的路程，就其外在的环境而言就是这样。它一直不断地丰富着我的经历，为此我只能感激。如果我将在这种地方结束我的日子，我认为那也会有一种我能理解的意义。另一方面，我在此的时间可说是在为一个全新的开端做彻底的准备。为一旦和平重临时的新工作做彻底的准备。.....今天就到此为止罢，因为我还要搞一个笔迹学分析，这是我不能做任何严肃工作时消磨时间的方法。恐怕这封信有点杂乱无章，因为我在写信时老被反复打断。

.....

1944年4月22日

你说，我在此的时间对我的作品会非常重要，你正翘首等待我以后将告诉你一切，等待拜读我迄今所写的东西。但是，你可不能期待过多：我肯定学到了很多，但我不认为我已变了许多。有些人变化很大，但很多人几乎毫无变化。我不相信我曾有多大变化，除了我生活中的两个时期可作例外，第一次是由于教皇人格的首次有意识的影响，第二次是我在国外期间。我想你也一样。当然，自我发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没有经历过生活中的突然断裂。当然，我们也曾故意与很多东西决裂。但那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目前的经历几乎不能代表一种真正的消极意义上的断裂。过去，我曾常常渴望着这样一种断裂，但现在我对之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继续过去的生活，与自己的过去保持连续性，这是一件极好的恩赐。圣保罗写下了《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3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作的。”也写下了《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a段!——“我感谢神，就是

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按：圣保罗原为迫害基督徒者，后信基督并成为传道者，故有此说。

与这里的大多数人比较起来，我常常为自己很少为过去的错误忧愁而深感奇怪。我从不去想，如果过去我以不同的方式行动，今天的一切就会如何地不同。我禁不住这样觉得：每件事都有自己的自然过程，都是不可避免的，一直向前的，由更高的天意指引的。你难道没有同样的感觉吗？

最近我一直在纳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为什么对艰难困苦日益麻木迟钝？每当我想到一年前我是如何感觉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吃惊。把它归结为天性的自我保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其中的东西比那更多。我们对自己的局限和责任逐渐有了更加清楚和更加严肃的估计，这就使我们真正地去爱我们的邻人成为可能。只要我们还沉醉于对我们自己的重要性的夸大了的感受之中，我们就绝不可能真正地热爱我们的邻人：爱自己的邻人就仍是一种含糊而抽象的东西。今天，我对于其他的人，对他们的需要和要求，能够采取一种更平静的看法，因而我能够更多地帮助他们。我宁愿谈论觉悟或明白，而不愿谈论麻木迟钝。但是，当然这二者的相互转化，总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情感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更冷漠更平静而责备我们自己，尽管我们必须随时警惕对一切变得视而不见的危险，即使当我们已达到觉悟或明白的阶段时，我们仍必须保持一颗温暖的心。这些反省对你有什么用吗？

我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使得一些日子比另一些日子显得更压抑些。这只是痛苦在逐渐增加呢，还是精神上的考验？一旦它们都过去了，世界看起来又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所。

那天我从无线电中听到了帕莱斯特里那的天使场景。它使我想起了慕尼黑，即使在那时，那也是真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唯一的的一个部分。这儿有一位大帕莱斯特里那迷，他因我对帕氏并不狂热而大惑不解。而当我说我如何欣赏天使场景时，他激动得颤抖了。

我已有很长时期不能安心考虑任何严肃的工作了，但现在随着春天的来临，我很想重新开始。下次我希望说说我正在做的事。在此期间，

你要保重，坚持到底。我希望，尽管有这一切情况，我们仍将很快见面。那会多么愉快。

1944年4月30日

又一个月过去了！你像我在这儿一样感到时间过得飞快吗？它常常使我吃惊——我们可以再见的那个月何时才来临呢？外边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如此严重巨大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我们的人生旅程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使我希望能够更经常地给你写信，如果说这部分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多久，那么主要还是因为我希望抓住我所有的绝大多数机会与你分享一切。我确信，在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所有各条战线都会大势已定。在未来的几周中，我们必须十分勇敢：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做好最坏的准备。我想到了圣经，而且像《彼得前书》第1章第12节中的天使们一样感到好奇，要看上帝打算如何解决这些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上帝将要作某种我们只能以惊奇赞叹之情接受的事情。只要我们有眼可见，我们将意识到《诗篇》第58篇第12节b行和第9篇20节f行的真实性。我们每天都必须反复背诵《耶利米书》第45章第5节。对你来说，要独自经历这一切，比较我来更难，所以我会专门念及你，事实上，我已经在这样做了。

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并肩经历这段时间就太好了。但也许我们单独地面对它是最好的。我很遗憾完全不能帮助你，只是在每天早晚，常常也在白天读圣经时想到你。你真的不必为我担心，因为我过得非常好，如果你来看我，准会十分惊奇。他们总在告诉我，说我“向我的周围放射着许多的安宁”，还有，我“总是那么愉悦。”这无疑是在奉承，但我恐怕我自己并不总是像那样感觉。如果你知道我在神学上的观念正在如何形成，你一定会吃惊，也许还会不安。这正是我最感到需要你的地方，因为没有别的人能够给我这么多的帮助，去澄清我自己的思想。不断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是，今天，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基督教，甚至什么是基督？人能够通过词语，不论是神学语言还是虔诚的话语来了解每一件事的时代完结了，内心和良心的时代（这种时代应该说是宗教本身的时代）也完结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时代现在的人们简直不再可能具有宗教气质。即使是那些真诚地把自己说成是“宗教性的”人，至少也没有实行它，所以，当他们说到“宗教性的”时候，显然是在指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整个的有1900年悠久历史的基督教的传讲和神学，依赖的正是人的“宗教性的前提”。我们

称为基督教的东西一直都是宗教的一种模式，也许是一种直正的模式。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这种先验的“前提”完全不存在了，而不过曾经是人类自我表达的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如果我们达到了彻底不要宗教的阶段（我认为现在或多或少已是这种状况，否则，例如这次战争怎么与以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并未唤起任何“宗教上的”反应呢？），那对于“基督教”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车的的部分脱离了我们迄今的基督教的整个结构，那些留下来为我们在“宗教”的路途中照亮的人，只是几个“骑士时代最后的幸存者”，或者是一两个在思想上不诚实的人。他们会是那被选上的极少数吗？难道我们应该带感情地、急躁地、愤怒地扑过去抓住，以便向其兜售我们要提供的货物的，就只是这可疑的一群人吗？难道我们应该在那一两个不幸的人处于最虚弱的时刻向他们进攻，并且把一种宗教的强制强加给他们吗？

如果我们不想这样做，如果我们最终不得不把基督教的这种西方模式看作仅仅是完全无宗教状况的预备阶段的话，对我们、对教会来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基督如何能够成为甚至是那些毫无宗教的人的主呢？如果宗教只是基督教的外衣（即

使这件外衣在不同的时期也具有非常不同的方面），那么，什么是非宗教的基督教呢？巴特是唯一一个开始沿着这条思路思考的人。虽然他仍未达到其逻辑结论。但他已达到了启示的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复旧。对于无宗教的工人甚或一般人来说，任何能造成实际区别的东西，都不是靠它得到的。需要回答的问题当然是：在一个非宗教的世界中，教会（教堂、教区、传讲、基督教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没有宗教，即没有形而上学和灵性等等的在时间中受到影响的前提条件，我们如何谈论上帝呢？我们如何以世俗的方式谈论（但我们也许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来谈论这类事情了）上帝呢？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非宗教的和世俗的基督徒呢？如果不认为自己在宗教上特别得宠，而认为自己完全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蒙召的人”呢？这样一来，基督就不再是一个宗教的对象，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事实上确实是这个世界的主了。然而那又意味着什么？在完全没有宗教的地方，崇拜和祈祷有何地位？这种隐秘的修行，或者正如情况可能的那样，在倒数第二点和终点之间（你在我这里过去曾碰到过）的这种区分，在这一点上是获得了新的

重要性吗？今天我必须在此打住，这样这封信才可以马上寄出去。在两天之内，我将给你去信进一步讨论这个主题。我希望你对我涉及的东西有一个粗略的印象，而且那不会使你讨厌。好，先说再见罢。没有从你那儿得到回音而保持写信，这并不很容易。如果这样做使我的信成了独白的话，那你得原谅我！

最后我又发觉我可以写下去了。——保罗关于割礼是否是称义的一个条件的问题，我想，在今天就是宗教是否是得救的一个条件的问题。摆脱割礼，同时就是摆脱宗教。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基督徒的本能经常更多地把我拉向无宗教性的人而不是拉向宗教性的人，我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想要向他们宣讲福音，而是（我几乎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兄弟情谊”。同宗教性的人在一起时，我常常害怕提及上帝的名字——因为那个名字在这时对我来说，似乎听起来不大真实，我觉得自己很不踏实（其他人开始用宗教术语谈话时尤其糟糕：那时我完全语屈词穷，还有些感到压抑和不自在）——而与不信宗教的人在一起时，我就能够不时地、相当坦诚地谈到上帝，好像很自然似的。当人的感知能力（常常只由于懒惰）到了尽头，或者说人类智穷力尽之时，宗教性的人就谈起了上帝：他们或是为了所谓解决不能解决的难题，或是作为人类失败时的支柱而召唤来帮助自己的，就是说，总是由于人的软弱或处于人生边缘时来帮助人的，确实总是那个Deus ex machina。必然地，那只能进行到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把那些边缘向前推进时为止，因此，作为一种Deus ex machina的上帝已成了多余的。我已开始怀疑关于“人生之边缘”的说法。在今天，既然人们几乎不再害怕死亡，几乎不再理解罪的意义，死亡和罪还仍然是真正的边缘界线吗？在我看来，我们谈论边缘，仅仅是急欲给上帝让出一席之地。我希望不在生活的边缘，而在生活的中心，不在软弱中，而在力量中，因而也就不在人的苦难和死亡里，而在人的生命和成功里来谈论上帝。对我来说，在边缘上最好是保持我们的平静，丢开那个未解决的问题。相信复活，并不是解决死亡问题的方法。上帝的那个“彼岸”，并不是我们的感知能力的彼岸。以感知为基础的理论的超越，与上帝的超越毫无关系。上帝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彼岸”。教会并不是站在人的力量用完耗尽的地方，不是站在边缘上，而是站在村子的中心。那就是它在《旧约》中存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旧约为基础来读新约仍然读得太少。这种非宗教的基督教的外在方面，即它采取的形式，是我一直在反复思考的问题，我将很快再给你写信

讨论它。尤其对我们来说，对处于东西方中途的我们来说，也许将会降下一种重要的责任。

在这些问题上，从你那边得到一条思路会很精彩；我相信，它对我意味着的东西，确实会比你能想象的要多。我建议你看看《箴言》第22章第11和12节。其中有些东西是反对任何一种虔诚的逃避现实的。

1944年5月5日

我设想你现在一定在休假，这封信不得不转寄给你。不幸的是，那就意味着在你收到时它已过时了，因为现在的生活是那样的不确定。然而，长期的体验说明，每一件事都依然如故，而不是突然变化，因此我仍然愿意照常给你写信。我一直过得很好，案子进展也很好，尽管日期还是未定下来。但所有的好事情真正来临时，都会使我们吃一惊，所以我正满怀信心地等待着。

再谈几句“非宗教性”罢。我想你还记得布尔特曼关于《新约》之非神话化的论文吧？今天，我的看法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他走得太远了，而是认为他走得还不够远。不只是奇迹、升天之类神话的概念（这些东西原则上并不能与关于上帝、信仰等等的概念相分离）成问题，而且还有各种“宗教的”概念本身也成问题。正如布尔特曼设想的那样，你不可能把上帝和奇迹分开，但你却必须能够在“非宗教”的意义上解释和表明它们二者。布尔特曼的方法从根本上说确实是开明的方法（即简化福音），而我则力图从神学方面去思考。

“在非宗教的意义上解释”指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意味着一方面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谈，另一方面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谈，而这两种角度的任何一种都与圣经的信息或今天的人无关。说对个人获救的个人主义关注几乎已完全离开了我们，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有一些事情比为这个问题操心更为重要，我们难道不是确有这种想法吗？（也许不比这些事情本身更重要，但却比为之操心更重要。）我知道，这样说听起来相当可怕。但是说到底，这不也是圣经的观点吗？《旧约》中有对于拯救个人灵魂的关切吗？在那里，一切事件的核心难道不是世上的上帝之国和正义吗？还有，《罗马人书》第3章第14节以下经文，难道不是下面这种观点的高峰吗？——只有在上帝那里，而不是在关于拯救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才有正义。它与我们关注的来世无关而与



被创造、被维持、要服从律法、要补赎、要更新的这个此世有关。在福音中，在世界之上者，被认为就要为这个世界而存在——我不是从自由派的、虔敬派的、伦理神学的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上帝创世以及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受刑与复活这个圣经的意义上说的。

巴特是开始批判宗教的第一个神学家（而这仍然是他真正伟大的长处），但他用关于启示的实证学说替代了宗教的位置，这实际上是说，“要么接受它，要么放弃它”：童贞女生子、三位一体或别的什么，每样东西都是整体的同样重要同样必要的组成部分，对这个整体，你要么囫圇吞下，要么完全拒绝。这与经是不相符的。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感受，也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意义，即是说，隐秘的修行必须重新确立，这样才能保持基督徒信仰的免于亵渎。启示的实证学说，正如它在终极分析中所做的那建立了一种关于信仰的法则，毁坏了凭着基督道成肉身而赐给我们的礼物的本来面貌，从而使它十分容易造成这种亵渎。教会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即如圣经教导的它本身应该的那样），但却使得世界依赖于它自身，把世界留给它自己的欲望，这就完全错了。

现在，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以“这个世界的”方式——即在《旧约圣经》的意义和《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的意义上来重新解释忏悔、信仰、称义、再生、圣化等等概念。关于这些，我将再给你写信。

原谅我用德文手写体写下这些东西——我通常只在为自己做笔记时用这种字体。也许我写这一切的理由。只是要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要去启发你。我确实不是想用这些问题来打扰你，因为我并不认为你会有时间去纠缠它们，我也不需要去不必要地为难你。但我禁不住要与你分享我的思想，只因为这个简单的理由：这是我能澄清自己思想的唯一方法。如果这不适合于你，请告诉我。——明天是坎兑特（Cantate, 复活节后的第四个星期天），我会想到你，并享受愉快的回忆。再见。像我一样耐心些吧，好好保重。

1944年5月6日

.....下次我将写一写基督徒的“自我主义”——无私的自爱。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一点。过多的利他主义是令人讨厌的，它造成了太多的要求。有一种自我主义可能是更无私的，它向我们提的要求也会少一些。

坎兑特

今天早上，我听到了由雷格尔和胡果·狄斯特勒演奏的一些好音乐，这对礼拜日来说是个良好的开端。唯一的不和谐音，是音乐中插播了一条通告，说“敌军分遣队正在逼近某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当时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昨天晚上我想的是岳母或婆婆的作用问题。我认为她们不应该总想教训人，因为我看不出她们有权那样做。她们的特权，倒是得到了一个成年的儿子或女儿，她们应该把这看成是丰富了自己的家庭，而不应把这看成是一种进行批评的机会。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快乐，可以在孩子提出要求时给予帮助和建议，但是孩子的婚姻完全解除了她们作为教师的责任。那真正是一种特权。我认为，一个岳母或婆婆应该高兴看到另有一人爱她的孩子，因此她应该把所有别的考虑，尤其是要塑造某种特点的任何冲动，都推到后边去！

对沉默寡言能够显出恰当欣赏力的人，似乎是太少了！警报响了，所以稍后再写罢。.....这一次又是相当密集的。

至于沉默寡言，它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自己所要保留的东西是什么，取决于我们有了个可以与之分享一切的朋友。我想，要说岳母或婆婆的妒嫉就有点说过头了。这样说会更真实些：有两种爱，母亲的爱和妻子的爱，而这是造成大量误解的源泉。然而，顺便说一句，丈夫与岳母相处，比妻子与婆婆相处要容易得多，尽管《圣经》给出了一个独特相反的例子，即拿俄米和路得的例子。最近，我被带进城去了一两次，进行司法审问。结果我很满意。但是，由于对日期他们还是一直不作任何肯定，我对自己的案子确实失去了兴趣。我常常一连几个星期根本不想案子的事情。暂此搁笔！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

1944年5月9日

我很高兴得知你有希望很快请假回家。如果你发现可以设法在几天之内举行命名仪式，绝不要让我不在场这种想法干扰了你的愉快。我希望专为这个场合试着写点东西，而且你知道，我在精神上将与你们在一起。想到最后事与愿违，我在那天不能与你们在一起共庆，当然十分痛苦，但我已自我调解，顺从了我的命运。我相信在我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即使它正好与我们的愿望冲突。在我看来，我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被关押在此，因此我只希望我不要辜负这个目的。在我们的最高目标的光照之下，我们个人的种种困苦和失望，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像现在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愉快时刻来悲叹我眼前的不幸，既不值得，也很不对。那会完全违反我的意愿，有害于我对自已案子所持的乐观态度。为每一点朝我们走来的小小的私人幸福心存感谢吧，我们不该有片刻时间不看到我们为之生活的那些伟大事业，而且它们必定会给你的快乐带来光明而不是阴影。想到我竟成了妨碍你如此艰难奋斗取来的几周幸福的原因，我是不能忍受的。那会成为一场灾难，而别的都不会。只要我能帮你保持这些春日的光彩不褪，我就非常高兴了。请不要有片刻认为我不在你们身边是什么损失——远远不是那样。而且，更不要认为我很难得写下这些话；这些话代表了我真诚的恳求，你遵从这些话，就只会使我愉快。如果你休假期间我们能设法见见面，我就太高兴了，但一定不要为此为难——我对12月23日仍记忆犹新！而且，请不要为了在这儿陪我一会儿而失去了一整天时间。我知道你很心甘情愿，但如果你那样，我会非常懊恼。然而，如果你父亲确实安排了你来探视，就像去年12月那样，那我当然非常感激。顺便说一句，我知道我们两人在读祝愿明天的经文时会想到对方，而且我非常高兴你们两人又能在一起读圣经，因为它能给你们极大的帮助，不仅当你们在一起时，而且当你们以后再分离时都是如此。不要让你团聚时间的短暂和你很快必须离开的想法去干扰你休假的幸福。不要打算做过多的事情。要让别人来看你，不要自己到处跑，去看每一个人。如果今后几周会出现什么将对我们的生活发生深刻影响的重要的而出乎意料的决定，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然而我仍然希望你们在一起有几天无人打扰的平静与安宁。你们有机会一起为将来订个计划，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我虽然很喜欢亲自施行洗礼，但那既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最重要的楚，我希望命名仪式将帮助你们认识到，你们

大家的生命，孩子的及你们自己的生命，都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你们能够满怀信心地期待未来。你要亲自为洗礼选经文吗？如果是那样，《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或《箴言》第23章第26节，或第4章第18节如何！那天我偶然读到了最后这段经文；我认为它很美。

我不想在你们刚刚团聚时用一封太长的信来打扰你。我想做的，只是把我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并告诉你们，我将分享你们的快乐。你们多听点好音乐吧！

1944年5月16日

我刚才得知，你已送来口信说你预期今天上午到达。我不能想象，一想到你能立刻就到这里，我是多么的高兴和欣慰。这一次我几乎可以说是天意，是对祈祷的真正回答了，也许你会同意罢。我仍想为施洗命名仪式写点什么。用《诗篇》第90篇14节作为仪式经文如何？我本想建议用《以赛亚书》第8章第18节，但它有点太过于带普遍性了。

1944年5月18日

我打算为洗礼的这一天写点东西，而我把它寄出的主要理由，是让你知道，我想着你们……。我希望这一天将成为长久珍惜的回忆，它将为你的假期定下基调。我也恐怕这假期是太短了，但我希望你很快就能永远不离家了。有些回忆是令人痛苦的，还有些回忆则可以成为一种激励：愿对这一天的回忆，能在你们又分离时对你成为一种激励。……请不要为我而有什

么遗憾。马丁（尼莫伊勒）这样已有近7年了——那可是大不一样啊。……我刚听说你明天要来看我。太好了。我曾放弃了对所抱的希望。这样，我要用今天为你的到来做准备。是谁设法安排的来访？不管是谁，我都非常感激。

1944年5月19日

我简直无法告诉你，你的到来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当然，还有你敢于来的勇气，还有你们两人一起来这个事实。这简直就像个奇迹。听到你近来的经历，我深受感动。我今天是太急于深入细节了。最重要的是，我要为你在最近经历这种折腾之后，能找到你亟需的安宁，得到

内心的和外部的安宁而祈祷。我非常遗憾你来时警报正在响着，当那位军官送来了你的电话口信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种种事情的意义，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知道某些事情不可避免，而且即使我们看不见其后隐藏的目的也只能忍受，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安慰吗？我在这里已经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了。

1944年5月20日

有一种危险总是存在的，即某种强烈的爱会破坏我称为生活的“复调音乐”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上帝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地永远地爱他，然而这并不是为了损害或减少我们此世的情感，而是作为一种固定的旋律，而生活的其他旋律则为之提供对位。此世的情感是这些对位法的主题之一，这种主题享有自己的自律性。即使是《圣经》，也能为《雅歌》找到一席之地，人所具有的热烈的、感官上的爱，莫过于其中的描写（参见第7章第6节）。这是一件好事情：《圣经》包括了这一篇诗，它向那些认为基督教限制激情的人发出了抗议（在旧约中，什么地方有这种限制的例子呢？）在基础低音坚实而又清晰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配合的对位音发展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基础低音和对位音，用查尔斯顿信式的语言来讲，是“既不相混而又独立”就像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一样。也许复调在音乐中的重要性，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这种基督论真理在音乐上的反映，因此它是基督徒生活中的基本因素。你来这里以后，我想到了这一切。你能明白我的用意何在吗？我想告诉你，我们必须有一种良好的、清晰的固定旋律。没有它，就不可能有饱满的或完美的声音，有了它，对位声部就有了坚定的支柱，就不会跑调或消失，就其本身而言，它就永远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只有这种复调能够赋予生活以完整性，同时也向我们保证，只要定旋律保持不断，就没有什么东西会出大错。也许，你的假期和就在前面的分离，对你来说会比较易于忍受一些。如果分离定要来临，且伴随着各种危险，请你不要害怕它或者仇恨它，你要把你的信念固定在定旋律上。——我不知是否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意思，不过，人们实在很少谈起这类事情……

1944年5月21日

我把这个日期写在这封信的顶头，作为我对洗礼仪式的参与和为它作的准备。就在此刻，警报停了，我现在正坐在警卫室里，我希望你们

在所有日子当中的这一个日子里，不要遇到空袭。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候啊！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洗礼啊！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将不得不回顾多少事情啊！要紧的是，我们应该恰当地利用这些回忆，把它们变成精神上的财富。那将会使它们更坚实、更清楚、更富有挑战性，这是件好事。在这样的日子里，绝没有多愁善感的余地。既然在空袭当中，上帝还将进入上帝之国的福音召唤送到神圣的洗礼仪式上来，那正是上帝之国之性质和目标的明显征象。因为，那是一个比战争和危险更强大的国度，一个力量和威权的国度，它对于某些人来说意味着永久的恐怖和审判，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永久的快乐和正义，那不是一个人心中的王国，而是像地球一样广大的王国，不是一个短暂的王国，而是永恒的王国，它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召唤人们走向它自身，为它做好准备，它是值得我们以生命去奉献的国度。轰炸刚刚开始，但看来今天也不会太厉害。我多么想一连几个小时听你讲道啊！今天早上八点钟我听到了“上帝所为皆善美”的合唱节目——这是一天的好开端。当我聆听时，我想到了你我很久未听到管风琴的声音了，它那清晰的音调，就好像艰难时期的一个庇护所。

我想，你马上就要进行饭后讲话了，你讲话时会想到我。我很想听你讲话。我们彼此很少说这种话，这个事实本身就使人不时渴望听到这种话。你理解这一点吧？也许，一个东西不在场，就能使人更强烈地感受到它。我过去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仍这样认为，尽管已发生了这一切。

复调音乐这个主题还在一直纠缠着我。今天我在想，没有你是多么痛苦，我又想到，痛苦和欢乐如何也是生活之复调音乐的组成部分，它们竟能够肩并肩地独立存在。‘

警报解除了！我真为你们高兴。我的桌上有两枝小丁香花：今天有人为我送来的，很令人感动，不是吗？我还把你带来的照片放在面前，望着这个婴儿，他今天正在受洗命名。我认为他很可爱，如果他要像我的样子，我只希望他像我一样没有牙病头痛的毛病，希望他有幸得到我那样发达的腿肌和敏锐的牙床——尽管那有时也会变成不利条件。至于别的事情，他能在别的地方干得更好。……关于我，他还继承了最好的东西，即我的名字。我从来都很满意这个名字，年轻时甚至为之而自豪。请相信我，我将永远是他的好教父，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事实上，我相信他不可能有更好的教父了！

如果你看来，战争似乎仅仅意味着死亡的话，你实际上就没有恰当地看待上帝行事的多重方式。我们大家的死期都是定好了的，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它都会找到我们。我们必须为之作好准备。但是，

他知道千千万万的方式，

从死亡的力量中拯救我们。

他供给我们种种养料和饮食，

那是他在饥荒时送来的天恩。

——这乃是我们绝不能忘怀的东西。我还要寄给你一封信，请你在最坏的情况发生时转交给尼布尔。我们还必须定好一个地点。我确信，通过N.和乔治大叔，我们以后还能保持联系。

关于D.W.R.的洗礼之断想

你是我们家族中新一代的第一人，因此也是你这一代人中最年长的代表。你将拥有这样一个极有价值的优势，即有大半辈子与在你之前的第三和第四代人一起生活。你的曾祖父能够凭自己的记忆向你谈起那些在18世纪出生的人们，而且，有朝一日，在公元2000年以后很久，你还可以成为传递250多年口头传说的活桥梁，尽管这自然得以雅各的这句话“如果上帝愿意而我们又活着”为条件。所以，你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来思索历史之无常盛衰，来审视未来之大致轮廓。

你的三个名字使人联想到三幢房子，它们与你的生命密切关联，而且将永远密切关联。你的祖父曾居住在一幢乡间牧师宅邸中。他过的是一种简朴而健康的生活，在心智上有着广泛的兴趣，对于人生的小小愉悦有着热烈的爱好，同普通民众有一种自然而坦诚的友谊，在实际事务上有自助自理的能力，还有一种以精神上的满足为基础的稳重谦和——这些都是在那所乡下牧师宅邸中自然而自在的世间的价值，你在你父亲身上也会看到这些价值。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它们总能帮助你同他人一起生活，帮助你获得真实的成功和内在的幸福。

体现在你的外祖父外祖母家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文化，则显示出为公众服务的自豪，心智方面的成就与领导地位，以及对高贵遗产和文化传播

统的一种根基深厚的责任感。甚至在你意识到之前，这就会赋予你一种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你绝不会丢掉这种方式，因为你若失掉它，你就会对自己显得不真实。

用你的叔祖父——指作者（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自己的名字为你取名，那是你父母亲的一个好心的想法。你的叔祖父是你父亲教区里的一名牧师，也是他的一位好友。这时候，他正分担着其他很多善良的德国人和新教徒的命运，因此他只能在远处参加你父母的婚礼，在远处参加你自己的生日洗礼，可是他却怀着极大的信心和欢乐的希望期待着你的前程。他一直在努力奋斗，要保持他所能理解的那种精神，即他看到体现在他父母（你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家中的那种精神。你的父母正是在这所房子中开始相互认识的，他认为这对你的前程是一个吉兆，他希望你有一天也会感激这所房子的精神，并从中获得灵感。到你长大的时候，那幢乡间的牧师邸宅和那座古旧的城市住宅将属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但是，这种古老的精神仍将存活在那里，并在一段时期的冷落与软弱、退却与还原、维护与康复之后，采取种种新的形态。

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可以使生命更为坚强，但它也可以丰富它，赋予它以活力。关于人的生命，有某些基本的真理，人们或迟或早总是要返回这些真理上来。所以，没有必要着急：我们必须能够等待。“上帝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传道书》第3章第15节）。

在将来的革命时代，知道一个好好的家平安无恙，就是一份无价的礼物。它将提供一个堡垒，以抵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一切危险。子女狂妄地造父母的反，这种时代将会过去。子女将回到父母那里寻求屏障，在父母的家里，他们将寻求咨询、安宁和光明。父母健在是你的幸运，他们凭经验而懂得，在遇到麻烦时有父母的家意味着什么。在此普遍的文化枯竭中，你将发现，你父母的家是一座精神价值的仓库，是一个激发心智的源泉。你的父母所理解、所演奏的音乐，将消除你的惶惑，净化你的性格，纯洁你的情感，在焦虑和忧伤的时候，这音乐将帮助你维持一种欢乐的基调。你的父母不久就将教你学习自助，不要害怕弄脏你的手。你们家里的虔敬不会是喧闹聒噪的那种，但是你将受到培养，学会作自己的祈祷，学会敬畏上帝甚于一切，敬爱上帝并遵行耶稣基督的旨意。“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它必引导



你；你躺卧，它必保守你；你睡醒，它必与你谈论。《箴言》第6章第20—22节）“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路加福音》第19章第9节）

假如你被带到乡间去养育，那更是再好不过了。不过，那将大大不同于养育了你父亲的乡村。人们总习惯于认为，大城市提供了最充实的生活，以及大量的快乐。但是现在，这些城市给自己带来了死亡，妇女和儿童已在恐惧中逃离了城市。在我们这个大陆上，大城市的时代似乎已走向终结。圣经告诉我们，该隐是第一个城市居民。在某些地方，世界性大都市可能会留存下去，但是，它们的光辉尽管也会迷人，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却总会有一种神秘恐怖的氛围。这种从城市的逃离将给乡村带来巨大的变化。乡间生活的僻远宁静，已经被收音机、汽车和电话的出现所破坏，被官僚行政对每一个生活部门的实际渗透所破坏。而且，由于成百万的人不再能忍受城市生活的整体化或极权要求，正在涌向乡村，由于工业正在向农村地区散布，乡村的城市化趋势将加速进行，乡村生活的整个图景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30年前的村庄，并不比田园诗般的南海群岛更能存活于今日。人们尽管很需要孤独和安宁，却会发觉很难得到这些东西了。然而，在这一切变化之中，脚下能有几英寸的土壤，却是一大好处，你可以为一种新的、自然的、朴质无华和知足满意的日间劳作和晚间闲暇，从中取得某些资源。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以下“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却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也免得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亵渎我的上帝之名”（《箴言》第30章第8节以下）。“你们要从巴比伦城中逃离，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它的罪孽中一同灭亡”（《耶利米书》第51章第6节）。

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长大的，这个社会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计划自己的生活。人们教导我们说，生活当中有一种目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坚定地接受那个目的，并尽其所能去实现它。然而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看到，即使要安排未来的一天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所有作品，一夜之间就可能被摧毁，而且我们的生活与父辈相比，已经变成了无定形的、支离破碎的。可是，尽管有这一切，我只能说，我还是不会选择在任何别的时代生活，而只选择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它

是如此不顾及我们的外在命运。我们一直没有像在今天这样意识到，世界是如何的处于上帝的天谴和恩典之下。在《耶利米书》第45章中，我们读到：“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生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我们要挽救自己的灵魂不被文明之碎片所损伤，就让我们满足于此罢。如果造物主都毁灭他自己的作品，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为自己的作品毁灭而悲悼呢？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是迷恋于远大的野心，而是从那碎片中救出自己的命，正如从火焰中拖出来的木块。“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第4章第23节）。我们不得不维持生命，而不是塑造生命，不得不坚持，而不是前进。但是，我们确实想要为你们，为正在起来的一代人，保留一份遗产，这样你们就会有资源去建设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

我们已经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因为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掂量了未来的每一个可能性，一切就都多多少少会自动地发生。我们知道下面这个道理时有点儿太晚了：产生行动的并不是思想，而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准备。对于你来说，思想与行动将有一种新的关系（，你的思考将限于你在行动中的责任。在我们这里，思想常常是旁观者的奢侈品；在你那里，它将完全从属于行动。“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意旨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

今天，我们几乎已成功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了痛苦。尽可能地摆脱痛苦，已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无意识中的理想。情感的精致，对自己和他人痛苦的敏感——这些东西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也是它的弱点。从一开始，你们这一代人就将更加顽强，更加接近实在的生活，因为你们将不得不忍受匮乏和痛苦，而且你们的耐心将受到严酷的考验。“人在幼年负轭，这对他是好事。”（《耶利米哀歌》，3:27）

我们曾经相信，理性和公正是走向成功的关键，在二者都失败了的地方，我们就感到自己智穷力竭，处于穷途末路了。

我们一直在不断夸大理性和公正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你是在一次世界性战争期间成长的，百分之九十的人类都不想要这场战争，然

而他们却不得不为之丧失财富和生命。所以，你要从童年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由一些理性无力反抗的力量在控制着。这种认识将使你能够更加清醒和有效地对付那些力量。另外，在我们的生活中，“敌人”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实在性。你知道，你是有敌人有朋友的，你知道敌人和朋友在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你从摇篮里就将开始懂得怎样对付你的敌人（那是某种我们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你还将学会无条件地信赖你的朋友。“人在世上岂无争战吗？”（《约伯记》7:1）“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争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他是我的希望、我的山寨、我的城堡、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信赖的。”（《诗篇》第144一篇第1节以下）“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言》18:24）

我们是正在走向一个巨型组织与集体制度的时代呢，还是千百万人希望有小型的、易于处理的、人格性的关系的愿望将得到满足？它们必然相互排斥吗？难道不可以设想，网络宽疏的世界性组织应当允许私人利益和兴趣有更多的空间吗？这些考虑也适用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在走向一个选择最适合者的时代，即走向一种贵族制社会呢，还是在走向人类生活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一律平等呢？在这个领域，虽然已有了大量的平等化过程，但在社会的各个等级中，仍然有着对于正义、成功和勇气等等人类价值的一种精微的敏感性，而这正在创造着一种新的对潜在领袖人物的选择。对于我们来说，由于认识到历史的公正，放弃自己的种种特权应当不难。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与我们的权利和愿望背道而驰的事件和变化。可是，假如果真如此，我们将绝不屈服于痛苦和愚蠢的狂妄自大，而只是自觉地服从神的审判，并由此证明我们值得存活下去，值得通过慷慨无私地认同于共同体的生命和人类同胞的利益而存活下去。“但是那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事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7:11）“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耶利米书》29:7）“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危险过去。”（《以赛亚书》26:20）“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5）

今天，你正受洗为一名基督徒。基督教宣示的古老言词将对你说出，耶稣要求受洗的诫命将对你施行，而你对此却一无所知。不过，我们也正不得不返回到那些首要的原则上来。赎罪与拯救、悔悟与新生、

神圣的圣灵、对敌人的爱、十字架与复活、在基督里的生活、以及基督门徒的身份——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了问题，都变得如此遥远，以致于我们几乎不再敢谈论它们了。在传统的礼仪和仪式中，我们在探索着某些新的、革命性的东西，但却还不能理解它或者说出它。这是我们自己的错。在这些年代里，教会一直在为自我保存而战斗，就好像它已行将就木似的，它因此而失去了它对人类对世界宣告和解之道的机会。所以，我们的传统语言必然会变得软弱无力、哑然无声，我们的基督教今天将局限于为人类同胞祈祷，好好地对待人类同胞。基督教的思想、言论和组织，都必须从这种祈祷和这种行动中得到再生。到你长大的时候，教会的形式将会变得面目全非。现在，我们尚未从这熔炉中出来，而且任何要加速事情进程的努力，都将只能延缓教会的转变与净化。预言那个时代不是我们的事，但是那个时代必将来临，那时候，人们将再次受到召唤，去宣告上帝之道，这力量可以改变并更新这个世界。即将是一种新的语言，它会使人们震撼，但又能以自身的力量慑服他们，那将是一种新的正义与真理的语言，它能宣告上帝与人类的和平，以及上帝之国的来临。“万国人民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兢。”(《耶利米书》33:9)直到那时为止，基督教的事业都将只是一项沉默的、隐蔽的事业，但是也将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将祈祷、行善并等待上帝的时代。“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中午。”(《箴言》4:18)

1944年5月24日

.....关于教父教母的责任。在古时的书里，教父教母在孩子的生活中常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长中的孩子常常需要父母之外的成年人的同情、善意和忠告。教父教母就是父亲母亲们选来发挥这种作用的人。教父教母有权提出好的劝告，父亲母亲则有权提出要求.....。

“...我正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魏茨泽克关于“世界的物理图景”的书，我希望为自己的工作而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要是 有某种交流思想的机会该多好。.....

1944年5月25日

我希望，尽管有警报声，你们仍然享受着温暖的夏日般的圣灵降临节节期这几天的和平与美丽。人们渐渐地会在内心里脱离包围着我们的

危险。然而，脱离这个词用起来似乎太消极、太不自然、太斯多葛气味了。这样说也许更好：我们把这些危险吸收进了我们生活的整体之中。在这里，我常常看到，能够同时为相互冲突的情感留下地盘的人是多么的少。当轰炸机飞来时，他们都十分害怕；当有好东西可吃时，他们又都十分贪婪；当他们灰心时，他们彻底绝望；当他们成功时，他们又根本想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了。他们错失了生活的完满性，以及一种独立的生存的整体性。对他们来说，每一件主观的和客观的东西都分解成了碎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基督教却使我们同时投入了生活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我们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在自己的心灵之中，为上帝和整个世界留下地盘。我们与痛哭者一起痛哭，与欢笑者一起欢笑。我们为自己的生命担忧（我又被警报打断了一次，而此刻正坐在门外享受阳光但在同时，我们还必须想到种种比生命本身更为重要的事情。例如，当一次警报过去之后，我们除了为自己的安全忧虑之外，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我们还得，比如说，帮助身边的人保持镇静。当此之时，整个画面就改变了。生活没有被压缩成单面的，而仍然是多面的，复调的。能够能够在思考中保持这种多面性，这是怎样一种解脱啊。当空袭临头，人们在战栗的时候，我总是告诉大家，要是在一个小城市里，情况会糟得多。我们应当使人们摆脱他们单线的思维或偏狭的想法。这是对信仰的一种准备，然而只有信仰本身，才使一种多面的生活成为可能，才使我们能够不顾警报频频而持守这个圣灵降临节。

起初，我曾感到烦恼，并为没有在这节期收到来信而十分伤心。但是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一个迹象，说明没有人在为我而担忧。我们竟喜欢别人为我们而担忧操心，无论怎样总有一点这种念头，这真奇怪。

魏茨泽克关于物理学的世界观的书，还在使我总有事干。它使我很自然地相信，把上帝作为一个补缺的东西，用来弥补我们知识的不足，这是何等的错误。因为知识的边界不可避免要被往后越推越远，这就意味着，你仅仅把上帝想成了一个补缺的东西。他也被往后越推越远，而或多或少是处于连续的后撤之中。我们应当在我们已知的东西，而不是在我们未知的东西里去寻找上帝；我们不应当在突出的问题中，而应当在已经解决的问题中寻找上帝。这不仅适用于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更广阔的人类问题，诸如罪过、苦难和死亡等等。现在，对这些问题寻求某些置上帝于这幅图景之外的答案，

已经是可能的了。说只有基督教才有答案已经不对了。事实上，比起别的答案来，基督徒的答案并不更具有决定性或具有使人必须信服的力量。在此，上帝也不能被当成一个补缺的东西。我们不应当等到我们智穷力竭之时；我们必须在生活的中心里去寻找上帝；在生活中，而不只是在死亡中，在健康和精力中，而不只是在苦难中，在行动中，而不只是在罪恶中去寻找上帝。这样做的根基，在于基督之中的上帝启示。基督是生活的中心，他的到来，绝不是要回答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从生活的中心来看，有些问题是毫不相干的，一般给出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是毫不相干的——在此我想到的例子有对约伯的朋友们所宣告的判决。在基督当中，没有任何基督徒的难题。这次就写到这里吧；刚才我又一次被打乱了。

1944年5月30日晚

我正独自坐在楼上。屋里一切都很安静，屋外有几只小鸟正在鸣唱，我甚至听得见远处布谷鸟的叫声。我觉得这些个漫长而又暖和的夜晚十分令人难受——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不得不在这里度过这些夜晚。我渴望到外面去，如果我不是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我会做出一些傻事来。我怀疑，我是否已变得太理智了？当你小心地把每一个愿望都这样长时间地压制下去时，它就会在你内心燃烧升腾，或者你会憋闷到这种地步，以致有朝一日会出现可怕的爆炸。唯一的替代办法，是达到一种完全无私的境界。我比别的任何人都更加了解那未曾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想你会说，压制自己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你说得很对。……所以，我在思考和写信当中寻求转移……并约束自己的愿望，以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假如我根本不害怕自己的愿望而可以放纵它们，那确实是会更加无私的——不过，那是很难做到的。正当此刻，我偶然听见了警卫室里收音机传来的索尔维格的歌曲。它深深打动了。我。在短暂的一生中忠诚地等待就是战胜空间的敌意——分离，就是战胜时间的敌意——过去。这样的忠诚乃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而不诚则是不幸的源泉，你同意这一点吗？好吧，我现在上床去罢，以免我们又添一个不眠之夜。晚安。

1944年6月2日

当你在意大利逗留时，我曾写到了《雅歌》。我得说，我宁可把它作为普通的情诗来读，它可能也是最好的基督论解说。我还得更进一步地思考一下《以弗所书》第5章。我希望，你已找到了我关于布尔特曼的那些思考，假如它们没有失落的话。

1944年6月5日

我没有告诉你我时常感到有写诗的冲动，看来这没有什么必要。你是我对之提到此事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要寄给你一首，这首先是因为，我认为对你保任何密都是愚蠢可笑的，其次是因为，我想我很愿意给你的旅行来一点使人高兴的意外，最后是因为，这首诗的主题很多属于你此刻的思想，而我试图说出的东西，也许会在你的脑子里引起某种反应。这种同过去的对话，这种要抓住和恢复过去的努力，还有，最主要的是，这种对丧失过去的恐惧，几乎是我在此的生活的日常伴侣，有时候，尤其是在短暂的探视之后（短暂的探视之后几乎总是伴随着长久的分离），它就变成了一个带有种种变奏的主题。同别人告别、靠回忆生活——不论回忆的东西是昨天的还是多年前的都一样，它们很快就融成一体了——这就是我的反复出现的职责，有一次你自己也写过，道别是十分违反本性的。在我的这项努力中，关键的部分是最后几行。我总觉得它太短了一点，你以为怎样呢？十分奇怪的是，这几行作为韵文是完全自动地流出来的。整篇东西用了几个小时写成，我一点也没费力去修饰它。……也许，我还要再去压制这种冲动，把我的时间用在别的更有益的事情上。但我想要听从你的意见。如果你愿意，我会再给你寄去几首，供你指正。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

我匆匆草就这封短简和衷心问候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想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日子。它的到来并不令人惊奇，然而事情到头来总是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今天的经文把我们带到了福音书的核心之处——救赎，这正是整个福音的关键词。就一般的前途而言，让我们在信仰和信心中面对未来的几周，让我们信赖你的、以及我们大家的通向上帝之路吧。Charis Kai eirana! ——希腊文：恩典与和平！典出《新约·哥林多前书》：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1944年6月8日

我想，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到之后，你离开时的心情，一定比你起初担心的要轻松得多。我们已一再把我们的见面日期从圣诞节推迟到复活节，然后又从复活节推迟到圣灵降临节。先是一个节日过去了，而后另一个节日又过去了。但是，下一个节日肯定属于我们；我现在对此深信不疑。

关于我近来一直关注的那些主题，你提出了那么多的重要问题，如果我自己能全部回答这些问题，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恐怕整个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初始阶段。通常，指引我前行的，更多的是肯定要冒出来的一种对这些问题的本能直觉，而不是我已经达到的任何结论。在此，我将努力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自己的立场。

大约从13世纪（我不想卷入任何关于确切时间的争论）开始的这场走向人类自律（我把现今的这个世界据以生活行事的那些科学中的、社会政治事务中的、艺术中的、伦理和宗教中的法则之发现，全归在这个栏目下）的运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得到了某种完成。人类已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求助于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上帝。在关于科学、艺术甚至伦理的问题中，这已成为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很少有人敢于再向它提出挑战。但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宗教问题上也越来越如此了：事情正在变得很明显，每样东西没有“上帝”也行，而且同以前一样好。同在科学领域一样，在一般的人类事务当中，我们称为“上帝”的东西正越来越被挤出生活，越来越失去地盘。

天主教和新教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正是在这种发展中，可以看到对上帝对基督的大大背离，而且，在反对这种倾向时，他们越多地引进并利用上帝和基督，这种倾向就越把自身视为是反基督教的。这个已经意识到了自身、意识到了统治自身生存的法则的世界，是如此地自信，以致使我们都感到害怕。虚假的开端和失败，并没有使这个世界脱离它所走的发展道路；它坚定和冷漠地接受它们，以之作为交易的组成部分，

即使像当前的战争这样一种事件也不例外。基督教的护教论已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形式来反对这种自我肯定。人们作了种种努力来向这样一



个已经成年的世界证明，它不能离开“上帝”的监护而生活。即使在所有的世俗问题上作了让步，也仍然存在着所谓终极问题——死亡、罪过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只有“上帝”才能提供答案，而这正是需要上帝、教会和牧师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依靠着这些终极的人性问题的生活的。但是，假如有朝一日它们不再这样存在了呢？假如它们不靠“上帝”也能得到回答了呢？当然，我们已经有了基督教神学的种种世俗化的衍生物，即那些生存主义哲学家和精神治疗学家，他们向自信、满足和幸福的人类证明，人类其实是不幸的、绝望的，它不愿认识到自己处境艰难，自己对之一无所知，只有他们可以救它脱离此境。任何地方只要有健康、力量、安全、单纯，他们就去窥察甘美的果实，去咬住它，或者在那里生下他们那些有毒的蛋。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把人们驱入内心的绝望，然后那就成了人们的绝望。这是世俗化了的恪守教规。它触及了哪些人呢？一小批知识分子，一小批腐化堕落的人，一小批自以为在世界上最重要并因而喜欢盯着自己的人。那些个在工作中，同家庭在一起，当然还在各种业余爱好和别的趣味中度过日常生活的普通人，却不受到影响。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习惯去思索自己在心智上的绝望，去把自己小小的那份幸福看成是一种考验、一种烦恼或一种不幸。

基督教护教论对世界之成年所作的抨击，我认为首先是不得要领的，其次是卑贱的，第三是非基督教的。之所以不得要领，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像是企图把一个成年人放回到少年时代去，就是说，企图使他依赖于他事实上不再依赖的东西，把他推回对于他事实上已不再是问题的问题之中。之所以是卑贱的，是因为它等于是为了一些人们所不知的目的，并非由人们自己自由地选定的目的而企图利用人的软弱。之所以是非基督教的，是因为基督本人被换成了人类宗教性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人间的律法。关于这一点，后边还可再说。

但在此先来说说历史环境。这里的问题是基督与新近成熟了的世界。自由派神学的弱点在于，它同意世界有权派给基督一个在世界中的地位：在基督与世界的抗争中，它接受了由世界所规定的比较宽厚的和约。而它的强点在于，它并未企图把时钟拨回过去，并作了真正的应战（特罗伊奇），即使这最终导致了它本身的倾覆。

跟着倾覆而来的是投降，此外还力图在考虑圣经以及信仰的改革原则的基础上达到一个全新的起点。在虔诚派和循道宗的路线上，海姆努

力使单个的人相信，他正面对着“要么是绝望要么是基督”的二者择一的选择。他赢得了“心灵”。阿尔陶斯以对于宣信的有力强调，推进了现代的实证的路线，他努力为路德宗的学说（传道）和路德宗的崇拜从这个世界争得一种地位，否则就让这个世界去自行其是。蒂里希则着手从宗教意识来解释世界本身的进化——与世界自身的意志相违的进化，以便通过宗教赋予它的完整的形态。他这样做倒是十分勇敢，但是这个世界夺去了他的座位，自己继续前行：他也努力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要比这个世界理解自身更好，可是这个世界觉得被误解了，而且拒绝转移责任的做法。（当然，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更好的理解，要比它理解自身更好，但并不是像宗教社会主义者希望的那样“从宗教上”去理解。巴特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即所有这些努力（它们无意中全航行在自由主义神学的航道上），实际上把在世界之中或在世界对面为宗教清扫出一片空地当成了自己的目的。

他把耶稣基督的上帝列入了反对宗教的行列，“pneuma against sanx”——拉丁文，“精神反对肉体”，“与肉对立的灵”。这过去是，现在也是他的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论〈罗马人书〉》第2版，尽管有那么一些新康德主义的修剪痕迹）。通过他后来发表的教义学，他使得教会能够沿着这条路线在原则上实行这种划分——指将上帝与宗教划分开来。他并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由此而在伦理学方面失败了，因为他的伦理学观察（就他已作过一些伦理观察而言），是同他的教义学观察一样有意义的。但他在对神学概念的非宗教性解释方面，的确没有给出任何教义学或伦理学的具体指导。这乃是他的局限所在，因此他关于启示的神学就变成了实证论的，按我的说法，成了一种“关于启示的实证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宣信教会——这是一批反纳粹主义的德国教会人士和神学家在纳粹统治初期为反对德国教会的纳粹倾向而成立的教会，巴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完全忘记了巴特主义的方法，而从实证主义蜕变成了保守的复兴活动。关于这个教会，重要的在于它实行了那些基督教神学的伟大概念，但是，那似乎就是它要做的所有事情。在那些概念中，肯定有某些真正属于先知性质的因素（在此项下既有真理性主张又有你所说的仁慈爱心），有某些真正的崇拜的因素，在此程度上，宣信教会的信息只受到了注意，即受到了倾听和拒斥。但是这两种因素尚未得到解释，而且十分遥远，因为它们未作任何说明或解释。

有一些怀念“运动”和“生活的人”，例如舒茨，或牛津小组，或伯诺亨派，是危险的反动派，他们主张倒退，因为他们直接走回到启示神学的路后面，去寻求“宗教的”更新。他们根本就不理解问题之所在，而且他们所说的东西完全不着边际。他们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尽管牛津派如果有一些圣经的实质内容的话便会有极大的机会）。

布尔特曼看来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了巴特的局限，但他却根据自由主义神学角度对之作了错误的解释，由此他便陷入了典型的自由主义化约过程（基督教的那些“神话”因素被消除了，基督教被化约成了它的“本质”）。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完整的内容，包括神话概念在内，都应予以保留。新约并不是普遍真理的一件神话外衣；这神话（复活等等）就是事情本身——但是这些概念应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以使宗教不致于成为信仰的前提条件（参见圣保罗关于割礼的言论）。按我的看法，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超越自由主义神学（即使是巴特也还受它支配，尽管是从反面支配），同时也才能真正地着手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这并不是宣信教会坚持的启示实证主义的主张。

所以，世界的成年已不再是神学论辩和护教论的机会或论题，但是它确实得到了更好的理解，比它对于自身理解得更好，就是说，是在福音的基础上来理解，是在基督之光当中来理解。

你问这是否为教会留下了任何余地，它是否永远消失了？还有，耶麻自己不是用痛苦作为他与人类的接触点吗？作为一种结果，我一直反对的“恪守教规”到头来是否就不对呢？我要在此打住了，明天再继续写吧。

1944年6月21日

现在你正在某处寻找你的部队，我希望，当你到达你的单位时，你会发现有一些信在那里问候你，这是说，如果你原来的外勤邮政号码仍然正确的话。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向你发出我的最好的祝福。我不敢把后面几段神学或诗歌附在此信之中，免得遗失。只要我一肯定了你的地址，就会有更多的东西随后寄给你。你对我那首诗的评论和批评，我是非常感激的。我对自己的这些新的孩子感到茫然，没有任何标准来判断它们。

今天早晨，我们遭到了迄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我的房间灌满了浓烟，好几个小时不散。浓烟覆盖了整个城市，天色如此之暗，我几乎让灯一直开着。要是能知道家里一切平安该有多好。

要在这里度过第二个夏天，常常显得很难。可是，选择我们要呆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的事。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努力，尽力去消除那些使人焦躁的琐屑的思想，尽力开辟把我们导向那些伟大思想的通路，那些思想是灵感的源泉。目前我正在阅读寇尼斯堡大学的古典学家W.F. 奥托写的一本杰出的著作。这本书谈的是古希腊诸神。用他的几句结束语来说，这本书谈的是“这样一个信仰的世界，它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丰富与深厚，而不是产生于它的忧虑与渴求。”我在这个主题当中，在这本书论述这个主题的方式中，发现了一些很吸引人的东西，我这么说，不知你是否能够理解。事实上，我发现这些神祇

——*horribile dictu*——拉丁文，意为“说来可怕”——在这样论述之下，比之基督教的某些标记更不令人讨厌！我想，我几乎接近于可以为了基督而要求承认这些神祇了。这本书对于我目前的神学思考是极其有益的。

忧伤与欢乐

忧伤与欢乐，

突然砸在我们那些受惊的感官，

乍看之下，简直不可能

把二者区分；

甚至当寒与热猛烈接触之时，

也会把我们灼伤。

忧伤与欢乐，

流星一般从高空冲下，

在头上闪光的危险如电弧闪现。

被它们触及者如受雷击，  
然后留在他们那些苍白平淡的，  
生活的碎片。  
沉着的、有力的、  
破坏性的、强制性的、  
忧伤与欢乐  
——或应召而来，或不期而至——  
一个个接续而来。  
谁和它们相遇  
谁便被它们改变了容颜，并赋予  
神圣的庄重  
与崇拜的精神。  
畏惧中多欢乐，  
忧伤中也有甜蜜。  
二者不可区分，  
都从永恒中走近我们，  
它们的力量和那恐怖，  
是同样强大。  
从每一个街区，  
凡人们匆匆赶来；

半是钦羨，半是敬畏，  
蜂拥群集，凝神注目，  
看这异事奇迹；  
从我们上方降下的奥秘，  
在这里正一步步变成  
尘世中人间戏剧不可避开的秩序。  
那么，什么是欢乐？什么是忧伤？  
能在二者中抉择的，唯有时光，  
当眼前闪动的事情拉长  
成为持续难熬的痛苦，  
当吃力缓行的白昼的时间  
慢慢揭示出我们全部的灾难，  
而它们准确无误的特征即忧伤。  
于是，人类中的绝大多数，  
只要尝够了单调沉重的不幸，  
就匆匆逃离这场戏剧，  
幻灭而又冷漠。

然后，母亲们啊，情人们啊，  
你们的时光就要来临，真正奉献的时光就要来临。  
然后，朋友们啊，弟兄们啊，

你们的时光就要来临！

忠诚的心灵，可以改变忧伤的容颜，

轻轻地环绕着它，用爱的心

那最柔和的越出尘世的光辉。

致友人的信

1944年6月27日

尽管我一点也不知道你能否收到邮件，或者你可能在什么时候收到邮件，我还是要发出这封信，就用你过去的外勤邮政 号码。我本该等待收到你的回音之后，再来继续我的神学思考，还有，这些诗行也一样，它们更适宜于一次晚间的聊天，而不适宜于邮寄的长途旅行。对于我最近这次尝试来说尤其如此，这可以说是关于我的狱中生活印象的一次长篇宣泄。

目前，我正专注于解释十诫的前三诫。我觉得第二诫特别难解。通常把偶像崇拜解释成“财富、放荡和欲念，”那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是一种道德化的解释。偶像是崇拜的对象，偶像崇拜意味着人还在崇拜某种东西，而真相却是，我们已放弃了对一切东西，即使是偶像的崇拜。事实上，我们是绝对虚无主义者。

让我们来重新进行关于旧约的思考吧。同其他东方宗教不一样，旧约的信仰不是一种关于拯救的宗教。确实，基督教总是被视为一种拯救的宗教。但是，把基督同旧约分割开来，并根据那些关于拯救的神话来解释基督，这不是一个大错误吗？当然，人们可以强调说在埃及的以及后来的巴比伦的影响之下，拯救观念在旧约中变得相当突出了，例如在以赛亚第二那里就是这样。答案在于：旧约谈的是历史中的救赎，即在死亡之前的救赎，而那些拯救神话关心的是使人摆脱死亡。以色列人被救离埃及，是为了在世间生活在上帝面前。拯救神话为着一种死后的永恒而否认历史。阴曹地府绝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论，而不过是一些比喻的形象，它们意味着，过去的事物尽管依然存在，但在现在却只具有一种影子般的存在。据说，基督教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宣告了复活的希望，而且这意味着确立了一种真正的摆脱此世意义上

的拯救之宗教，在此，重点是落在死亡所划出的边界的遥远的那一边。可是在我看来，这正是错误和危险之所在。拯救意味着救离忧虑和匮乏，救离恐惧和渴望，救离罪过和死亡，进入坟墓那边的一个更好的世界。但这真的是福音书和圣保罗所宣告的基督教的独特性吗？我敢肯定这并不是。基督教的复活希望与神话的希望之间的区别乃在于，基督教的希望要让人返回他在尘世的生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生活，对这种方式作出了比在旧约里还要明确的界说。

基督徒不像那些拯救神话的信奉者，他不需要得到一个逃避尘世种种负担和艰难的永恒中的最后庇护所。但是，正像基

督本人一样（“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他必须喝干尘世的苦酒，而且只有在做这样时，那被钉十字架而又复活的主才与他同在，他与基督一同被钉十字架，一同复活。这个世界不能过早地一笔勾销。在这一点上，旧约与新约是一致的。种种拯救神话是从人对边缘情境的体验中产生的。而基督却是在人生活的中心把握住人的。

你已看到，我的思想如何老是围绕同一个主题而转动。现在我得从新约中汇集一些证据，以支持我的主张，我希望以后 能把它们转寄出去。

我从报上看到，你们在意大利碰上了热带一般的灼热——可怜的人！这使我想起了1936年的8月。《诗篇》第121篇第6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1944年6月30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碰上了一个真正是酷夏的炎热日子，但是我能够只以一种混合的感觉去享受它，因为我不能不想到你 正在经受的一切。我可以想象到，你正坐在某个尘埃满布的地方，又热又累，也许还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去洗一洗或者吃点东西恢复精力。毫无疑问，你们有时候几乎会讨厌太阳。可是你知道，我却很想再次感受到太阳的全部威力，让它灼伤皮肤，使全身发热，这样提醒我，我还有着一个人身体。要是我能够感到厌倦的是太阳、而不是书本和思想，那该多好啊！我会很喜欢让我的动物性生存苏醒过来，不是那种会降低人的动物性生存，而是那样一种动物性生存，它使人摆脱纯粹心智性生存的



沉闷和虚假，使人变得更纯粹更幸福。我会很喜欢能不像现在只能看到太阳和晒到一点点太阳，而是用整个身体去感受太阳。现代人的太阳崇拜是一种浪漫的无聊。它为日出和日落而陶醉，它知道一点太阳的力量，但并不把太阳作为一个实体，而仅仅作为一个象征来认识。它不能理解古人把太阳作为一个神明来崇拜的方式；因为，对古人的方式来说，必须赞赏的不仅仅是太阳的光和色，而且还有太阳的热。那些炎热的国度，从地中海地区到印度和中美洲，一直是真正的文化的摇篮。那些较寒冷的国家凭着他人的创造性而生活而繁荣，而且它们所有的那种独创性总局限于技术领域，这个领域到头来是服务于生活的物质需要而不是心智需要。这是不是我们觉得炎热的国度十分吸引人的原因呢？这样一些思想不是能对炎热的不舒适有所补偿吗？毫无疑问，你会认为这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你只不过是想像脱离那个地狱，回到绿色森林去，喝一杯柏林啤酒。我很清楚地记得，在1923年6月，我如何渴望着脱离意大利，在黑森林一整天的漫游中，直到下起倾盆大雨时我才缓过气来。而且那时候没有战争在进行，我必须做的事情就只是享受。我还能记得1936年8月当我想要大家赶到那不勒斯去的时候你那害怕的模样。现在你是怎样挺过来的呢？以前那一次，若没有那“蒸馏咖啡”，我们绝不可能熬过来，那时最让我气恼的是K，为之花了那么一大笔钱。此外，我们为那最短的一段距离还弄了一辆马车，路上又耗掉了大量的granitos和cassatas——疑为饮料和冰淇淋的牌子。

我刚才喜悦地得知，那就是，你已经在写信了，而且你一直保持着老的外勤邮政号码，我由此断定，你又找到了你原来的部队单位。你无法想象我因此是多么的安心，无论如何是比较放心了。

几个小时前，保罗大叔——指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塞将军，他于几星期之后被人民法庭判了死刑并被处决——打电话来这里，亲自问了一下我的待遇状况。对于人们拍打着翅膀走来走去，并靠种种不体面的办法竭力超过别人的这种方式，我不能不感到好笑。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这是很痛苦的，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所以无能为力。

我来谈一谈我不久前开始进行的那些神学思考罢。开始时我说过，上帝正在越来越被挤出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成年了。人们认

为，没有上帝，认识和生活也是完全可能的。甚至从康德以来，上帝就被放逐到了经验之外的领域。

神学一直在忙于进行反对达尔文主义等等的无用的后卫行动，努力要创造一种护教论，以对付这种事态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在一直在调整自身，以遥应这种事态发展，其途径是把上帝局限于所谓最后的问题上，作为某种*Deus ex machina*——拉丁文，古代戏剧中用舞台机关送出来以改变剧情发展的神灵。

于是上帝变成了对生活难题的问答，对生活的烦恼和冲突的解决。结果，假如一个人没有这些困难，假如他不愿意怀着同情将自身认同于那些有困难的人，那么，要为上帝争取他，就成了无益的努力。打动他的唯一方法，是向他表明，他也有着所有这些难题、需求和冲突，只不过未曾意识到；或者尚未爽快地承认而已。在这类事情上，生存主义哲学和精神医疗学都比较聪明。而后才有可能同一个人谈论上帝，而且恪守教规的主张才能够来庆祝胜利。然而，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看到他的幸福其实乃是毁灭，他的健康其实乃是疾病，他的活力其实乃是绝望，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把这一切称为它们其实所是的东西，那么，神学家也就智穷才尽了。那个人必定属于特别恶毒一类的一个顽固罪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是市民阶级骄傲自得的一个典型，同远离其他人一样远离了拯救。

你知道，这正是我要反对的那种态度。当耶稣祝福那些罪人时，他们都是真正的罪人。可是耶稣并没有先使每一个人成为罪人。他召唤他们脱离他们的罪，而不是召唤他们进入他们的罪。当然，与耶稣相见，意味着反转一切人间价值。圣保罗的皈依正是这种情况，尽管在他的例子中，对罪恶的认识先于与耶稣的相见。当然，耶稣自己曾接纳了人类社会的渣滓，妓女、税吏等等，但绝不仅仅如此，因为他尽力接纳的是人本身。他从不对人的健康、活力或幸福本身提出任何怀疑，也不把这些东西看成坏的结果。否则，他为什么要去医治病人，恢复弱者的力量呢？耶稣为自己和上帝之国所要求的，是完整的人生及其一切表现形式。

当然，刚才我可能被打断！我且来简略地概括一下我所关切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为着基督而要求收回一个已经成年的世界？

今天我不能再写了，否则这封信就得再等一个星期，而我不愿意这样。下次再写吧！

保罗大叔到了这里，他把我直接叫了下去，呆了5个多小时。他叫人拿来了4瓶香槟酒，在这座监狱的编年史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我从没想到他会这么亲切慷慨。他一定是想要向世界表明，他同我的关系是多么好，他想从严谨而迂腐的M.这里得到些什么。这么一种独立的精神，即在一个非军人身上也是无法想象的精神，是十分值得重视的。顺便说说，他给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在圣普里瓦特，一个少尉受了伤，他高声喊道：“我受伤了，国王万岁！”于是，同样也受了伤的冯·列文费尔德将军马上回他道：“闭嘴吧！我们在此要静静地死去。”我很想知道他这次来访的后果将会怎样——我的意思是指别人会怎样想这件事情。

好了，再见罢。原谅我中断了这封信。我想你只愿意快些收到它就行了。我希望，我们在初秋时节就能重逢了。

1944年7月1日

七年前的今天，我们曾一起在马丁家里。——那是马丁·尼莫伊勒被捕的日子。马丁·尼莫伊勒是一名反纳粹的教会领袖，曾同巴特一起组织巴门会议，发表著名的《巴门宣言》、与拥护纳粹的国家教会分庭抗礼。

1944年7月8日

不久以前我给你寄过一封信，其中有某种关于炎热这一主题的颇带理论性的哲学思考。在过去几天里，我已亲自尝到了炎热的滋味，我觉得简直像呆在火炉里似的。现在，我只穿着一件有一天同你一起去买的衬衫，还有一条短裤。但是我不为此抱怨，因为我可以想象到这天气对你来说要更糟糕得多，而且我对这个主题的那些评论在你看来一定显得十分无聊。所以，让我试一试从我这正在流汗的大脑里榨一些思想出来，并给你说一说罢。也许，我们不得不写信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谁知道呢？那天，我在欧里庇得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书里偶然看到一句精彩的话，那是在久别重逢的一幕中：“那么，重逢是一位神明。”

好，现在来谈谈关于我们的主题的一些进一步的思想吧。收集整理圣经中的证据，需要比我目前所能做到的更多的清醒和专注。所以，且再等些时日，到天气凉一些时再说罢。我并未忘记，我答应过给你讲讲对圣经术语的非宗教解释。不过今天，且让我以一些预备性的现察评论来开头吧。

如果说上帝被逐出了世界，逐出了人生公共的一面，那么，人们也曾作过努力，至少要在“个人的”、“内在的生活”即私生活的领域保留上帝。而且，既然每个人都还有一个私人的领域，人们就会认为人在这一点上是最为脆弱的。只有贴身佣人才知道的秘密，即（粗略地说）人的内心生活的领域——从祈祷到性生活——已经成了现代的精神病医生的狩猎场地。

于是，尽管并非有意，他们就很类似于那些最肮脏的迎合低级趣味的记者了。你只要想想那些专事暴露名人隐私细节的报纸就行了。它们对其受害者实行社会上的、金钱上的或政治上的讹诈；而精神病医生则实行宗教上的讹诈。请原谅我，可是关于他们，我不能说得比这更少了。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一次低贱者的反叛。这正如卑贱的心理要看到某个地位很高的人物穿着浴衣或处于丢脸的境况时才会满意一样。知道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方面，有其赤裸无遮的方面，这其中有一种恶毒的满足。

在我同社会的弃儿即社会的贱民的接触中，我常常注意到，在他们对别人的判断里，主导的动机常常是不信任。名人的每一个行动，假如不是非常利他的行动，都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附带说一句，我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见过这种社会弃儿。他们在花园中到处搜寻，要找出鲜花生长于其上的粪堆。一个人的生活越不负责，就越容易沦为这种态度的牺牲品。

这种不负责任和无拘无束的态度，在教士当中的对应物就是我所谓“教士似的”四处嗅味，这种嗅味是要通过人的罪恶识破他们。就好像对一座漂亮的房子，只有在发现了其地下室最远处角落里的蜘蛛网之后才能认识似的，又好像对一场好戏，只有在看见了演员们在后台的种种行动之后才能欣赏似的。在过去50年的小说中，你也能看到同样的

东西，它们认为只有描述了它们的人物在床上的情况才能恰当地刻划出他们的个性，还有，在那些以为必须包含脱衣镜头的电影中，也是如此。穿着衣服的、蒙着面纱的、纯洁无邪的、高雅贞洁的东西，被认为是欺骗的、伪装的、不纯的，事实上这不过表明了作者自身的不纯。总之，不信与猜疑作为基本的态度，正是低贱之反叛的特征。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错误是双重的。第一，据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软弱之处和低贱之处已被查出之后，才能把他作为一个罪人来对之说话。第二，据认为人的基本性质，在于其内心的最隐秘的背景，那被说成是人的“内在生活”；而且，现在上帝是在这些秘密的人性所在，才应拥有自己的领地！

关于第一点，应该说，人肯定是罪人，但并不卑贱或粗俗，并不是差一大截。用最平常的方式来说，歌德或者拿破仑是罪人，难道是因为他们不总是忠实的丈夫吗？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软弱之罪，而是强悍之罪。在这里，丝毫没有必要去查出什么事情来。圣经从来不这样做。[强悍之罪：在天才中，是狂妄自大，在农民中，是打破生命的秩序（“十诫”是一种农民伦理吗？），在市民中，是害怕自由的责任。对吗？]

关于第二点，应该说，圣经并不承认我们对内在外在的区分。为什么？因为它总是关注于anthropos teleios——拉丁文，“有目标的人”指生存有终极意义、终极目的的人——即整个的人，即使是在像“登山宝训”那样的场合，在“十诫”被极力说成是指内心倾向的地方，也是如此。以为一个“善良意愿”就已足够，这决不是圣经的观点。重要的是完整的善。所谓内心之发现，出自于文艺复兴，也许出自于彼特拉克。圣经所说的“心”不是指内心生活，而是指与上帝相联的整个人。认为人的生活从外到内和从内到外同样重要的观点，比之于认为人的本质应从内在背景去理解的观点，不啻是南辕北辙。

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关切的是，不应把上帝逐到某种最后的隐秘地方去，相反，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世界和人类已经成年，我们不应该贬损人的世俗性，而应让人在其强而有力之处去面对上帝，我们应该放弃我们所有的教士式的遁辞，以及把精神疗法和生存主义视为上帝之先锋的想法。这些人的死乞白赖真是太不高贵了，所以上帝之道不

可能与他们结盟。上帝之道是远离这种不信的反叛，这种来自下层的反叛的。它是君临一切的。

到时候了，我该来具体地说说对圣经术语的世俗解释了。

不过，这天气实在太热了！

既然你要把我的信发一些摘要出去，那就这么做罢，可是我自己是绝不会想到要这么做的。当我给你写信时，我只是在出声地思考，以便澄清我的思想。你是我能对之这么做的唯一的一个人。但是，你就随自己的意去做吧。我们很快就要回想1941年时我们一起作的旅行，就要回想我的最后一次讲道了——这是一个暗号，指的是东普鲁士，那里是希特勒的总部所在地，在那里，谋杀希特勒的那次尝试很快就要付诸实行。

7月9日补记。现在必须封上了。我想我们不久定会重逢的。

1944年7月16日

昨天我听说你又再次调动了。我希望很快就能知道你现在情况如何。那里的历史氛围听起来真够吸引人的。十年之前，我们可能会很难理解，皇帝与教皇之间为牧杖与戒指而起的争执，怎么能导致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说到底，他们不都是相问的吗？可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不论亨利四世当时去朝拜卡诺莎是出于真心还是外交手腕，1077年的事件都是这么一个事件，对它的回忆一直在欧洲历史的深处燃烧。它的影响要比沃尔姆斯协议大得多，尽管那项协议以亨利所希望的方式正式结束了这场争端。在学校里，老师告诉我们这整个事情是一场欧洲的灾难，然而在事实上，它却是使欧洲伟大的那种思想自由的基础。

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天我在无线电里听到一些卡尔·奥尔夫的歌剧片断（有卡米娜·布拉纳等人）。我认为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歌吧家，那么清新，那么无瑕，那么明朗。卡尔·奥尔夫还把蒙特威尔第的歌剧改编成了管弦乐，你听过吗？我还听到了亨德尔的大协奏曲，我又一次为其效果而震撼，他像在《广板》里一样，极其有效地运用了扩展乐句。其中有一种十分令人宽慰的东西。比起巴赫来，亨德尔对自己的听众要关注得多。他也更关心自己的音乐的效果。正因

为如此，他经常获得一种建筑物门面一般的效果。他的音乐的后面有某种刻意追求的目的，这是与巴赫不一样的，不是吗？

我发觉《死者之屋》极其有趣。它激起了在屋外的人们对其居住者的同情——完全摆脱了道德顾虑的同情。这种非道德性，即宗教性的产物，不正是这个民族的基本特性吗？而这不正是会提供一点认识最近事件的线索吗？顺便说说，我正在尽自己的能力所允许的，作一些写作，写一些诗歌。我已给你说过，我有时候能在晚间得到些机会，去做我们以前常常做的事情，那是一个获益和享受的源泉。否则就没有任何事情可报告的了。……我很高兴知道现在情况良好。好长的时间他都受到压抑——此指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运动。但是我相信，他所有的忧愁很快就会过去。我非常希望如此，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整个家庭。

如果你在最近的将来要进行一次布道，我建议你采用这样一些经文：

《诗篇》62:2、119:94a、42:6；《耶利米书》31:3；《以赛亚书》41:10、43:1；《马太福音》28:20b。而且，我要让自己注意某些单纯但至关重要的思想。一个人要知道基督如何“成形”在其中（《加拉太书》4:19），就得长时间地住在一个教区里，对于你可能要拥有的那种教区来说，尤其如此。

现在，再来谈谈有关我们讨论的主题的一些进一步的看法罢。我发觉，着手提出一套对圣经术语的非宗教解释进行得很慢，而且这项任务远比我此时能够做到的宏大得多。在历史方面，我应该说，有一项伟大的发展，导向了世界自律的观念。在神学当中，在切伯里的赫伯特爵士的著作里，在他肯定理性是宗教认识的充分工具的说法中，可以第一次看出这一点。在伦理学当中，在蒙田和博丹的著作里，在他们用道德原则取代十诫的做法中，这一点第一次显示出来。在政治学中，则有马基雅弗利，他使政治学摆脱了道德的监护，并建立了“国家理性”的学说”。再往后，尽管像马基雅弗利那样有人类社会自律的倾向但又十分不同的，还有格老秀斯及其国际法，他的国际法作为自然律，是一种仍将有效的法则，*etsi deus non daretur*——拉丁文，“即使上帝不存在”或“即使没有上帝”。这个过程在哲学当中得到了完成。一方面，有笛卡尔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像一部机器，不需上帝的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则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将上帝等同于自然。最后，康德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是泛神

论者。在这条路线上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肯定人和世界的自律。

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过程似乎开始于库萨的尼古拉和乔尔丹诺·布鲁诺及其关于空间无限的“异端”理论。古典的宇宙是有限的，正像中世纪的受造世界一样。一个无限的宇宙，无论怎样设想它，都是自存的，*etsi deus non daretur*（即使上帝不存在）。确实，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的无限性并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不过它也并未回到早先的那些宇宙有限概念上去。

现在不论在道德上、政治上还是科学上，都不再需要上帝来作为一种起作用的假设了。在宗教上或哲学上（费尔巴哈语）也不再需要这样一种上帝了。在理智上诚实的名义下，这些起作用的假设都将被抛弃或省掉。企图提供教诲的科学家或医师，乃是某种混血儿。

在这里，神经紧张的人就会开始发问：那么，还有什么地盘留给上帝呢？由于不知道答案，他们一笔勾销了把他们带到

了这个关口上的整个事态发展。正如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所说的，形形色色的安全出口被设计出来以对付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得加上返回中世纪的凡人哑剧，它的基本原则是教权主义形式下的他律。但即是一种自暴自弃，得到它要付出的代价，只能是心智上的诚实。它使人想起这一首歌：

返回童年的世界的道路，该是多么漫长啊，

可我要是能够知道那条道路，该有多好啊！

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条路，无论我们怎样有意放弃自己在心智上的诚实，也没有这种道路。唯一的道路，是《马太福音》

第18章3节的道路——这一节的经文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即通过忏悔，通过终极的真诚。而要真诚的唯一途径就是承认，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etsi deus non daretur*（即使上帝不存在）。这正是我们确实看到的东西——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的成年，迫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了我们与上帝面对面的处境。上帝实际上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作为没



有他也能过得很好的人而生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马可福音》15:34——这一节经文是，“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用他作为起作用的假设而生活的那位上帝，就是我们永远站在他面前的那位上帝。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在一起，我们正在不靠上帝而生活。上帝允许他自己被推出这个世界，被推上了十字架。上帝在这个世上是软弱而无力的，而且这正是他能够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的方式，唯一的方式。《马太福音》第8章第17节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这一节经文是：“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这就是基督教与一切宗教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所在。人的宗教性使他在自己的苦难中企望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他把上帝作为一个 *Deus ex niachina*——拉丁文,意为在人力不及时出来解决问题或改变事态的神——然而圣经却使人转而看到上帝之无力与受难；只有一个受难的上帝，才能有助于人。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世界借以成熟的那个过程，就是放弃一种虚假的上帝概念，就是为圣经的上帝而扫清地面，这个上帝凭着自己的软弱而征服了这个世界中的强力和空间。这必须成为我们的“世俗”解释的出发点。

我是谁？

我是谁？他们常常向我说，

我从我的单人囚室走出来时，

安宁、愉悦、坚定，

像一位绅士步出他的乡间别墅。

我是谁？他们常常向我说，

我总是对我的看守们这么说话，

随便、友善、清楚，

似乎在此发号施令的是我。

我是谁？他们还这样和我说，

我承受着这些不幸的日子，

是那么平静、乐观、自豪，

犹如一位惯于获胜的勇士。

那么，我真是别人所说的那样呢，

还是只不过如我自知的那样？

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

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咽喉，

眷恋着色彩、鲜花、鸟儿的歌唱，

渴望着亲切话语，有人作伴，

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辗转反侧，

为无限遥远的朋友而无力颤栗，

祈祷、思索和行动都感觉有疲倦空乏，

怯懦软弱而准备告别人世？

我是谁？是前者呢，还是后者？

我今天是一个人，明天又是另一个人吗？

还是同时兼为二者？在他人面前是个伪君子，在自己面前又是个愁苦不堪的可怜虫？

或者在我心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像一支败军，仓惶溃逃，丢掉了已到手的胜利？

我是谁？它们在嘲弄我，这些寂寞的问题。

上帝啊，不论我是谁，

你知道，我永远属于你！

1944年7月18日

我不知道我们的信有多少在对慕尼黑的轰炸中被毁了。你是否已收到了那封附有两首诗（《我是谁》和《基督徒与不信者》）的信？它正好是在那天晚上发出去的，信中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神学论题的初步评论。关于基督徒与不信者的那首诗体现了一种你能看出来的观点：“基督徒在上帝的受难中与他站在一起；那就是把他们同异教徒分开来的东西”。正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问的：“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此为耶稣受难前夕在客西马尼园里对门徒说的话。这恰恰是有宗教性的人期望于上帝的东西的反面。现在人受到的挑战，是要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的手里参与上帝的受难。

因此，人必须投身于一个不信神的世界的生活之中，不要试图用宗教的装饰去掩盖它的不信神，或者力图去美化它。人必须过一种“此世的”生活，从而参与上帝的受难。他作为一个摆脱了一切虚伪的宗教和虚伪的义务的人，去过一种此世的生活。做一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做宗教徒，也不意味着要培养某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作为一名罪人或悔过者或圣徒），而是意味着要做一个人。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不是某种宗教行为，而是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上帝的受难。

这就是metanoia——希腊文意为“重新思考”“改变思想的基本方向”“自新”“皈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并不是要为自己的需要、难题、罪过和恐惧而操心，而只是要让自己被基督之道所把握，进入弥赛亚，从而应验《以赛亚书》第53章之所言——这一章预言了弥赛亚（即耶稣）的来临。因此，“要相信福音”，或用施洗者约翰的话来说，“看哪，上帝的羔羊来除掉世界的罪。”（顺便一提，耶利米亚斯最近提出，在亚兰文里，“羔羊”一词也用来表示“仆人”——从《以赛亚书》第53章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适合的。）这样卷入耶稣基督里的上帝之弥赛亚受难的过程，在新约里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它表现为对门徒的召唤，表现为耶稣与罪人们同桌吃饭的平等关系，表现为较狭窄

意义上的改宗皈依（例如撒该），表现为曾为罪人的那个女人的行动（《路加福音》第7章），她采取那个行动时并未具体陈明自己的罪表现为对病人的医治（《马太福音》8:17，参见前述），表现为耶稣对孩童的接纳。正如东方来的三博士一样，那些牧羊人站在马槽前，也不是作为皈依的罪人，而是因为同三博士一样被天上的星引到了马槽边。那位迦百农的百夫长（他并未忏悔罪过）被耶稣视为信仰的典范。耶稣很喜欢那位年轻的富人。那位太监（《使徒行传》第8章）还有哥尼流，都绝不是“深渊上的生灵”。拿但业是一位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最后，还有亚利马太的约瑟以及在墓边的那些妇女。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参与了基督之中的上帝之受难。这就是他们的信仰。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出于宗教的禁欲主义。宗教的行动总是部分的事情，而信仰却总是整体的事情，是包含整个生命的行动。耶稣并不召唤人们走向一种新宗教，而是召唤人们走向生命。那种生命的性质是什么，对于上帝在世界之中的那种无力的参与的性质是什么？我希望下次再就此多谈一些。

今天只再谈一点。当我们以一种非宗教的方式谈论上帝之时，我们决不能掩盖这个世界的不信神的性质，相反倒把它暴露在新的光芒之中。既然已经成年，世界就更加不信神，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上帝更近了。

原谅我对这一切的表达是这么笨拙粗劣。……我们几乎每天夜里都得在一点半钟起床，这对于这一类的工作来说是不很有利的。

基督徒与不信者

当人处境维艰的时候，人们便走向神，

向神祈祷，要求救助、抚慰和食粮，

要求怜悯，为了那些病人、罪人和死难的人——

人人都这么做，是不是基督徒都一样。

当神处境维艰的时候，于是有人就走向神，

发现他凄惨、受辱，没有居所和食粮，

被重负压倒，为了那些恶人、弱者和死难的人——

基督徒站在神的一边，在他悲痛的时光。

当人处境维艰的时候，神走向每一个人，

养育人的肉体与精神，用自己的食粮，

为着基督徒和不信者，他成了死难的人——

他宽恕人的罪，对大家都一样。

1944年7月21日——写于7月20 谋刺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之后

今天我要做的，只是给你发一封简短的问候信。我想你常常在想念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还活着，你就会很高兴，即令我们暂时把我们的神学讨论搁到了一边。的确，这些神学难题常常占据着我的心思，不过也有一些这样的时刻，我只满足于有这种信仰生活，而不费心去考虑它的难题。在这种情绪下，我只从每天的经文中获取一种单纯的快乐，昨天和今天的经文尤其好（7月20日是《诗篇》《罗马人书》《约翰福音》中的几节）。然后，我又回头来读保罗·格哈特那些绝妙的赞美诗，它们是永不淡味的陈酒。

大约在去年，我开始前所未有地赏识起基督教的“此世性”来了。基督徒不是homo religiosus(宗教性的人)，而是人，纯粹的、单纯的人，正如耶稣与施洗者约翰相比是人一样。我的意思不是指有知识、忙碌、舒适或色情等等浅薄的此世性。而是指一种深刻得多的东西，在其中，对死亡与复活的认识是须臾不离的。我相信，路德过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世俗生活。我还记得13年前在A.处同一位年轻的法国教士的谈话。当时我们在讨论什么是我们在生活中真实的目标。他说他愿意成为一名圣徒。那时候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我并不赞同他，我说我宁可拥有信仰，或者说了些这类意思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未意识到与他相去多么遥远。我曾以为，我可以通过尽力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之类，而获得信仰。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写了《信徒的代价》。今天，我能发现这本书有一些危险之处，尽管我也准备为我所写的东西辩护。

后来我发现，直到此刻也还在继续发现：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人必须放弃每一种要把自身造就为某种人物的金图，不论是一位圣徒，还是一个皈依的罪人，不论是一位教会人士（所谓教士型的！），还是一个正直或不正直的人，抑或一个生病的人或健康的人。我所说的世俗性指的是：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生活的一切责任与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与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们才完全投入了上帝的怀抱，参与了他在此世的受难，并在客西马尼园与基督一起警醒守望。这就是信仰，这就是metanoia——腊文，意为“自新”，“皈依”——，这就是造就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的东西（参阅《耶利米书》第45章）。如果我们通过此世生活而参与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狂妄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

我想，你能把捉我的意思，尽管我说得十分简略。我很高兴自己明白这一点，而且我知道，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上，我也只能这么做。因此，我为过去也为现在感激而且满足。也许，你会为这封信的个人色彩而惊讶，可是，如果我一时想要这样说话，我能去对别的什么人说呢？愿上帝在他的仁慈中引领我们通过这些岁月。然而最主要的是，愿上帝引领我们走向他自身！

收到你的信我真愉快，我很高兴知道你们那里并不很炎热。我的好些信肯定未到你的手，还在路途中。1936年时我们大约是沿着这条路旅行的罢？

再见！注意保重，不要失望——我们大家不久会重逢的！

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

磨炼

如果你要找到自由，首先要学会磨炼你的感觉和灵魂。在任何地方都不要让你的欲望和肢体来指引你。要保持你的精神和身体的纯洁高雅，使之完全受制于你，顺从地追求在你前面设定的目标。除非依靠磨炼，否则任何人也不可能了解自由的秘密。

行动

要去做，敢于行动——不是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是去做正义的事情。对于你力所能及的事，切勿犹豫不决，应该勇敢地把握住你前面的东西。自由并不在奇想联翩之中，而只在行动之中。离开怯懦，不要勉强！走出去进入事情的风暴，只依靠上帝诫命和你的信仰的支持，那么，自由必将欣喜地接纳你的精神。

## 受难

啊，多么奇妙的变比！那些手，曾经那么强壮那么活跃的手，现在已被捆绑。孤立无援，凄凉绝望，你看到了自己行动的终结。然而，随着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你把你的事业交给了一只更为强大的手，你为此十分满意。在一个短暂的瞬间，你享受了自由的幸福，只是为了把它交还给上帝，这样他便可以在荣耀中把它完成。

## 死亡

现在，来吧，通向永恒自由之路上节宴的女王！啊，死亡，解掉这悲惨的锁链吧，放下我们必死的肉体 and 盲目的灵魂的这些厚厚的帷幕吧，这样，我们便终于可以看见我们在这里没法看见的东西了。啊，自由，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你，在磨炼中，在行动中，在受难中。现在，我们死了，便看见了你，在上帝的脸上看见了你。

## 亲爱的E.

今天晚上我用几小时写下了这几行东西。我想这些东西太缺乏润色了，但是也许你会照样喜欢它们。请收下它们，作为一份生日礼物。

## 永远属于你的

## 迪特里希

今天一大早我重读这几行东西时，发现它们需要彻底修改，可是我还是把它们寄给你，就照原样。毕竟，我不想假充诗人！

1944年7月25日

我喜欢抓住每一个给你写信的机会，因为我想，你收到我的只言片语也是很高兴的。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说。……过去的几夜，又成了我们这个地区的关键时刻。当炸弹呼啸着落下来时，我总是想到，与你正在远处不得不经历着的一切相比，这一切算得了什么？我常常对这里的人在空袭时的表现十分不满。他们几乎从不想到别人正在经受的事情！在我们这里，空袭只几分钟便过去了。我现在已作完了托斯妥耶也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备忘录。这本书包含着许多闪光的东西、健全的东西。对于他的这个论证（绝不是附带形式的论证）我想得很多：人不能没有希望而生活，那些没有了希望的人常常会变得狂野或者邪恶。即使那希望只是幻想，也是可以的。确实，不应低估幻想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拥有一种奠立在坚实基础上的希望，却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某种力量的幻想是多么强烈，一种确实可靠的希望的作用，都要无可比拟地强大得多，那些拥有这种希望的人的生命，是不可战胜的。“基督，我们的希望”——圣保罗的这句格言，是我们生活的鼓舞和灵感。

刚才，他们跑来叫我出去做体操，但我要赶完这封信，确保它能赶上邮班。再见。我每天都想到你。你的忠实的、感激的朋友。……

1944年7月27日

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就能减轻思想上的负担，或者在我看来似乎如此。你对我们的神学论题所作的概括，是一个清晰简明的模式。自然宗教的难题，也是无意识的基督教之难题，我对这个主题越来越关心了。路德宗的教义学在 *fides directa* 与 *fides reflexa* 之间作了区分，尤其是与婴儿洗礼联系起来作了这种区分。如果说我们在此已经涉及到一个影响十分深远的问题，我一点不会觉得惊奇。

1944年7月28日

……所以你认为，关于健康、命运、精力之类的事，圣经几乎没有说些什么。这话用之于旧约肯定不对。在我看来，介于上帝与人类命运之间的神学范畴，就是福佑的概念。在旧约中，确实没有对命运的关注，但却有对上帝福佑的关注，这种福佑也包括一切尘世的幸福。在这种福佑中，应为上帝而要求完整的尘世生活，而且他的所有应许都包含在其中。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在这一点上，正如在一般情况下



样，新约也使旧约的教导灵性化了，因此，在新约中，旧约的福佑也被取代了。然而，人们与误用主的晚餐（“祝福的杯”，见《哥林多前书》10:16; 11:30）相联而提到疾病和死亡，或者说耶稣恢复了人们的健康，说他的门徒同他在一起时“什么也不缺”，肯定也不是偶然的。那么，因此而把旧约的福佑与十字架对立起来是否正确呢？克尔凯郭尔正是这么做的；可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这样做就把十字架或受难当成了一个抽象的原则。正是这种作法，导致了一种不健康的禁欲主义，并从受难中剥除了其依神命而定的因素。确实，在旧约中，福佑的接受者另外还必须忍受很多的苦难（例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等人），但是，其中绝没有这样的观念，即幸运与苦难，福佑与十字架是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至少这种观念绝不比新约多。新旧两约在这一点上唯一的区别在于：在旧约中，是福佑包含着十字架，而在新约中，则是十字架包含着福佑。

再来谈一个不同的问题，通向自由的道路，不仅有行动，而且有受难。解脱乃在于把我们的事业毫无保留地放到上帝手中。我们的行为是否在信仰中进行，取决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受难乃是行动之延伸、自由之完成。在我看来，这是十分重要的，是很令人欣慰的。

我一切如常，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说。汉斯肯定是患了白喉，不过看来情况会好转。再见，像我们正在做的那样，振作起精神来吧！不要忘记——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 杂感

乔尔丹诺·布鲁诺：“与一位朋友见面，这种事有某种令人害怕的东西：没有一个敌人能够像他这样令人畏惧。“你对这话怎么想？我费了很大的劲，可是的确摸不着头脑。他想到的，是不是与亲密无间分不开的那些危险，像犹太那样的事例呢？

斯宾诺莎：“能够驱逐情感的，不是理性，而只是更强烈的情感。”强者独具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能够把关键的问题提到前面来，并对之作出决定。而弱者，却总是被迫在并非由自己选出的那些替代方案之中作出决定。

我们是如此这样地构成的，因此我们总觉得完美是令人厌倦的。事情是否永远如此，我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能解释这件事情的唯一理

由：我很少关心拉斐尔或但丁所描绘的乐园。与此相似，我发现，永不消融的冰层，或永远不变的蓝天，同样没有吸引力：我在人间的、活生生的、尘世的东西里寻找完美，因此绝不在阿波罗式的、狄俄尼修斯式的、浮士德式的东西里寻找完美。我总是宁愿要一种平平常常的、温温和和的气候。

【更多付费资源免费分享微信：boksharer；如号满，可电邮booksharers@163.com】

#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更多付费资源免费分享微信：boksharer；如号满，可电邮  
booksharers@163.com】

超越者并非无限遥远，而是近在眼前。

绝对的严肃离不开一点幽默。

纯洁德行的本质，不是压制欲望，而是使自己的生活完全朝向一个目标。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纯洁必定会变成可笑。纯洁，是清醒明澈和潜心专注的必要条件。

死亡，是通往自由之途中最重要的节日。

请原谅这些浮夸自负的心智片语。它们是一些未曾进行交谈的片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属于你的。如果你像我这样不得不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之中，这些稀里糊涂的东西就会来到你的头脑里——我的意思是，就会匆匆记下进入你头脑的那些奇怪的思想。

1944年8月3日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快又要调动了？调到哪里呢？我想知道你是否已读到我的那些诗。你应该读一下很长的押了韵的那一首，即——特格尔的夜间呼声——。在此信中，我附上了计划写作的一本书的纲要。我不知道你能否从中看出什么，但是我相信，你已多多少少了解了我的打算是什么。我只希望能够得到安宁和精力来完成它。教会必须摆脱它的停滞状态。我们必须再次走出来，进入同世界进行心智讨论的开放气氛之中，并且承担使人们震动的风险，假如我们要打破坚冰的话。作为一个虽然是“现代的”神学家，但却仍然意识到我们的自由派神学拖欠的债务的人，我深感自己有义务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更年轻一些的人们当中，不会有很多人能集这两种倾向于一身了。我能得到你的帮助，这是何等的幸运！然而，即使在我们就好多事情彼此交谈，澄清了我们的想法之时，我们仍然需要祈祷，因为只有在祈祷的精神之中，像这样一件工作才能得以开始并进行下去。

一本著作的纲要

我想写一本书，不超过100页，包括3章。

1.对基督教作一次清理。

2.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意义。

3.几点结论。

第一章讨论：

(1)人类之成年（按已经提出的那些思路进行）。摆脱偶然事故或不幸的生活之有保障。假如消除危险是不可能的，那么至少把危险降至极小是可能的。保险（它虽靠事故而兴旺，但却力求减轻事故的后果），一种西方的现象。目标，独立于自然。过去是用精神手段来征服自然，我们则用各种技术组织来征服之。我们的直接环境不像过去那样是自然，而是组织。然而，这种摆脱又造成了大量的新的危险，即组织本身。

结果，就有一种对精神活力的需求。有什么保护可以对付组织之危险？人再次面对着他自身的难题。他能够应付所有的危险，只有人性自身的危险除外。最后，这一切都取决于人。

(2)宗教在一个已成年的世界中的衰落。“上帝”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作为一个对付我们的窘困的权宜之计，现在已成了多余的（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那样）。

(3)新教教会。虔敬主义是维护作为一种宗教的福音基督教的最后努力。路德宗正统——挽救作为一种拯救机构的教会的努力。宣信教会与启示神学。一种与世界相对的 $\text{dosmoipou sto}$ ——毕达哥拉斯的名言“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将移动整个世界”的前半句——，包括基督教当中的某种“事实性”旨趣。正在寻求基础的艺术与科学。宣信教会的全面成就：拥护教会利益，但几乎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个人信仰。“耶稣”从视野中消失。从社会学上看，对大众无任何影响——兴趣只限于上层和下层的中产阶级。传统词汇的梦魇，难于理解。决定性的因素：处于守势的教会，不愿承担为人类服务的风险。

(4)公共道德——用性行为来证明。

## 第二章

### (1) “世俗性”与上帝。

(2)我们说的“上帝”所指为何？首先，不是对其全能等等的抽象信仰。那不是对上帝的真正体验，而是对世界的部分延伸。与耶稣的相遇，意味着在对其的唯一关心是为他人的耶稣的体验中，彻底调整人的存在。耶稣对他人的这种关切，即对超越的体验。这种摆脱自我而获得的自由，一直维持到死亡之时的自由，是他的全能、全知和全在的唯一基础。信仰，就是参与耶稣的这种存在（道成肉身、十字架与复活）。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不是同一个在力量与仁慈方面都是绝对的最高存在物（那是关于超越的虚假概念）的宗教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参与上帝之存在，为着他人而活的新生活。超越性并不在超乎我们力所能及的任务之中，而是在我们手边最接近的事情之中。上帝在人的形式中，而不像在其他宗教里那样是在动物的形式中（怪异、浑沌、遥远、可怕），不是在抽象的形式中（绝对的、形而上的、无限的等等），也不是在古希腊的自主的人之半神半人形式中，他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因此就是那在十字架上受刑的人。一个以超越者为基础的生命。

(3)这就是对圣经术语进行重新解释的出发点。（创世、堕落、救赎、悔悟、信仰、新生、末日等等。）

(4)礼拜。（细节后补。尤其是关于礼拜与宗教）。

(5)我们实际上相信什么？我指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信，以致于可以把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押在上面？《使徒信经》的问题？“我必须相信什么？”错误的问题。这时的论战，特别是不同的教派之间的论战。路德宗对归正宗，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天主教对新教的论战。这些分歧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带着感情复活，但却不再会获得真正的信服。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但有必要正视这难题。我们能证明的只是：圣经的信仰和基督教，不靠这些问题而确立，也不因这些问题而垮台。巴特和宣信教会鼓励了我们，去在“教会的信仰”后边掘壕自卫，并避开这个诚实的问题：我们真实的、切身的信念是什么？所以，即使在宣信教会里，也缺乏新鲜空气。“这是教会的信仰，不是我的信仰，”这种说法可以成为一种教权主义的托辞，而且局外人总是这么看这句话的。这

也很适用于辩证神学家们的这种说法：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信仰，因此我们不可能说出自己真正信什么。这些考虑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它们不能使我们摆脱对自己诚实的责任。我们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简单的认同于教会。（这也可以附带地说明一般人对天主教的不诚的埋怨）。那么，我们究竟真相信什么呢？答案，参见（2）、（3）和（4）。

### 第三章

#### 结论

教会只有在为人类而生存时，才成其为真正的教会。作为一个崭新的开端，它应该把自己的捐助基金让给贫穷匮乏者。教会的生活应该仅仅依靠其会众的自愿奉献，或者可能的话，应从事某种世俗职业。教会应该参加世界的社会生活，不是统治众人，而是帮助和服务众人。它应该告诉人们，不管人们从事什么职业，告诉他们在基督里生活，为他人而生存意味着什么。具体说来，我们自己的教会将必须坚决反对狂妄的褻渎、对权力的崇拜、忌妒和欺诈，因为这些东西是罪恶的根源。它应该宣判节制、纯洁、信任、忠诚、坚韧、耐心、磨炼、谦卑、满足和温和。它不应该低估人间榜样的重要性，人间的榜样在耶稣的人性中有其根源，在保罗的教导中十分重要。赋予教会的言论以重要性和力量的，不是抽象的论证，而是具体的榜样。以后我还想再讨论这个榜样的主题及其在新约中的地位。这件事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再者：重新考察信经的问题（《使徒信经》）。基督教护教论之修正。教士培养与教士生活模式之改革。

所有这些都十分粗糙十分概略，但是确有某些东西是我想要简明清晰地说明的，有某些东西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我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没有你的帮助，我肯定会发现这项任务很难完成。但是，为了未来的教会的缘故，我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做一点事情。

1944年8月10日

当你说你已倦于依靠回忆生活之时，我很理解。然而，感激是一种不断地重新点燃记忆的力量。正是在这样一些时候，人应当在自己的祈祷中特别重视感恩。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避免完全陷入当下的时刻，并用高贵的思想去衡量别的所有事物，以培养那种产生于高贵思想的和平心境。唉，现在能这样做的人太少了。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

很难迁就我们的人类同伴。使人腐化堕落的是软弱而不是邪恶，而要忍耐这种事情需要的是深厚的同情。不过在任何时候，在天上君临一切的，仍是上帝。

目前我正在忙于写作我告诉过你的那三章东西。你说得很对，心智上的发现是人生一大快事，这正是我发现我这项工作十分吸引我的原因所在。……感觉到自己与别人心灵相通，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多少朋友，而是我们依恋他们有多深。毕竟，人与人的关系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重要。这正是现代世界的“成功者”几乎不起作用的原因——这也完全适用于那些半神半人和狂人，他们完全不了解人格的人际关系。上帝用我们来与他人交往。别的一切都近乎于狂妄。当然，有可能培养人格的关系，并尽力以十分有意识的方式来对他人说话，像我最近偶尔在加布里尔·冯·布罗洪堡的书信中所发现的那样。这可能导致对“人类”的崇拜，这是一种严重的夸大。然而，我想说的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生活中，人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贬低事物的世界或在那个领域获得的成就。但是，对于我来说，与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或我的朋友相比，最好的书、最好的画，最好的房子或任何财产又算什么？当然，只有当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了别人之时，他才能像这样说话。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人只不过是事物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根本不懂得对人的体验。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我们十分丰富地享受到了这种体验。

我常常注意到，有很多的东西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把自己伸展到极限。许多人都由于满足于平庸无为而作践了自己。这也许意味着，他们能比较快地登上顶峰，因为他们需要克服的障碍比较少。我已经发现，在我们家庭当中，最有力量的教育要素之一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障碍要去克服（我指的是缺少有效、清晰、自然、机敏、简捷等等性质之类），然后才能自由地表达我们心里的东西。我想，你起初在我们这里发现的也是如此。要跨越这样一些障碍，常常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人们常常会觉得，如果能避免这些障碍，自己本来可以更加轻易和代价更小地获得成功。……上帝并不把我们想要的每一样东西都给我们，但是他确实在履行他的许诺，就是说，他仍然是大地的主人，仍然在保持着他的教会，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信仰，



不把我们力所不及的负担加诸我们，并且用他的接近和帮助使我们高兴，听取我们的祈祷，引导我们沿着最好的道路走向他自身。这样，上帝就在我们心中创造了对他的赞美。

1944年8月21日

我又一次捧起了这些经文（《民数记》11:23;《哥林多后书》1:20），对之沉思片刻。一切事物的关键都在“他里面”。我们从上帝那里正当地期望的一切和祈求的一切，都应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寻找。耶稣基督的上帝，同我们以自己的人间方式以为他能做和该做的任何事情毫不相干。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沉思默想耶稣的生活、言论、行为、受难和死亡，以便了解上帝应许什么、完成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总接近于上帝的临在，因为那乃是新的生命；而且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一切事物在上帝那里都是可能的；没有他的意志，就没任何尘世的力量能触及我们，而且危险也只能使我们更接近他。我们不能声称自己有权拥有什么，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祈求一切。我们的欢乐隐藏在苦难之中，我们的生命隐藏在死亡之中。但是，我们一直在一种奇妙的伙伴关系（团契）之中得到支持。对于这一切，耶稣之中的上帝已经给予了肯定，说出了他的“阿门”，而这正是我们赖以站立的稳固根基。在这动荡强横的时代，我们总是忘了，是什么东西使得生命真正地具有价值。我们总认为，只要人还活着，生命对于我们就有某种意义。然而真相却是这样：如果这个世界对耶稣基督这个人来说是很好的，如果一个像他那样的人真正地生活在其中，那样的话，而且只有那样，生命对于我们才有某种意义。如果耶稣不再活着，那么，我们的生命，尽管有其他我们所知的所有的人，有荣誉、也有爱情，但我们的生命就会没有意义。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些时代，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的信仰告白的意义和目的。然而，这难道不是表达它的最简单的方式吗？“意义”一词的确出现在圣经里，但它不过是用来解释圣经所谓“应许”的意思的。

我意识到这些话写得辞不达意，我的意思和意图，是要让你在孤独时得到支持、欢乐和信心。这种孤独的日子不会成为白费了的日子，如果它有助于你更清楚地看到你要将未来的生活建立其上的那些信念的话。我常常觉得，晚上费一些时间，去想想那些我知道他们会在祈祷时想起我的人们，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这对我是很有好处的。我

想，我如此经常地得享平安，是得益于他人的祈祷，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祈祷。

还有一点：新约常常告诉我们“要刚强”（《哥林多前书》16:13;《以弗所书》6:10;《提摩太后书》2:1;《约翰一书》2:14。人们的软弱比起存心不良来，不是常常更加危险吗？我所谓软弱指的是诸如愚蠢糊涂、依赖成性、疏忽健忘、懒惰闲散、漫不经心、堕落腐化、易人歧途，等等等等。基督不仅仅使人善良，而且还使人刚强。软弱之罪是真正有人性的罪过，而蓄意犯罪则是恶魔似的罪恶，当然也是很强悍的！我必须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再见，务请保重，决不要放弃希望！

1944年8月23日

请你决不要为我担心或忧虑，但不要忘了为我祈祷——我相信你是不会忘记的！我十分信赖上帝指引的手，而且我想我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确信。你决不要怀疑，我正满怀感激和喜悦之情，旅行在我被指定的道路上。我以往的生活，充满了上帝的恩慈，而且我的罪过，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之赦免的爱所覆盖。我感谢我在路上碰见的一切人，我只希望绝不要使他们不快，只希望他们像我一样，将永远感谢上帝的宽恕和仁慈，对之永抱信心。请你决不要为这些事烦恼片刻，要让它愉悦你的心。可我确曾想对你说这些，而且我想不起还有什么人会以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来对待这一切。

你收到那首谈自由的诗了吗？我怕它是太粗糙了，但那是一个我感受颇深的主题。

现在我正在写作关于“基督教的清理”的那一章。我简直觉得吸烟少了就不能工作，然而我有许多香烟来源，谢天谢地，这样我可以安排得不错。我常为自己写的东西感到惊讶，尤其是在第一部分，这个部分主要是批判性的。等我写到较有建设性的那一部分时，我会感到高兴的。然而，这整个主题尚未很好地构想清楚，因此它看来十分生硬粗糙。不过，反正它目前还无法印行，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它无疑可以得到改善。我不得不用手书写每一样东西，我发现这样进行下去颇不容易，而且我几乎无法阅读我已写出的东西。十分可笑的是，我不得不

运用德文手写体，于是就有这各种各样的订正。也许，我以后能够弄出一份清楚的抄件。

我非常希望你在身心两方面都会有一个安宁的时期。愿上帝眷顾你，眷顾我们大家，赐我们以很快重逢的欢乐！我每天 都在为你祈祷！

你的忠实的心存感激的朋友

迪特里希

六

来自阿尔伯特亲王街的生命征象

1944年12月28日

亲爱的妈妈：

我是多么高兴，我刚得到许可，可以给你写一封生日贺信。我只恐怕信写得太匆促了，因为邮车马上就要出发。我所想要的，只是做点什么来使这些烦扰的日子对于你明亮起来。亲爱的妈妈，我要你和爸爸知道，我心里不停地想着你们，我为你们对我和这个家庭所意味着的一切而感谢上帝。我知道，你一直是为我们而活着，从来没有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世上除你之外，再没有别的人，我可以与之共享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为你在过去一年中送到我的囚室中来的全部爱心而感谢你，它使每一天都更加容易忍受。我觉得，这些艰难的年头把我们更紧密地拴在一起了。对于你和爸爸，当然也是对我们大家，我的新年祝愿是，愿新的一年带给我们至少是偶尔的光明，愿我们在某一天得到重新团聚的欢乐。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以充满爱心的希望，祝我亲爱的、亲爱的母亲生日快乐！

你的感恩的

迪特里希

新年

(1945 年)

有永远支持我指引我的力量同在，  
我超越了一切恐惧，得到鼓舞与慰藉，  
我将度过这些时日，在心灵中你和我同在，  
你将与我们一起，步入新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还在折磨我们的心，不慢不紧，  
那些漫长的忧伤的日子仍在绵延；  
父啊，请让你正在惩戒的这些灵魂，  
得到你所应许的，得到治疗恢复康健。  
假如我们必得喝干扰忧伤的酒，  
按你的旨意，直到痛苦的最后一滴，  
我们将毫不迟疑，满怀感激地接受你慈爱的手给我们的一切东西。  
然而，假如你决意再次救出我们，  
让我们享受生活，享受它美好的阳光，  
我们从忧伤学到的东西就将充实我们，  
而我们的全部生命本来便属于你，将献上于你。  
今天，让蜡烛放出它们光明的祝福，  
看哪，在这黑暗之上，它们不就是你的亮光？  
你的光正引导我们，走向我们渴求的团聚——  
即使是最暗的夜，你也能把它照亮。  
此刻，由于我们的倾听，静穆正在加深，

请让我们听见你的儿女们的声音，  
它们从我们周围漆黑不见的世界中上升，  
那是他们的普世颂歌，是对你的赞颂。  
所有善的力量都在帮助和关切我们，  
不管未来怎样，我们都将勇敢面对它。  
上帝将扶助我们，不论是拂晓还是黄昏，  
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在每一个新年的开端！

1945年1月17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这最后的两年告诉了我，我们所能经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只要想起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H.W.真是在东部地区飞行吗？R.的丈夫怎么样？我非常感激你们的信。所有的来信我都是读完了又读，直到能在心里背诵为止。现在我有几点请求。今天没有收到一本书使我非常失望。政委松德列格——狱中检查犯人邮件的，负责政治案件的纳粹党的干部——不时会很乐意接转书，而我则会非常感激。还有，这一次没有收到火柴、面巾和毛巾。请原谅我提到这件事，否则一切都是尽善尽美了。我可以得到一点牙膏和几粒咖啡豆吗？另外，亲爱的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从图书馆借一下H.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隐士的夜晚》，P. 那托普的《社会教育学》，以及普鲁塔克的《伟人传》？

我这里一切如常。你们一定要保重。我再次为所有的一切感谢你们。

真诚地爱你们的，

满怀感激的

迪特里希

附录

德国教会的良知—潘霍华

终局！

一九四五年，4月9日，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德国信义宗的神学家、牧师，以叛国罪，在福洛森堡

(Flossenburg)集中营，被处绞刑。临终之前，他托人带信给他的英国朋友贝尔主教：“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

开始。”

目击执刑的营房医生追述，他看着潘霍华在被带到绞架之前，跪下来，祷告。“我深深为这位可敬之人所感动。如此虔诚，如

此肯定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描述：“抵达行刑地点，他再有一句简短祷词，然后勇敢镇定地走上绞架的台阶……。五十年来

，身为一个医生，我几乎未曾见过一个人这样完全地降服于上帝的旨意里，从容就死。”

三个星期后，希特勒自杀。5月7日，欧战宣告结束。

立志跟随耶稣

一九四二年，在狱中，潘霍华寄给他亲人、好友的圣诞礼物，是一篇短文“十年之后”。文中，他提醒他共事的伙伴，关于他

们愿为之舍命的那一个理想：“我们曾经学习从社会底层，从那些被遗弃、被视为嫌疑犯、受虐者、受压迫的、被辱骂的，没

有能力的……总之，从那些受苦者的观点，来看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们提出耶稣基督的榜样：祂愿意为维

护世上穷人和被遗弃之人而冒死，且死于酷刑。

从一九二〇年开始，潘霍华家族即沉浸于反纳粹的气氛中；这家族一直与德国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抗争。他们是德国高

贵、富裕、典型知识分子的家庭，代表德国传统自由思想的上层社会，崇尚个人的人格正直和公民责任。

潘霍华的父亲是当时学界权威的精神和神经科医师，同时任教于柏林大学；这位受科学训练的父亲鼓励孩子们独立、自制、客

观的精神。母亲是宫廷牧师之女，在信仰方面影响子女甚深，从小教导他们熟悉圣经、诗歌、基督徒信仰的传统。

在潘霍华身上，结合了父亲客观分析的性格和母亲敬虔实际的精神，在这个可敬爱的家庭里，他被抚养长大、受支持。潘霍华

是个热爱生命的人，看重诚实和自我的纪律，喜爱与人交往、享受人际关系的喜悦，爱好文学、音乐、艺术；少年的他，钢琴

琴艺精湛，是极具潜力的音乐家。

然而，十四岁的潘霍华却宣布他希望成为一个神学家和牧师；这震惊了他的家人。他的兄弟认为教会服事是属于那些器量狭小

的布尔乔亚阶级；他的父亲也有同感，但保持沉默，宁愿让孩子自己选择。

当他的家人批评教会不过是服事自己，而且表现得像个懦夫时，潘霍华闪过一个坚定意念：“倘若如此，我一定要改变她！”

初步信仰实践

根据家庭惯例，潘霍华在杜平根大学修一年课后，转读柏林大学。大学时代的他，深受杰出教会历史学家哈纳克(Adolf

Harnack)和信义宗学者侯尔(Karl Holl)的影响。

哈纳克看出潘霍华有潜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却致力于教义学的钻研：“圣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是潘霍华一九二七年写成的神学论文，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巴特(Karl Barth)读后，赞许为“神学上的奇迹”

。

由于还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龄，另一方面也需要实际牧会经验，潘霍华暂停学院的生活，申请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一个助理牧师

之职。那个教会的成员，大多以当地的德国商人为主。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经济大萧条的浪潮袭来。那是潘霍华首次与贫穷的狰狞面目相对，他倾尽全力协助失业的人

；在窘困时，他甚至必须在经济上求援于家人。

步上正轨

稍后，潘霍华回到德国，着手第二篇论文的写作，以预备进入大学任教。“行动与存在”(Act and Being)一文，内容关于启示

的神学意义、哲学意义。分析这篇论文，可察觉出他在舒适的学院教职，和蒙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并过一个不十分安定的生活

之间，有深刻的挣扎。

通过大学的委任后，潘霍华有机会到美国纽约的联合神学院研读一年。后来，他描述这一年为“一段伟大的自由之日”。

起初，他严厉批判联合神学院，容让自由、人道主义的精神渗透其间，以致失去神学立场。然而他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相遇，又结交好友，常作讨论，刺激他对社会问题的知觉。

在联合神学院的友谊深深影响他；他们引发了他对登山宝训的专注。他也有机会由同学引介，亲眼见到纽约哈林区的黑人所承



受的种族歧视。后来，他把黑人灵歌带回德国，分享给神学院里的师生。另外有一位法国朋友则影响他超越自己国家的范围，

对世界和平有深入的委身。日后，潘霍华在普世教会的聚会中，强烈倡导和平。

回到柏林大学，人人都注意到他改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潘霍华只简单回答，他“已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是潘霍华一

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轨”，他说：“我内心明白，惟有当我开始对登山宝训认真起来，我的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清晰和诚实。

”

谁是耶稣？

之妥协”的成熟批判。而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潘霍华这位最年轻的教授常常直探问题核心，并与今日社会处境作相关联的解释

、应用。

在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在柏林贫民窟教一班预备坚信礼的学生。为了更深入了解他们，他搬到附近住，拜访他们的家庭，邀他

们到山上退修，共度周末。

不过，潘霍华的教学生涯却因希特勒的得势蒙上阴影。

课堂上，他指陈教会已经偏差了，她太过于求自己的舒适和特权。他告诉学生，教会必须以敢于有别世界价值观的勇气，在耶

稣基督里，宣告自己的信仰，并且毫不犹豫地拒绝所有世俗的偶像。他催迫学生去回答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

的世界里，谁是耶稣？人要在哪里找到祂？”

对潘霍华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犹太人，以及被下监牢的教会异议份子。

让教会仍是教会！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境内许多基督徒采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他们信条的一部分。

当时教会发言人葛鲁纳(Hermann Gruner)声明立场，表明国家社会主义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风，在希特勒身上彰显的是圣灵工作

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国人得以进入基督的教会。

一九三一年11月，潘霍华按牧。

一九三三年，德国教会国家主教改选；面对当时教会与社会政教不分的现况，潘霍华疾声呼吁：“让教会仍然是教会！”然而

，德国基督徒还是选了一个亲纳粹的人——穆乐(Ludwig Muller)，为国家主教。

那年八月，潘霍华写了一封信给外祖母，坦述：“这是德国国家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真正的冲突，这冲突越早公开化，越好。”

九月，冲突正式发生。在“布朗会议”(Brown Synod；大会中许多神职人员穿着棕色纳粹制服且向纳粹的精神象征致敬)，教会

通过“亚利安条款”(Aryan Clause)，拒绝按立犹太血统的传道人。这条款使德国复原教产生分裂。

布朗会议后，潘霍华很快和另一位牧师朋友成立“牧师紧急联盟”，呼吁为撤消亚利安条款而奋斗；虽有两千人签名，但是教

会主教们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然而，一九三四年5月的“巴门会议”(Barmen Synod)中，新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确认了巴门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们拒绝接受，以为我们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属耶稣基督、而属别

的主之错谬教义.....。”

## 转换战场

潘霍华的牧职遭到排挤，反对他的人指称他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太激烈、过度了，而且与犹太朋友的连系太深。另一方面，教会

逐渐受纳粹思想影响，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学也与一般风潮妥协，称颂希特勒为政治上的救赎主，并不为那些被褫

夺公权的犹太籍教授辩护。

这种挫折，使潘霍华决定离开德国。一九三三年，他前往伦敦，在那里担任两个德语教会的牧师。这变动招来巴特刺人的指

责，批评他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逃走了。然而，潘霍华却未曾放弃对抗纳粹主义，他期望从伦敦对德国亲官方教会施以外界的

压力。他被委任为国际教会联盟的青年秘书，鼓吹教协对反纳粹采取强烈立场。

潘霍华在英国的活跃，使他与英国主教乔治贝尔(George Bell)建立了持久的友谊。他的努力于一九三四年，在丹麦芬诺举行的

会议中得到积极响应。

## 追随基督

一九三五年，在靠近巴尔海的地方，认信教会邀请潘霍华主持一不被德国纳粹政府认可的神学院。此神学院的神学生不必是纯

正的亚利安血统，不必忠于纳粹；神学院也不接受政府资助，只接受自由奉献。

潘霍华这期间的讲道集，成为后来著名的《追随基督》一书。他痛陈基督徒追求廉价的恩典——有讨价还价空间的救恩，却不

对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随基督的生活。潘霍华继续向信徒提出挑战：跟随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

价的恩典”之信仰，与这无情社会里的牺牲者联结。

盖世太保在一九三七年关闭了这间神学院，即使秘密教课也不成功。

但后来，《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书出版，书中记载了神学院里的生活。潘霍华认为需要推动真实的基督徒团契生活，

不然，就不能有效地见证，也无法抗拒国家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是德国人已经屈从的。

我的兄弟亚伯在哪里？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认信教会似乎缺乏不屈不挠的信心，面对效忠德国的公民誓言，教会的会议只为谋求己利，缺乏心

志，不再抗衡德国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权的褫夺。教会领袖是否为犹太人说话，成为潘霍华衡量教会会议成功或失

败的准则。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潘霍华问。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和讲道，流露出他对德国教会主教们缺乏胆识而有的苦毒；他常引用

箴言三十一章8节，“你当为哑巴（或译不能自辩的）开口……”，来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为纳粹政府之下的犹太人辩护。

一九三八年6月，第六次认信教会会议的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教会仍无法胜过向纳粹低头的危机！

一九三八年秋的潘霍华，感觉他是一个“没有教会可容身的人”，他不能影响认信教会采取英勇立场去对抗一个邪恶政府！而

在普世教会联合会里，他也不能说服他们除去德国官方代表在会议中的席位，于是他辞去青年秘书之职。

是年11月9日，纳粹反闪族的疯狂行动失控了。警察站在一旁，看着德国群众打破犹太人的住家、商店、会堂的门窗，以残暴对

待犹太人。

这一晚，潘霍华离开柏林。教会在这一场严重的伤害里，不名誉的沉默，使潘霍华极度失望。他想再去美国一趟，再思他对认

信教会的委身，以及他反对纳粹政府的这个执着，而联合神学院的师友们，热切要救他脱离沦为纳粹政府异议份子的命运。

然而，国内那些对纳粹政府持异议、受迫害的牧师，却使潘霍华中断他在美的行程。当德国的基督徒需要他的时候，为什么他

要去美国呢？于是他立刻决定回国，去国仅一个月。

潘霍华写信给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我必须与我本国的基督徒，一起度过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假如我不能

与我的同胞一起面对这时候的试炼，我就没有权利参与战后德国教会生命的重建。”

回国后的潘霍华，被禁止教学、讲道，亦不准未经审核而出版文字，并被命令定时向警察报告。之后，他参与了秘谋推翻希特

勒的地下工作，目的要使纳粹政府倒台，恢复德国的民主自由。

地下工作的总部设在一修道院附近，在那里潘霍华继续写作。《道德论》(Ethics)——他心目中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由后人结

集成书——就是在这段日子，针对德国国家危机，及基督徒伦理生活建设的反省。

在其中，潘霍华仍谴责教会没有为弱者发出声音，也没有及时帮助受害者，他痛陈：“对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最软弱、最无防

卫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会有罪了。”

银铛入狱

潘霍华同时参与私运犹太人出境的勇敢计划，引来盖世太保的猜疑。

一九四三年，反纳粹份子两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潘霍华被捕，囚在柏林的泰革(Tegel)军方监狱。其时，纳粹以逃避征

兵、参与私运犹太人，以及先前不忠于国的罪名，定他的罪。

在狱中，潘霍华写了许多信件、诗文，死后辑成《狱中书简》一书；如今成为极具价值的基督教经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

、无意义的宗教架构和抽象的神学语言；这些对于在战场和集中营的杀戮和混乱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没有生命的答案。他也

抨击在乱世里，教会只在意维持其神职人员的权益、本身地位的巩固，表现出来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个人责任。

潘霍华也写信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Maria)，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藏在哈佛尚未公开；玛利亚同意这些信的内容在公元2002

年才公诸于世。

潘霍华与玛利亚相恋于一九四二年。起初，玛利亚家人反对，一来是年龄差距（37岁和18岁），一来是潘霍华正从事危险的地

下工作。然而，当潘霍华入狱后，女方家人公开两人婚约，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玛利亚的探监，成为潘霍华初期冷酷牢狱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写给玛利亚的一封信中，潘霍华说：“我们的爱是上帝恩典和慈

爱的记号，使得我们能信。”又说：“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样的苦难，对这世界仍保持爱和真实的

信心。……我担心，一个基督徒若只用一只脚站在地上，他也会只有一只脚站在天堂。”

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又告失败。之后，潘霍华沦为主要调查对象之一。

一九四五年2月，他被移到布克恩奥兹(Buchenwald)集中营。在盟军最后几次凌乱攻击行动中，玛利亚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的集

中营，常用步行，四处寻访潘霍华，终未能再见他一面。

真正的开始

最后那些日子的纪事，只能从狱中同伴，一位英国情报军官贝斯特所写的书得知片段；他们同为狱中要犯。贝斯特这么写着：

“潘霍华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人当中，他的神是那么真实，而且一直与他亲近的……。”

一九四五年4月3日，死刑已经判决。

4月9日，他们被带到一个小小乡村，一所作为临时囚房的学校教室。

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同室囚犯说服潘霍华带领大家有个祷告会。潘霍华要他们默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

贝斯特回忆那个时刻：“他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话语表达了我们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带来的意义和定局。”

安静的沉思，因着门被打开而中断，两个身着官服的盖世太保命令潘霍华出来，跟他们走。

潘霍华从容地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把贝斯特叫到一旁，请求他把自己临终的遗言带给英国好友贝尔主教：

“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恩典的代价——近代殉道者潘霍华的言（熊璩）

一、引言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呼召他来赴死。”

五十年前，德国纳粹党绞杀了一位近代的殉道者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在一个世俗化和讲究现实的时代，“理想”和“信念”这种字眼是非常空泛的。但是，在一个被压迫、或是很穷困的社会，它

的意义却是鲜明而真实。当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沉醉在元首希特勒狂妄野心中的时候，潘霍华是非常少数能看透狂热爱国主义后

面的错误的人。他了解希特勒其实是德国的大患。潘氏代表那个世代的良心，他成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保护者。他真诚的固

守着他一向所传扬的，至死不变。

在五十年前，1945年4月9日的清晨，这位德国的神学家在佛罗森堡（Flossenburg）的集中营遇害。这是在联军解放佛堡前几天

，由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下令执行的。罪名是参与刺杀希特勒的阴谋。佛堡的医生对潘氏最后的时刻有下面的记载：“在脱下

他狱衣前，潘牧师跪在地上，很热切的祷告。这位可爱牧人的真诚感动了我。他是如此地有把握，相信上帝听了他的祷告……

在刑场，他又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从容而勇敢地走上了刑台。……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对上帝是这样完全顺服，从容

就死。当时他不过刚满三十九岁。”

你们看，潘霍华的身子悬在吊台上，僵直，孤寂。那幅景象不但深深印在当代基督徒的心灵上，就是五十年后的今天，那景象

还是深刻的。他虽然死了，但是，直到今日他的言范仍然是许多失去勇气和失去生活意义的人的灵感。这个人究竟是谁？到底

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为什么他的信息直到今天还具有震撼力？这就是我们要来探讨的。

## 二、早年生活



“当一个人接受基督呼召的时候，不管是父母或是妻儿，也不管是国家或传统，都不能留住他。”□□□□

——摘自《作门徒的代价》（1937）

这是何等强烈的使命感！

潘霍华在柏林大学的学术气氛中长大。他的父亲卡尔·潘霍华（Karl Bonhoeffer）是心理治疗和神经科的教授。他们住在柏林

安适的革伦沃（Grunewald）区。从他的朋友并传记作者柏列基（Eberhard Berlige）所提供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

起坐间相当的宽敞，相当的明亮，里面点缀着油画和名贵地毯。整个房间散发出有教养、具吸引力和高贵的气质。虽然他的父

母亲只是挂名的教徒，却使他受到了传统基督化家庭的价值熏陶。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关心别人的需要，具有严谨的思考，

人格的完整，自我的控制，并且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家庭很早就反对希特勒。在纳粹的统治下他们家庭中许多

人卷入反抗的活动。

### 三、大学的日子

“上帝为你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而装备你。在做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刻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这时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我信赖上

帝，其余的一切都是徒然。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的不信”□□□□□□□□□□□□

——1938年4月的讲词

潘霍华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二十一岁（1927年）就在柏林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新启示神学之父巴特，曾称赞他的博士论文

说：“这是一个神学上的奇迹。”他在神学上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有人说，如果他能活得较长的话，他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

叶执牛耳的大神学家。

毕业后他没有马上进入教职。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实习工场上从事牧会和见习的工作。他去过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尤其

对美国黑人教会的热心推动民权和社会公义，有亲身的体会。当时他也跟法国的和平主义者有所来往。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他对

教会的社会责任的看法。这种心态正好与他本国教会日增的国家主义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样的，今天许多美国的基督教会把“

美国式的生活”与“基督徒的价值”混为一谈，把爱国与爱神混为一谈。于是在爱国的大旗下，人们很容易会不经严谨思考而

忽略了社会上的不公现象。潘氏能独排众议分辨是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四、力挽狂澜

“除非我们迈出一个清楚而坚决的步子，否则神的呼召会在空气中消失。人如果认为他不需要跨出这信心的一步就可以跟随耶

稣，那是欺人之谈。虽然彼得无法达到自我的改变，但他可以放下他一生仰赖的渔网。”

——《作门徒的代价》（1937年）

潘氏在1931年回到柏林大学，作了系统神学的讲师。当他的声望蒸蒸日上时，也是希特勒日渐得势的日子。1933年1月，希

特勒成为德国的首相。三个月之内，他废除了德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了德国的专制统制者。同年4月7日，希特勒强行通过了《

恢复公民服务法》。这是第一个反犹太人的立法。其中的「阿瑞安条款」（Aryan Clause）规定：任何犹太人不可在政府、

学校和教会任职。同月，潘氏在一次对教牧的演讲中对这种种族迫害提出批评，题目是《教会与犹太人问题》。这是在历史上

教会第一次对纳粹的反犹活动提出指责。他认为：教会有义务在政府滥用权力时提出挑战。一些牧者在中途愤而退出会场。他

们认为潘氏的立场太过政治化，太亲犹，太偏激。在这段期间，他为德国的罪孽而忧伤，也为教会的附和纳粹而痛心。这是一

面真实的镜子。在战时的德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位反纳粹的德国人。在战后，你几乎也找不到一位德国人承认他是同情纳粹的

，有几个人在强权下能有道德勇气？试看主流教会在欧洲的式微，经过两次的大战，它们已不是基督的见证，它们也失去了从

上帝来的权柄。这是其来有自的。反观我们，什么又是我们今天道德勇气的表现呢？

虽然他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在伦敦的德人区牧会（1933-35年），潘霍华仍成为当时忏悔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主要发言

人。忏悔教会在后来被分化前一直是反对纳粹的教会主力。他在1935年设立了一个神学院，力行认罪、祈祷和门徒实际生活的

操练。他的领导和他创新的作法，在当时具有非常的贡献（参考他1939年的著作《共同生活》）。这段时间他也写了他最有名

的著作《作门徒的代价》，书中他抨击教会贩卖廉价的恩典。

在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纳粹政权组织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打破玻璃之夜」。这是一个暴力、恐怖之夜。它破坏了所有犹太人

的产业和组织。潘霍华为教会出奇的缄默而失望，由于德国完全陷入纳粹的摆布，他的朋友开始担心他的安全，许多人劝他离

开德国，他于1939年6月乘船来美。他自己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不安，只停留了两周就不顾一切返程回国。这时已是大战的前夕

了，他写信给一位神学家朋友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解释说：“我来美国是一项错误。国难当前，我必须与德国的基督

徒同进退。否则在战后我没有资格去参与对德国基督教的重建。”这是他道德勇气、门徒精神和爱国心的至高表现。这是他不

计代价的信心表现。

## 五、参与推翻纳粹的行动

“不要畏首畏尾，要勇敢作你认为是对的事。自由不是从思考而来，乃是由行动显明。不要害怕，只管走向风暴，信靠上帝，

顺从 的命令。这样你的心灵就会拥有自由和狂喜。”

□□□□□——摘自《自由之路上的歇脚站》

1938年他的姊夫引介他参加了一个推翻希特勒的反抗组织。他从1939年回国之后，就在「军事情报部」的掩护下继续从事反抗

活动。

为什么一个热诚的基督徒领袖竟会参与一项谋杀活动呢？这是叫许多人不解的问题。基督徒应该促进社会公义吗？当然是。基

督徒应当参与政治运动吗？这是个人的抉择。基督徒若相信堕胎是罪恶的，可以枪杀堕胎医生吗？在我们推演太远以前，让我

们研究一下当时的情势。当时德国的情形已经变得非常恶劣，已没有什么选择真可以算得上是“好”的，或是“无罪”的了。

在这样一个混浊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选择一事不做，安心等待局势的改变，或者我们可以像潘氏在他《道德》（Ethics）一

书中所说的：“在两坏相权中选取一个较好的。”以他为例，他选取刺杀希特勒，而不愿对“集体谋杀”与“战争”作壁上观

。显然，潘氏在战时纳粹统治下的选择，是无法与民主制度下的暴力行动相提并论的。

1942年5月，他潜行到瑞典。经过友人美国大主教贝尔（George K.A. Bell , Bishop of Chichester）的拉线转告美国政府：

反抗者愿意和平谈判。可惜因盟军坚持无条件投降而作罢。潘霍华在1943年4月5日被逮捕，关在柏林。后来刺杀希特勒的爆炸

失败（1944年7月20日），新发现的文件直接将他与阴谋者连上线。这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审查和后来的死刑。

## 六、在狱中年日

“你决不可以为我不快乐的。什么是快乐？快乐与外在的环境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在于一个人内心的变化。我每天都为拥有

奶而感激，这给我带来了快乐。”□□□□

□□□□□□□——写给未婚妻马利亚，1944年12月，最后的一封信。

在狱中到底潘霍华关心的是什么？一个人究竟对自己对上帝有没有内心的平安，在这里就可以真正看出来了。在狱中，他受到

看守他的人们极大的尊敬。有些人甚至替他偷运他的文稿和诗稿。每一次当他在户外活动后回到狱室时，狱卒总是先向他致歉

才把牢门锁上。

他挂心的是得到许可，以便能安慰、鼓励他的狱友们。他安慰焦虑和沮丧人的能力令人吃惊。他的话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尤其是如此。有些人也因为他的解救而脱离死亡。犯人们更是对他的镇定和自制万分佩服。在柏林遭

受大轰炸的那些日子里，恐布的爆炸声混合着犯人的喊叫声，他们在极端恐惧中用力敲打着监房的门，企求狱方能够把他们转

移到防空洞里。潘霍华往往像巨人一般，在这种混乱里，竟是肃然不动。

在人前他或许像个巨人，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却像是一个婴孩。像你一样，他内心充满了挣扎。有一天他写了一首美丽的诗

，描写他的心怀：

我是谁？

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

我站在狱室中

安详、欢欣、坚定，

像一个乡绅站在他的华厦里。

我是谁？他们常对我说：

我总是和我的看守者交谈

如此的自由、友善和清晰，

好像他们是由我来调度的。

我是谁？他们也对我说：

我虽承受了不幸的日子

但总是稳定，微笑，傲然，

好像是一位常胜的将军。

我真像他们所说的吗？

或者我是那位我所认识的人？

没有安息、期待又带病，好似一苹笼中的鸟

儿，挣扎着呼吸，无法摆脱一双扼住我喉咙的手，

渴望着色彩、花朵和鸟鸣，

盼望着温馨的话语和友善的邻舍，

期待着将临的大事，局促不安，

念着远方朋友的安危，无力抖擞，

挂心而空洞地祈求着，思考着，算计着，

虚弱乏力，已经要跟这一切说再见了。

我是谁？是这个还是那个？

我今天是一种人，明天又变成另一种人？

我可是个两面人？是人前的伪君子，

是己前可厌的懦弱小虫？

或许我内心好像一个久战的军队，

在已胜利的沙场上却四散逃窜？

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向我嘲笑，

无论我是谁，上帝呵，你知道，我是属于你的。

潘霍华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对上帝、对德国和对监禁他的人都是非常的诚恳。他公开承认，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是纳粹的敌人

。在1944年10月，他的朋友曾计划劫狱，但是却被他婉拒，因为他不愿连累他人。

1945年7月27日，贝尔大主教在伦敦三一教堂为潘氏主持追思礼拜，与会的人都有一个深深的感触。当潘霍华死在黑衫党的手里

时，这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感到上帝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亲自出手干预。祂牺牲了他最忠实最勇敢的儿子，为

的是要用他的生命作为重整欧洲文明的精神动力。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新约哥林多后书4:18。）

## 七、结语

“廉价的恩典是市上卖的粗货……是不用代价的恩典。这些人以为价钱已经预付了。既然已经付了，所以一切的好处都是免费

的。”

“廉价的恩典是传讲不需悔改的赦免，谈施洗而不谈管教……廉价的恩典是不用作门徒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

耶稣基督的恩典。”

“昂贵的恩典是必须一再去寻求的福音，是必须祈求才得著的礼物……这样的恩典是昂贵的，因为它要求我们跟随；但它是恩

典，因所跟随的是耶稣基督。它是昂贵的，因为它需要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它是恩典，因为它赋予人真实的生命。它是昂贵

的，因它将罪行定了罪；但它是恩典，因为它挽回了罪人。最要紧的，它是昂贵的，因为是上帝用祂儿子的生命买来的。”

“昂贵的恩典是上帝的圣所；我们必须保护它不受世界的污染，不随便丢给狗吃。”

——摘自《作门徒的代价》

影响潘霍华一生言行的原动力，那支持他忍受折磨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对上帝的信心与热爱。从这里，他找到了内心的平安



和快乐。这个动力也帮助他分辨轻重、贵贱。这样安身立命的心境帮助他忍耐、保持一致、有目标、爱受苦的人类、爱真理、

讲公正、羡慕良善。他所追求的公正、善良、真理和诚实的本身并不是他终极的目的。照潘氏的说法，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

尊重上帝。我们接受上帝是真理、公正、诚实和善良的源头。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深邃的依附感。这是潘霍华生活的原动力。我

们尽可以争论他的抉择，我们却无法非议他作抉择的动机。在这样一个随波逐流的世代，我们更要佩服他的担当，和他的道德

勇气。潘霍华的形象将永留在我们的心中，他的“理想”，他的“信念”是我们的灵感，也是我们的榜样。这在二次大战结束

五十周年纪念的今天，其意义是特别深厚的。

本文参考：

《作门徒的代价》（1937,, 潘霍华）

《大英百科全书》有关潘氏及主流教会的消长资料。

《今日基督教》杂志，1995年4月的纪念文回忆录》by G. Leibhole

作者是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数学博士，现于加州北部Hewlett-Packard Laboratories做电脑系统研究。

注：本文写于1996年。

潘霍华

(周学信)

潘霍华不像巴特、卜仁纳、布特曼等神学家在生前即受到外界的注意。在他短暂的卅九年生涯中，充满了许多的忧患及迫害

。三十岁时，潘氏失去了他的教职；卅四岁起被禁止公开证道；卅五岁，文章不得出版问世；卅七岁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得会

见访客。最后，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潘氏受绞刑处死。其实，这一连串的迫害没有令潘氏退缩害怕，反倒使他对真理更

加执著坚定。死亡也不能淹没他的声音，如今人们聆听潘氏的声音，试图从他一留下来的著作里认识耶稣基督。贝特格

Eberhard Bethge 这位潘霍华的学生、朋友兼遗嘱执行人，在他为潘氏所写的巨著《潘霍华：有异象及勇气的人》 Dietrich

Bonhoeffer: Man of Vision, Man of Courage (注一)里面，贝特格将潘氏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成为神学家、发现神的话以及

反抗希特勒。下面我们就用这三个阶段来检视潘霍华的著作。

### 第一阶段：成为神学家

潘霍华在他廿一时完成了博士论文《圣徒相通》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这篇论文写作简洁、富有深度但不易阅

读。卡尔 巴特曾称赞潘氏这篇论文为一项「神学上的奇迹」。

《圣徒相通》的副题是「系统地检视教会的社会学」，潘霍华在其中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深入探讨教会的社会结构。潘氏

说：「基督以一个群体存在人世中」。他认为人们可以真实地用人际关系来思考神的启示，而启示就存在人与人的团契相交里

面。所以，启示不再是形而上学所称的上帝的哲学概念，乃是道成肉身的神在基督里、在教会中与人们真实的相遇。这就是「

基督以一个群体 教会 存在人世中」之后，潘霍华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德国人中间牧会一年，一九三一年他写下《行动与存

有》 Act and Being ，并以此论文赢得大学教师资格》在这篇文章里，潘氏试图说明基督徒如何用两种对立的哲学观来明白

神的启示。他尝试连结近代神学里两个对立的思想：一个是超越主义，强调「行动」；一个是本体论，强调「存有」。潘霍华

试图在这两个对立的思想里来澄清，究竟我们应当用「行动」或「存有」来解释神的启示。

这个问题仿佛就像康德的超越主义和海德格的本体论之间的冲突一般，冲突里包含了如何定位「神的存有」以及用理性来

了解「神的存有」的行动两者间的关联。神学上来说，这个问题包括：「启示中神的存有」是什么意思，人们如何明白其意义

，信心如何化成行动，启示如何变成存有间的关系，人们是否只能用行动来获得启示，抑或在启示里存在著一个「存有」等。

潘霍华以为要化解「行动」和存有」两者间的冲突矛盾，唯有应用神的启示显在群体中这个观念，才能克服或偏向行动或

偏向存有的片面解释。他又指出神的启示是一桩社会事件，神的话唯有在群体中才能向人们启示出来，而教会这个独特的群体

就是神最终的启示，基督以教会的形式存在人世中。

《基督中心》 **Christ the Center** 是一九三三年潘霍华在大学任教基督论的讲义集。因为基督明显是潘氏生命与作品的

中心，有人以此指控他单单高举基督 **Christomonism** 。现有学者怀疑《基督中心》这个主体并不能代表这本讲义集的中心思

想 注2 。也许《现今的基督》 **The Present Christ** 这个标题会更贴切。潘是在书中表示，基督论的真正问题是：在世间

耶稣是谁，人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耶稣，而不是如何能够找到耶稣。潘氏并强调，基督的福音是经由教会这个群体得以彰显出来

，福音先令教会感动，使其用信心承认基督，并且相信基督就是真理。他的这些话仿佛暗示，教会并不明白现今的基督存在于

教会中，也不明白基督蕴藏隐含在证道、圣餐、团契中的社会及人文的结构特性。潘霍华像路德、加尔文、巴特这些传统神学

家一般，了解神学必须合乎圣经并且以圣经作为根基。当我们细读潘氏的著作，就会发现其中包含许多的圣经注释。不仅如此

，潘氏甚至单就圣经中的几处经文详加解注出版了几本书。例如：一九三三年的《创造与堕落》 **Creation and Fall** ，这也

是他在大学授课的讲义由学生记录下来，内容是对创世纪一至三章的注解。还有一九三八年的《试探》 **Temptation** ，这是

潘氏当年对芬根瓦得校友演讲所发表一系列的圣经研究，他在演讲里，就圣经中的记录来比较亚当所受的试探及基督所受的试

探。

这两本书都已精准、仔细的解经为基础，读者读起来不但看到书中有神学，有些内容又像讲道，有些甚至像诗或散文。另

外，潘霍华还出了一本关于旧约诗篇的书：《圣经中的祈祷书》 **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 。潘氏在书里说明，为何

基督徒可以用诗篇作祈祷文，是因为耶稣也这样作。其实，诗篇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祈祷的方式，因此诗篇是基督徒实用的祈祷

书。从这些论点可以看出，潘氏像路德一样，都采基督论来解释旧约。可惜的是以上三本书至今尚未译成中文。

## 第二阶段：发现神的话

潘霍华作品的第二阶段或许是中文读者最熟悉的一段。这时的两本书《追随基督》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及《团

契生活》 **Life Together** 都有中译本，写作这两本书时，潘氏在芬根瓦得的认信教会神学院 **Confessing Church Seminary**

任教。

《追随基督》一开始就指出重价的恩典与廉价的恩典迥然不同。「廉价的恩典将恩典视为一种教义、一种原则、一种制度

。他只宣讲罪得赦免为一般的真理，上帝的爱这被视为基督徒对上帝的『概念』」。然而，「重价的恩典是必须再三寻找的福

音。是必须祈求的礼物，是必须手扣的门。」重价的恩典就是必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唯有重价的恩典能叫人得著基督的生

命，反之，廉价的恩典却拦阻人亲近耶稣基督。潘霍华对这两种恩典的说明以成为基督徒灵性的经典之作。

教义系统包括抽象的基督论以及廉价的恩典。这只是对恩典与赦罪的一般宗教知识，它使「作门徒的事成为多余。..基

本上是与跟随基督的整个观念相违背的。..没有永活基督的基督教，必然会成为失掉门徒职分的基督教；而失去门徒职分的

基督教，必然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贝特格称赞《追随基督》，认为这本书是「芬根瓦得的荣誉徽章」 badge of

distinction 注3。潘霍华在芬根瓦得神学院期间，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实际操练登山宝训。潘氏并未在登山宝训当作教会

生活或基督徒个人的理想模式，它乃是把登山宝训当作神对门徒的命令。它认为，门徒必须遵守这位死而复活的主所发的崇高

命令，每个神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修习这门课程。潘氏的呼吁对末日将临前的教会不啻是暮鼓晨钟。

潘霍华相信神学教育应当衍生出基督徒团契。《团契生活》流露出潘氏以他自己在神学院及弟兄之家真实的团契经验来思

考基督徒团契的本质。当时在芬根瓦得的团契生活包括有组织的每日祈祷、默想、相互扶持、共同的神学训练、认罪、弃绝神

职人员的特权、回应教会的紧急召唤等。潘霍华并没有在书里描写一种理想国的模式，只是把一群基督徒在芬根瓦得真实、和

谐的团契生活记录下来，不果在书上并没有任何主观、情绪化的著墨。《追随基督》与《团契生活》指出纪律与祈祷的重要，

有了这两样，基督徒才不致走偏了，变成狂热的宗教积极份子而充满了奋兴主义的情操。

后来潘霍华在信中曾经表示《追随基督》书里可能隐藏一些「危险」，但他人然选择「恪守」其中的教训。关于《团契生

活》这本书，读者在阅读时，应当留意潘氏在前言中所说的话，他说这本书「不应该被视为对团契生活这个议题最终的探讨」

。换言之，该议题尚有广大的讨论空间。

### 第三阶段：反抗希特勒

在潘霍华过逝后，贝特格将其作品重新整理出板。在潘氏的第三个阶段里，包括了一九四九年的《伦理学》及一九五一年

《狱中书简》。《伦理学》里收纳了潘氏的四篇草稿。《狱中书简》则是书如其名，收集了潘氏在狱中向朋友亲属发出的信件

。

这两本书都是潘霍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写下的作品，文字间流露出零散不连贯且私人味十足。书中的神学思想因为在极恶

劣的环境压迫，反倒益加发人深省。

基督教伦理学的基础就是神的本体—在耶稣基督里所启示的，其中心课题是爱，然而没有人认识爱，除非我们明白神在耶

稣基督里的自我启示，爱就是神向人的启示。我们所有关于爱的认知与原则都集中在耶稣基督里。而耶稣基督的确在人的历史

中以血肉之躯出现过。潘霍华说：「凡看过耶稣基督的人就看见了神与世界在一体中显现。从此她不会只见神而不见世界，也

不会只见世界而不见神。耶稣基督是神又是人，在神与世界中间，成为历史的中心，让人与神和好。」 注4 《伦理学》一

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分享基督的生命，并在人群中将之活出来。

《狱中书简》一书流传甚广，深受读者喜爱。卡耳 巴特亦曾说：「《狱中书简》是一根特别的刺。」在狱中，艰困的环

境迫使潘氏思考一些神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基督教？在今日，对我们来说基督是谁？在这个非宗教的世界，基督如何能变成

其中的主宰？这些书简流露出一位牧者的心肠，潘霍华不但深爱他的同胞，也勇敢地在纳粹政权之前公开地为真理做见证。

在《狱中书简》一书里，有关基督乃是在一个「及龄的世界」  
world come of age 这个主题相当凸显。潘霍华说在及龄

世界里宗教已死，不复存在了。自十三世纪起，人们越发不将神当作「工作的前题」 working hypothesis ，反而越发使用

自己的能力来回答人生重要的课题。无论在神学、艺术、政治、伦理等问题上，「神」变成多余不必要的东西。潘霍华以为甚

至在宗教问题上，人们也不再向神求助。这一点，的确是基督徒在行福音时必须面对、深思的事实，当然也成了格外需要努力

突破的课题。

## 结论

一九八六年、为纪念潘霍华八十岁冥诞，德国的出版商计画出版一套十六本潘霍华全集《the Dietrich BonHoeffter Werke

》，迄今已有十一本上市。这套全新、完整，附注解的版本，解决了早期潘霍华作品在版本上的疑问。现在，国际潘霍华学会

已取得德国出版社的同意，日后将出版全套的英文版。这套作品为现在与将来的潘霍华研究奠下坚实的基础。

潘霍华逝世已经五十年了，透过其作品，他依然向世界说话。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当我们读潘氏作品时要谨慎，不要主观

地去作褒贬，不要将潘霍华的殉道过于神话，也不要过于延伸他的神学，要精准地读出潘霍华的原意。

注释：贝特格著《潘霍华：有异象，有勇气的人》英文版于一九七〇年由哈泼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八六七页，内容包括潘

霍华的作品与其一生，及当时的政局、社会等。

John D. Godsey著「读英文版的潘霍华：几个难题」，收集在Peter Vorkink, II 所编的《潘霍华在及龄的世界里》一九

六八年由Fortress出版社出版》参考一一八页。

贝特格著《潘霍华：有异象，有勇气的人》，第四六九页。

潘霍华著《伦理学》，由贝特格编辑，一九六八年Macmillan出版社出版，参考第七〇页。

【更多付费资源免费分享微信：boksharer；如号满，可电邮booksharers@163.com】